

挪威短篇小說選

古 有 成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40~~

0.60



册数
售價 0.80

古有成譯

挪威短篇小說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引言

挪威長篇小說，晚近方纔發達，但其敘事的技術，卻源遠流長。在斯干的納維亞中古時代的傳說 sagas 裏頭，這種技術已經到了完全地步。著傳說的作家已知怎樣運用流利的對話，急速轉動的故事，和表現脚色。在跟着古斯干的納維亞文化停滯而來的若干世紀裏頭，文學以童話 fairy tales 的形式，在農民當中繼續生存，這種童話，在十九世紀初年被筆於書，卻以有力的土字和鋒利的機警語，豐富了挪威的語言。

當般生 (Björnson) 在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出版他的第一本的農民生活的羅曼斯 Snyttve Solbakken 的時候，書中的作風，似乎這麼新穎，牠是把斯干的納維亞中古時代的傳說的明淨的簡約和低腔的着重 low-toned emphasis 之形式，有意復活過來的；但其中的抒情詩的性質，和溫熱的樂觀的信心，卻是屬於少年挪威，新挪威的，而般生便是少年挪威新挪

威的活體的表现。

以農民爲藝術家的題材，是不久以前爲阿道爾夫梯德曼 (Adolph Tidemand) 所發見的，梯德曼繪畫穿着多色衣服的農民，以黑色木屋爲背景，有他們日常生活的簡單的景象，有他們結婚的行列或喪葬的宴會之生動的景況，般生以同樣的背景來寫他的羅曼斯，其後較爲寫實的一代，因此會責難他和梯德曼只表現『禮拜日的農民』(Sunday peasants)。反之，他自己的同代的人們，卻責備他太把農民生活的醜惡方面，暴行和流血和性的失檢，寫得顯露了。其中真象，自然是般生對於善和惡都明白地着見，當他用那時的羅曼斯的樣子來寫的時候，他卻是太過忠實的一個藝術家，不肯把他的關於惡的知識完全裁抑，不予表現，農民生活的長篇小說，佔今日挪威說部的大部份，給龜種長篇小說以基督音 (keynote) 的，卻是他的寫實主義，而非他的羅曼主義。

然而近代挪威長篇小說的創造者，並非般生，卻是佐那士李 (Jonas Lie)，他的第一本書出現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在他的家庭生活的親切的描繪裏，他用的幾乎是一種完全近代的方

法。除掉描寫和回想，他容許他的脚色在我們眼前度他們自己的生活，和說他們自己的說話。他的作風也是近代的和個人的，以小小的詳情，像一個印象主義的畫家的畫布上的點點的筆一般，而發生其效力。

佐那士李雖然用的方法是寫實主義者的，卻終身都沒有寫過人生的較粗的方面，爲安穩他自己的園地起見，他強毅地反抗布蘭德士（Brandes）所說的新要求，什麼文學要有活力必須『辯論問題』。在挪威，布蘭德士所發起的運動，取得了一個決然的倫理學的轉機。般生當他捨棄耶穌教時，卻比前還更關心於耶教的道德，雷吼般要求一方面的改造。佐那士李是不能雷吼的，又不願辯論問題，但是家庭的專制和傻氣的傳統所施於個人生活的災殃，他把牠活潑地表現出來，也是對於人類解放的一樣真正的一個貢獻呢。

這個時代似乎有了太多的義憤，大概都是對官吏和上等職業階級而發。這個階級既然居於領導地位直至那時，幾乎把挪威的一切糟糕的事件都歸咎於牠的身上。亞歷山大鉅爾蘭德（Alexander Kielland）以這種反抗的第一個代表的資格，把以牧師和教師爲職業的人特別

攻擊得厲害，控爲使人民固守着迷信和愚昧。當其時，阿爾恩加爾堡 (Arne Garborg) 和 阿瑪麗史克森 (Amalie Skram) 卻用一種足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一樣驚訝的坦白，來暴露性的罪惡的不快意的事實。

這種坦白仍爲挪威文學的一個特徵。義憤和倫理學的宗旨，我們將來可在別的形式裏找得，但以文學來合功利主義目的的建立，卻是短命的。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初，紐脫哈姆遜 (Knut Hamsun) 帶得一個新羅曼主義，和一個新評價。前乎他的十年，總是很關心於把不重要的和暗晦的東西，拉到石灰燈下面來。哈姆遜 卻再大呼優越的個人——血的跳動高和生的享受要銳利的人——的權利。他絕不過問可以公民道德的量尺測量的德性，卻諄諄致意於那些量不出看不見的人性，這些人性是不能標明或表列出來，然而卻構成人格的精華，決定『一個人所存於你口裏的何種滋味。』

這是真的，在他後期作品裏，哈姆遜 也曾嘗試過牧師式的說教，但是他的福音常常是最簡單最原素的，只及於男人和女人的相互關係及其對於地球的關係。以塞克 (Task) (譯註) 是

在人類組織以外的最初期的人，沒有祖宗，就名字也沒有。大自然是友誼而慈惠的；煩惱來自人們的矯揉造作。

哈姆遜的散漫的，東拉西扯的作風，跟牠的說話令人愉快的性質，既經影響了挪威文學的自然和從容的方面。無疑他的堅持着原素的和元始的——特別是在 *Growth of the Soil* 一書裏——在引導小說作家以簡單的或至於元始的生活為題材上面，也有牠的影響的。然而，普通說來，近代小說家的傾向並不是羅曼主義，卻是一種寫實主義——要來描寫人生而非解釋人生的寫實主義。

挪威的天才作家既有驚人的數目補充自農家的。加爾堡是農家子；哈姆遜和波且 (Bojer) 都是一樣。其他，像般生和雅各布爾 (Jacob Bull)，卻是鄉村牧師的兒子。所以現代挪威小說對於農民模特兒的增加運用，是部份地由於熟悉的簡單事實；熟悉曾是最少抵抗的一條路。部份是由於近代對於種族起源和種族特性的興趣。既然保存民族的傳統，經過很少和外界接觸的若干世紀的，是農民，農民便供給要找出他自己的人種型的挪威人以最豐富的園地；農民因是

便會毫不懷疑地被稱爲「真正的人民」唯一的真正的挪威人。這種主張，也許阿爾恩·加爾保表現得最爲明亮了。

不要站在階級間的爭辯的任何方，我們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的短篇小說在挪威說部中所佔地方的寬廣，我們可以找出旁人對於農民和農民對於自己的態度的已經改變的痕跡。

加爾保是用一個火山爆發的力量把早年的地皮的壓迫打破的一個天才家。在他裏頭常常有反抗的情調，雖然他以自己的方言爲基礎，寫 *the riksmal* 和 *a landsmaal* 有同樣的成功的手腕，他決不把他們倆所站的兩個世界調和的。反之，在奧拉夫·杜恩 (Olav Dunn) 裏頭，我們卻看見已經獲得了自己的農民。他完全用我自己的鄉村方言來寫，再次申明方言是能够表明詩意的最精美的陰影的。他的平衡和自足，是屬於一個完全和他的題材諧一的作家的；而他的農民——以其家庭和地方自傲——是完全自己，沒有一點加爾保所描寫而悲歎的雜種的痕跡了。

在那人種特徵的勤勉搜尋的工作裏頭——這在近代挪威說部是這很顯著的——有一

種漸趨於異的傾向。布佐恩遜的農民是普通型。現今的作家卻各從自己的山谷或教區，取他們的題材。而在挪威那種很長很長的，一個山谷又一個山谷，以高山或寬廣的高原的分界的地方裏頭，人民是和他們的天然環境一樣不同的。安魯德 (Aarvud) 的葛德布蘭德斯大林 (Gudbrandsdalen) 的堅強，是遠別乎哈姆遜的諾德蘭 (Norland) 的變幻的美和恐怖。加布麗爾司各脫 (Gabriel Scott) 的以天然景動人而便於防守的南方的孤洲，是大不同乎雅各布爾的有參天大木和衝山急流的奧斯脫大林 (Østertalen)。人民是和他們的天然環境一樣歧異。和以上各種不同的，還有彼德愛慈 (Peter Egge) 的脫浪門拉增 (Trondelagen) 的堅頭，硬頸的農夫，或福爾克伯格脫 (Falkberget) 的羅羅斯 (Roros) 的粗魯的農民礦夫。

有意義地，佐漢波且 (Joham Bojor) 藉以得到其國人的愛戴的長篇小說是 *The Last of the Vikings*，在此書裏他以同情的忠實，描繪某一個挪威的環境 (Milieu)。他在國外的聲名，卻在於他的奇特而創始的觀念小說，在這種小說裏頭，他只寫某一種的感情或特徵——志向，貧婪，母愛，靈的飢餓，一種某種形式的自我表現的願望；不論什麼都可以，只要這種感情或特

徵，其強足以擠去其他一切——而使這感情或特徵作該書的唯我獨尊的元素。興趣是集中在觀念上而不在一個人身上的這個事實，利於大綱的某種的裸露，並解釋了他的最近的較有人生的溫熱色彩的長篇小說，在挪威這麼大大地得人歡迎的緣故。

在波且的觀念的長篇小說裏頭，倫理學的興趣是很高的。在西格力德 鳳德塞脫 (Sigrid Undset) 裏，這種興趣，也佔重要位置，在她後期作品中，牠又包含在宗教形式裏。在她前期的書，近代日常生活的寫實長篇小說裏頭，顯然對於人生的靈的宗旨，對於超乎平常塵世經驗的幻滅的東西，有一種摸索。在她後期作品裏，她已找得了她自己的問題的答案。這全在於個人的靈魂和上帝的關係上面。爲的要找得對於宗教簡單地質朴地接受並以宗教爲生活的主動力的人民，她既回到中世紀去了，也就這樣成爲挪威中世紀的歷史的解釋者了。

在他們努力求自知當中，挪威人不單只向內轉到和泥土關係最密切的人民，還向後轉到他們自己的歷史。就創造的文學來說，西格力德 鳳德塞脫便是後一個傾向的第一個例。

本書印行，是以解答除了從斯干的納維亞文的翻譯所表明的幾個大名以外，還想知道一

些北國文學的讀者的問題的。對於大作家並不會忽略的本書，同時包含了在他們自己國內很知名而被愛，但在此地還沒人知道的許多作家。把他們用編年次序排列起來，我們已經努力去表明自七十年前般生刊布他的最初的農民短篇小說以來的挪威說部的發達狀況。

我們選擇時，似乎至好是只限於完整的短篇小說，不從較長的作品中去揀某景某章，雖則這是不免摒棄幾個在挪威說部裏自然有地位，卻是不曾寫過短篇小說的作家。篇幅有限，常使我們只能對於各個作家選其一篇。這層對於有些作家，像佐那士李、阿爾恩、加爾保和西格力德、鳳德塞脫，他們的作品，自然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作風的，我們特別覺着歉意。然而，我們希望在各個作家的作品前的傳略，可作為願意於讀本書外作更深的研究的讀者的一個有用的指導。本書目的本在於——也只能在於作挪威說部的一個楔子（an introduction to Norwegian fiction）。

出版委員會已經預備好和本書相類似的丹麥和瑞典的短篇小說集了。

漢娜阿斯脫路甫拉爾生 (Hanna Astrup Larsen)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譯完。

(譯註) 以塞克爲 Knute Hansum 的最偉大的著作 *Growth of the Soil* (1917) 的主角。

目錄

引言.....	1
跳舞會的精靈(The Spirit of the Ball)——A. Kielland	1
死(Death)——A. Garborg	131
一朵玫瑰(A Rose)——A. Skram	131
咖啡卡爾麗(Coffee-Kari)——J. B. Bull.....	147
生的叫喊(The Call of Life)——K. Hamsun	177
約指(The Ring)——K. Hamsun.....	189
佐爾增大姆——語言學家(Jürgen Dam, Philologist)——T. Krag	193
冰凍來時(When the Frost Comes)——H. Aanrad.....	111

幾尼亞約克或船主價哈爾德生的雄雞 (Guinea-Jack or Skipper Gerhardsen's Cock)	
——J. Hildich.....	117
彼德梭爾伯格抵家時 (When Peder Solberg Came Home) ——P. Egge.....	155
歸來 (The Home-coming) ——J. Bojer.....	167
尼爾士判袖爾和他的時鐘 (Nils Punctual and His Clocks) ——G. Scott.....	101
耶誕節 (At Christmas) ——O. Dunn.....	113
老黑格利的最後的跳舞 (Old Heggeli's Last Polka) ——J. Falkberget.....	141
獵麋者 (The Moose-Hunter) ——Mikkjel Fønhus.....	155
西蒙生 (Simonsen) ——S. Undset.....	171
後記.....	133

附註： 做有星點記號的兩篇係取自『亞美利加斯干的納維亞評論』『咖啡卡爾登』係 Sigurd Bernhard Hustvedt 英譯，『獵麋者』係 Jessie Muir 英譯，餘均為 Andlers Orbrek 特為本書而英譯的。

跳舞會的精靈

阿歷山大鉅愛蘭德著

阿歷山大蘭慈鉅愛蘭德 (Alexander Lange Kielland 1841-1905) 生於一個在史大文格 (Stavanger) 的事業界和社會上都佔了一百年或一百多年的首要地位的家庭裏。他會跟着他的家庭的傳統，進事業界，但他捨棄事業而專致力於著述。鉅愛蘭德，眼光上，是以四海爲家的人，但卻常常深深地依附着他的故鄉的城市。在他的 *German and Worse* 和 *Ski pper worse* 兩部長篇小說裏，他把那舊的城市，跟他的幾個貴族的家庭，和牠的勇於任事的下層階級、船主、漁夫和小商人，恰情地作深切的描繪。雖然他自己是最幸運的人類的一個，鉅愛蘭德也大量地跟反抗勢力聯盟，用他的筆尖去維護他所認爲正義的壯舉。 *Working Folk*, *Else*, *Poison*, *Fortune*, *Snow* 和 *Midsommer Festival*，都是攻擊各種社會的惡俗或衰敗的傳統，攻擊對窮人的掠奪，或教育的空虛，政府官吏的驕橫，或牧師的殺死歡快的惡勢力的。這種傾向有時太顯露了，不免使藝術的完美受損，然其流利的敘述，修飾的文體，和敏捷的腳色描寫，卻使人讀其書很覺快意的。鉅愛蘭德是 (Teorg Brandes 的一個讚美者，Edward Brandes 和 J. P. Jacobson 的一個知交，很受在丹麥的他們一班人的意見影響。本書的「跳舞會的精靈」是他的社會學說的一斑。

跳舞會的精靈

她跨上了閃爍的雲母石梯，毫不費力，只給她的偉大的美麗和善良的性情擡着。她以她的尊嚴和她的名聲，不用付入場費，已在有勢的和有錢的人們的客廳裏佔了位置了。然而還沒有

人能夠說出她是從那裏來的，雖則有人私語說是從最低的階級來的話。

以在一個巴黎的邊界地方的一個棄孩的資格，她在罪惡和貧窮當中的一個生活裏頭挨着餓過了她的幼年時代，這種生活只有從經驗上知道牠的人們纔能夠設想得出。其餘的我們，從書本和報告上得知識的我們，須得用我們的想像來描出一個大城裏頭的繼承得來的悲慘；然而也許就這樣，我們如此描繪出來的圖畫，和實際比較起來，都還是灰色的。

事實上，什麼時候罪惡會捉住她——像一個有齒的輪捉住一個跑得太近機器的人一樣——只要以一種機器的殘忍無情的準確，把她一擲——在先把她在一種羞辱和低下的生活

中旋轉了一個短期以後——擲到某個角落裏，那兒沒人知道而不能爲人所知，她將終結其人生舞臺上的滑稽劇：這只是件時間的事。

然後一天，剛剛十四歲那年，她在一條上等的街道跑過的時候，她却被一個有錢而有勢的人「發見了」，像時或發生的一樣。她正要跑回四達路（Rue des Quatre Vents）的一間黑暗的後房去，那兒她替一個專以花球爲業的太太做工。

這引起他的注意的不僅是她的異乎尋常的美麗，還有她整個的舉止，她的丰度，和她半成熱的臉上的表情。一切都似乎暗示給他說：這兒有一個天生高貴的品格和一個開始的厚顏無恥，正在搏戰，看誰勝誰負；既然他以太過有錢的變化不測的心自誤，他便決定費力把牠從不幸中救出來了。

要佔有她並不難，她原是無所屬的。她曾受了一個名字，曾被遣進過一間最好的修道院的學校；她的恩人瞧見罪惡的萌芽枯萎而不見了，也曾滿意過。她發展了一個可愛的有些耽於逸樂的性格，一個無瑕的安靜的態度，和一種異常的美麗。

是以，當她長成時，他跟她結了婚。他們的結婚生活曾證明很諧一而和平的。不顧他們年齡相差太大，他對她有無限的信任，她也能當此信任而無愧。

法國的結了婚的人們，並不像我們般，住得這麼親密；因此他們相互間的要求並沒有這麼嚴，他們的失望並沒有這麼苦。

她並不幸福，但却知足。要感激替她做到的一切事，這層既深植於她的天性裏了。多錢並不使她厭倦；反過來，這常常使她有一種稚氣的歡樂。但『那層』是沒人估料得到的；因為她常常表示一種堅決和尊嚴的態度。人們只猜想關於她的來歷一切都是不好的；但當沒人答覆的時候，他們也就不問了：在巴黎的人們是有這麼多事幹要想的。

她的過去她既忘記了。她忘記了牠，就像我們忘記我們少年時代的玫瑰花、絲帶、和褪色的書信一個樣——因為我們並不去想牠們。牠們嚴封在一個抽屜裏頭，這個抽屜我們並不去開牠。然而——要是偶然間，我們把這祕密的抽屜敏捷地偷窺一下，我們會馬上知道也許那些玫瑰花的一朵，抑或最小的絲帶已經失掉了。因為我們把牠們記得纖細靡遺：記憶躺在那兒恰和

往常一樣的新鮮，一樣的甜美，和一樣的酸苦。

就這個意義說，她已忘記了她的過去；她已把牠鎖在抽屜裏，又把鎖匙丟掉了。

然而有時晚間她還做可怕的夢。她又覺着她跟她共住過的老婦人搖動她的兩肩，在寒冷的早上把她送到賣花球的太太那兒的情景。她便在床上驚起，在大恐怖中的外面的黑暗裏睜視。但一會她又覺着綢被和軟枕了；她的手指摸着她華美的床上的豐富的裝飾；當睡夢的小天使慢慢地把沉重的夢的帳幕拉開的時候，她完全享受着那種離奇的不可言說的釋然感覺，這種感覺當我們發見一場不好的噩夢只是一場夢的時候，我們可以覺到的。

*

*

*

在天鵝絨墊褥上靠過來的她，驅車赴俄國大使館的大跳舞會。她愈近她的目的地，她愈進行得慢，到頭她的馬車和長的行列相接，這長的行列一步一步地爬着前進。

在旅館——這旅館是豐富地照耀着火把和煤氣燈的——前面的很大的空地裏，已經聚集了一大羣人們。不只有散步的人們，停着不走過去，還有工人們，無所事事的人們，可憐的女人

們，和名聲可疑的姑娘們——事實上，都是這些人們爲多，大家都是成行的車子的兩邊密密地站着共在一起擠着。用最鄙野的巴黎方言說出來的滑稽說話和粗魯警句，向四面八方的有錢的人們的耳朵進攻。

她聽見了許多長年沒有聽見過的說話，她想及也許在這全長的馬車的行列中，她是一個唯一的懂得這發自巴黎賤物的淫褻之言的人，她面發紅了。

她開始環望在她四周的臉面了；她彷彿覺得她認得他們大家的。她本能地知道，他們在想的是什麼，在他們緊緊地擠着的頭殼裏邊在進行的是什麼；漸漸地一羣的回憶襲擊着她了。她儘她所能地去作防禦戰；但是這晚她不是平常的自己了。

究竟，她沒有失掉開開她的祕密的房間的鎖匙喲！她違反己意地把牠拉出來，記憶便淹沒了她了。

她記得她自己——還不成一個小孩的時候——已經多麼地常用貪婪的眼睛，吞食那些穿着華美驅車赴跳舞會或戲院的美好的姑娘們；她會多麼地常常在酸刻的嫉妬中，用眼淚灑

那些她辛苦地替人結成式樣以供她們裝飾的鮮花。這兒在她前面，她瞧見了同樣的貪婪的眼睛——同樣的不能滿足的充滿惡恨的嫉妬。

而那陰鬱的熱誠的男人們，他們半帶輕視地，半帶恐嚇地望着扈從車馬——她知道他們大家的。她只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不會擠在一角，諄誠傾聽過他們的憤激之語——關於人生的不義，關於富人的專橫，關於工人的權利，這些權利他們只要伸手去取得的——嗎？

她知道他們恨惡一切東西——由那些豢養得好的馬和那些虛誇的車夫們，以至那些光明閃爍的馬車；但尤其恨惡那些坐在裏邊的——這些不能鑿足的吸血鬼，和這些身上的綳欄和珠寶所值，都比他們中的任一個終身勞動的所得還要多的貴婦們。

當她靜觀默察那馬車的長列的時候，這長列慢慢地在人羣中爬過，有些旁的東西——在修道院過學校生活時得來的一種半忘記了的圖畫，回到她這裏來了。突然她想起了埃及費羅王（Pharaoh）帶着兵車出發追趕以色列人經過紅海的故事。她瞧見波濤，這波濤她會常常自己想像成深紅似血的，在埃及人的兩邊像牆般豎立起來。先知摩西（Moses）然後提高聲

子，把他的手杖伸出水面上；大海的紅濤又衝成一起，把費羅王和一切的他的軍隊埋葬了。

她知道這裏站立在她兩邊的牆，比海濤還要洶湧，還要貪婪；她知道所需要的只是一個聲音——一個摩西——來把這人海推動，這海便會不可抵抗地掃蕩過來，把富和貴的榮光都沈沒在紅濤裏去。

她的心大聲地跳；她震顫着爬進馬車的一角去。但這並不是由於恐怖：這為的是要外面的人們瞧她不見——因為她是不好意思給他們瞧見。

難道這個是她的地方——在溫柔雅緻的車裏——在這些專橫者和吸血鬼當中？她可不是寧屬於外面的洪濤的人羣裏，在恨惡的兒童們當中？

半忘記了的思想和感情，擡起頭來，像會久困於獸窩裏的食肉獸一般。在這燦爛的生活裏，她突然覺着不安而無依了；帶着一種惡魔般的渴望，她想起她所從來的可怖的地方了。

她抓住她的花邊的肩巾；她情不自禁地很想來毀滅，來把東西撕為粉碎！恰當此時，馬車轉入拱門進旅館了。

僕人把門大開，她帶着她優渥的微笑，她靜寂的貴族的態度，悠然下車了。

一個少年的隨員般的生物，衝上來，她拉他的臂膀時，他是大喜了，他想他覺察到她眼裏有一種異常的紅光時，他更是銷魂了，但當他覺着她的臂膀戰慄時，他卻在第七重天裏頭了。

驕傲的充滿着大希望的他，用種精緻的嫺雅，引她上閃爍的雲母石梯去。

*

*

*

「來，告訴我，美麗的女士，賜這種神奇的搖籃的天賦——這天賦使你和一切屬乎你的都超羣出衆的——給你的是什麼善意的仙女呢？要是這只是你頭髮裏的一朵花的話，牠有牠自己特別的迷人的美，彷彿牠曾被朝露使牠芬芳的一般。當你跳舞的時候，這卻似乎地板自己舉起來就你的腿的一般。」

說了這種長而成功的奉承話，伯爵自己也很覺驚訝了；因為他依常例覺得要把自己的感情連絡地表達出來是不容易的。他又希冀，那美麗的女士會用某種法子表示她的讚美之情。

但他是失望了。她憑着欄杆，那兒他們是正在享受着跳舞以後的晚涼，她凝望着那人羣和

那馬車，馬車是會不斷地來的。她似乎沒有了解伯爵的殷勤；他只聽見她低低說着啞謎的字「費羅。」

他大約就要發出一種不平鳴來了，當她轉身的時候；她的客廳跑前一步時，她猝停在他的前面，用一對大的離奇的眼睛爲他從前所不會見過的望着他。

「我難得想有什麼善意的仙女——就一個搖籃也難得有——在我出世的時候來臨，我的親愛的伯爵！但在你的關於我的花和我的跳舞說話裏頭，你的聰穎卻已經打了一個大發明了。我將告訴你使牠們芬芳的朝露的祕密。露就是淚，我的親愛的伯爵——這淚對於嫉妬和恥辱，失望和惱怒，是會哭泣過的。至於依你所感覺，我們跳舞的時候，地板搖動，這就因爲牠是在千萬人的恨惡中戰慄啦。」

她已用她尋常的平靜態度說了，點了一個友誼的點頭，她進客廳去了，不見了。

伯爵十分莫明其妙的，孤零地站着。他向外面大羣的人們瞥了一眼。這是他屢見不一見的景象；這個多頭蛇般的妖怪——關於牠他曾大膽下過許多可憐的或淡漠的笑諷之辭。但今晚

他似乎第一次覺得：這個妖怪真是最可怖的所可替一個宮殿想像出來的環境。離奇的和不快的思想，在他腦裏旋轉——他腦裏思想是有很多地方的。他已被完全搖出了他的尋常的心境了，跳了整整一回舞，他纔恢復了他慣常的自己。

死

著 堡 爾 加 恩 爾 阿

阿爾恩加爾堡 (1851-1924) 生於自耕農的一個舊家庭裏。他的家庭的宗教空氣這般濃厚，他自己竟說他『是生於十七世紀。』起始受這種勢力的支配，後來卻浸潤於當時的時代急進思潮，事實上，他成爲挪威的急進思潮的最有能力的代表的一個。後來他擁護一個不獨斷的宗教。然而有一事爲他終身堅持不變的，這就是替農民和他們的文化作戰。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Peasant Students*，描寫農民的童子，脫離着他自己的家庭環境和標準，而不能和其他任何階級混合。Peace 那部長篇小說，以他的父親的宗教經驗爲基礎，卻是回到他早年的家庭的背景上去了。

阿爾恩加爾堡的著作，其濃厚的沉悶色彩，以有一種靜寂的幽默而得到解救，這種幽默常升爲一種鋒利的機智。他的天才的抒情詩的性質，在很多人愛讀的詩集 *The Hill Innocent* (*Haugfussa*) 中，有最美麗的表演。他的唯一的戲劇 *The Teacher*，曾上演得很成功，他的書大半是以他自己的本土的方言爲基礎的 *Landsmaal* 寫的，他本土的方言曾表明爲特別適於寫詩。

阿爾恩加爾堡的短篇小說『死』，表明他所逼近的創始力，和他對於死和死後的問題的先見。

死

「哼！」我的叔父吐了痰，有種像微笑的東西爬過他的嘴上。

我們正坐在露臺上曬着溫暖的下午的太陽，望着大海。我剛剛告訴了他一些關於我兄弟的事，他是已經失掉在那海波下面，現在卻躺着又白又冷了的。

「呃，叔父，」我凝神靜氣地說，「必然可怖的——必然可怖的就是死罷！」

「哼——哼——哼！那麼你是怕死啊！」

叔父臉色很是蒼白，當時他坐落在他的搖椅裏，給他的厚毛織短衫和皮外衣包着，雖然這是中夏天氣。他在少壯的時候曾經是够活潑靈敏的——是週遭若干哩的最偉大的漢子。但是他被稱爲會「絕不經心地」生活過的，現在卻是他自己的真我的一個僅僅的影子了。他的容貌憔悴而凹陷；他的眼睛，在他的濃密的眉毛之下，作大而無光而沒精打彩地移動之狀；在他

頤上和額上，他的鬚生得濃密而作灰色，處處總可見有白鬚——他現在只是每禮拜六剃鬚一次了。

這是某一種的打擊，使得他這麼衰頹了的；去年冬的大部份，他便已躺在床上不起來了。他現在是在鄉間『吸新鮮空氣』，要重新建築起他的體力來；就因這樣他纔來和我們同住。在這裏有親戚，又很有名，並且，人生總不免有意外，永遠住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也未嘗不是件好事。我是無時不在他左右的。我過去常常是很喜歡他的，講到他那方面呢，我現在想，他也沒有什麼不喜歡我的。我總以為，我是用我的說話，和我從馬房或僕人住的地方那兒得到的故事，幫助他消磨時光。我當時是據我所記得，一個大約十五歲的童子。

他總是靜默而聽我說話的時候多；他要說話似乎並不容易。他常常呼吸艱難；他的言辭是模糊的，聲音是疲困的。他時時吐痰——但是那似乎沒有多大的幫助。有時似乎他的舌頭可以說得動人了；字句卻來得濃密膠黏，彷彿是麻木的。他的話特別說不出，當着他與太多S的字句在奮鬥着的時候。他很久很久纔能有一次活潑起來，他的字句也來得容易些。然後我便歡樂了。

我以為如今他的病快好了。

「啊，一定。少年死在少年似乎是可怖的。」

「你不以為，叔父，死是難事嗎？」

「一點也不！」

他說得這麼堅決，令人幾乎懷疑他是死過來的。我起了好奇心，詰問地望着他。

「死——哼！」他吐痰了。「不時跑到我們旁邊來。哼！我——我很知道牠。牠並不——是這麼可怖。」

「啊，告訴我罷，好不好，——要是你不是太過困倦的話？」

「哼！沒有多大可說的。哼——哼！我會經——遭過許多次的性命危險。但是——那層並不是我所在意的。這是——哼！——當是一個人跑得——這麼近死——和牠面對面站着的時候。然後一個人便不知道——害怕了。」

「哼！第一次，我是個——四五歲的小孩。我躺着在一條河的堤岸上——那時我們都住在

鄉間——拋擲石子到水裏去。有一羣——小小的鱈魚剛從岸下跑出。整大隊的鱈魚，張大着嘴，在溫和的水裏張望。我想設法來使牠們着慌——哼——是很好玩的。然而結果——哼——一會以後——我卻自己躺在下面水裏了。我想這是安適的——躺在那兒。哼！我——仰臥着，向上直望着天——哼——彷彿是經過一層青幔。但是一切是這麼清明——而青色。上面的光——哼——我似乎覺得是漂亮得很。

「我躺在那兒——我漸變漸輕——我的週遭，卻漸變——漸變光明。而且柔軟。一種白色的光輝。一點也不沉重——宛如我是浮在空氣上，靜止在空氣上——軟而輕的空氣上——溫和的，新鮮的，難相信地清明的空氣上。塵世上的東西——我什麼也不想要了——我只想躺在那兒安息。哼！」

「啊！那定是非常離奇的喲！」

「哼！無窮的空間環繞着我——上下——四面八方——只是晶瑩的清明的天——白得成爲光明的光——白色的——白色的。哼！閃爍，璀璨的白色的光——這麼濃厚，這麼濃厚——」

似乎是把整個世界都變爲一個很龐大的光明的霧了。一個無邊的海——一個雲海——空氣和光的海。我卻在這雲海的中央躺着休息。舒適得很啊！

他吐痰，喝了一口玻璃杯裏的水，這玻璃杯是他先放在他椅旁一張小檯上的，我，不安地坐在那兒，急切得幾乎震顫的我，卻能够從他的眼睛看出他是精神回復了。

「但是水裏不能呼吸不是痛苦的麼？」我問。

他搖頭。

「一點也不；一點也不。我並不覺得痛苦。我只覺得輕鬆。哼！但是在這種白色清明的輕霧裏頭——棕色和青色的長影輕輕地在移動——半影——青點——長的棕色的樹枝和莖幹——完全熱帶的——哼——一個棕樹林——長藤——和花——朦朧的花大得和月亮一般——怒放，繁華，離奇——羣集，髮曲，細長而互相纏繞——哼！我想我定是在高的水草中了——深湖底可以發見的蘆葦一類的植物中了。」

他沉重地深深地呼吸了。

死

「哼！第二次，我是和你不相上下的年紀。」

「是春初的一天。地上積雪還是厚的，但是日中時便溶解了一點。河水高漲，許多地方的冰——都衝碎了。」

「我的父親讓我和兒童們出去，去奧爾威克（Aurvik）——那是我們的耕植的地方，你可記得——把乾草和稻稈載回家來——哼。我們再也不能從冰上過了；我們要從橋上經過。但是當時過的有一個舊橋；不是一個真正的橋——只是個長的步橋，欄杆什麼也沒有——若干木板橫放在一架桁子上面——哼。橋是高的——這方大冰塊——不會在春天的時候把牠衝去。橋寬難得過十呎——剛剛可容一隻馬和貨車經過。」

「牠在雪融時是又硬又滑的。雪車的滑木滑到一邊了，有時又跑出橋邊外。橋下的河水，卻漲大洶湧——濺起白色水花——洪流——大浪——漂浮而下的發出吼聲爆裂聲的冰——大塊的冰。我坐着，在雪橋上，幾乎不敢向下張望。向下張望是像望入一個——深淵一樣。」

「呃——」

死

「啾啾——」回家時兒童們的車都在前跑。我和布刺根（Blakken）卻以一車的稻稈跟着。過橋時我不敢坐在稻稈上——我跑到旁邊——跟着布刺根——雖然我並不害怕。截至那時什麼事都沒有不妥，我們又將跑完其餘的路了。布刺根是伶俐的；他一個人也能够料理。

「第一而最爲困難的長時間，我料理得頂好；自此以後我想我是平安的了。我緊挨近布刺根，一面跑一面向河裏下面望，來試驗我的勇氣；於我看來，這河也是美麗的——絕頂美麗的水在黃色旋渦——又黑又深的——當中亂攪。冰塊滾來滾去相摩擦——相撞相掩。至於在我和橋邊之間大概有二十四吋罷。

「猝然之間——我難得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車上的東西滑向我這邊來，剛剛擠着我，二十四吋便變成只十二吋了——」

他打呵欠了。

「我努力向布刺根那上面移動來自救；但是恰當這個時候，所載東西的前部又滑過了一點——」

「哦叔父——」

「一點——只一點——但是那所剩的地方是這麼的狹窄，我竟不能前進了。停罷，布刺根！我放下馬韁，想跑向後面以自救。恰當這個時候，車的後部又滑過了——」

「哎呀！我捉着他的椅臂歎氣說。

「然後整個所載的東西再滑過來——一吋又一吋——停止了。」

他深長地打了呵欠。我瘋狂地緊緊握着椅子。

「哼——哼！一切逃命的路都斷絕了。在所載的東西和橋邊之間，距離既然這麼的少，我敢斷言我的靴尖已突出橋沿外了。我已用我的背部向着所載的東西，並把我的背部曲了一點，站着微向前傾——在大冰塊之上——兩臂伸出着——搖來擺去，彷彿是在一種不定的平衡之中。」

「哦，叔父，趕快呀！」

「所載的東西上我什麼也把持不到了；馬韁我已經放去了。我只要舉一手，動一筋——我

「便會決然倒墜入河裏了。」

他打呵欠了。他的手指在抽搐運動。他喝了一些水。

「然後我面對面見着死了。」

「哼！我知道再一會我便會躺在下面冰塊中了。那兒——在那特別的地點——我要撞擊到——不在亂攪的旋渦中，但在一邊——就在那兒我完全預期在第二次呼吸時躺下去——我的平衡漸成爲更不可靠了。」

「那刻我成爲安定的了。我眼釘着我願撞擊的地點；我自己熟識了牠；猝然間於我看來牠是精美柔軟的了。這似乎在那一點的河流，蒙上了生物的面孔——安定的，平和的面孔。用一隻大而朦朧的眼睛，彷彿是牠向我——可憐的靈魂凝望，我卻昏迷地在橋沿求己身的平衡。牠又彷彿是在對我說話。「不要害怕罷；我並不如外表看來那麼的冷。」好像我所說，我當時便成安定了；突然之間世界於我毫無價值了；一切都完了。我不一會便要在那下面的了。我完全降服了，自是以後，我便覺異常安穩了。」

「我剛剛有了那樣的感覺，我便失掉了我的平衡——我成爲意識到我的左手的指間有些東西——稻稈了。」

「啊！」

「一點的稻稈。我現在一點也想不出牠究竟怎麼樣到了那兒的；我也不知道或了解事情究竟怎麼這樣湊巧——剛剛在那刻我得了一個把持了——得了一個真的把持了——把自己伸直腰來——轉身——緊緊迫着所載的東西。我所記得的只是：兒童們然後都跑來援助我，但是那時我卻已平安了。」

我釋然地長歎了一口氣。叔父喝乾了他的玻璃杯，恰恰微笑了一點。他的手臂扭動了，他在他椅子裏伸腰了。

「哼！這一切事經過了以後，我變爲恐慌了——恐慌得戰慄起來……但是當一個人和死面對面遇着的時候，他是覺着淡定而平安的。這並沒有這麼可怖。」

我又想起：要是叔父不討論這麼多剛纔討論的事情，他也許會好些罷，我由此便打算把談

話移到旁的事件上面去。

「那使我憶起叔父，」我改變題目說，「你有機會看一看父親的新的深褐色的馬嗎？你不以為他是上等馬嗎？」

馬大概是他還關心的唯一的東西，死是忘記了一會，當我們談論及馬的時候。

由此談話轉到他自己舊時曾佔有過的一隻馬來了，在我知道以前，我們又無意中討論到死的問題了。

「啊是的，波爾根 (Borken) ！哼！他現在是老了，可憐的漢子，只能在耕地上服務了。但是他年少時他是一匹英氣勃勃的動物——哼——哼——因為如此，他是我第三次和死面對面碰着的時候的工具。」

「啊，你是指那個從戲院來的年輕女子死去的那一次罷。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呢？」我很想聽他再述些他的經驗。也許究竟他並不是這麼衰弱罷。

「哦——哼——那是在你出世以前，」他開始了，「波爾根我自丹麥買得，他是個高貴的

動物。哼！他有所會見的馬當中的最優美的頭——和腿——和這樣的態度；但是——哼——那是我想，你尙還不了解的事體。又這樣的耳朵——這麼靈活而這麼小——啊，哼。就現在想起她來也覺着好過。可憐的漢子喲！他現在是老了。他是完了和我一樣。事情就這樣的！

『哼！我帶馬回家，天天把他馳驅起來。個個人不久便喜歡了漢尼保爾（Hannibal）這個麗姊（Lizzy）——可憐的東西喲！——變爲這麼迷戀於他，她竟跑來，自薦給我——目的只要我帶他同去馳驅。哼——但是——好，你將會注意到，漢斯（Hans），不幸大概總跟着女人的。哼——哼！離奇的女人，一個人要小心隄防——而且要周密地。哼！要周密地！』

『好，波爾根有些成爲慌張了，不幸，恰在當時麗姊又握着馬韁。一切事都閃電般發生了。在我能够捉住馬韁，把波爾根駕馭住以前，一個車輪滑過溝渠裏頭了。哼！馬車撞進一個籬笆，一瞬間便完全破壞了。麗姊頭撞着籬笆——可怕——頭撞着——我是被拋得遠一點，受了一個較不厲害的打擊。但是我也脫離卻這個塵世了；所不同的只是我又在此塵世——醒過來罷了。事就這樣的。我只還模糊記得一種狂馳——一撞——紊亂——車輪和車身亂七八糟翻過來』

……！哼！我一點痛苦也不覺得。她也並沒有覺得一點；這是我後來看見她時所能够說的話。她的臉只蒙着那種當馬亂跑時所引起的緊張的態度；她躺着，彷彿她還是把持着馬韁。她的嘴有一種堅決的表現——彷彿她完全希望支配牠的。哼！可憐的東西！我覺得這麼爲她過不去。然而死卻容易地降臨於她了。」

夕陽愈沉愈低了。我背靠欄杆，凝望天上的雲。他現在望着，用無精打彩的眼睛，注視着海面。或許，注視入他自己的內在的我。

「……而今當我得病時，」他接着說，「我所看見的又是死。哼！我在那天早上如常起身。我是準備穿衣服了，地板卻似乎在我腳下不見了……我追求一個安穩的立足地——但是無效。一切東西我都把持不牢——都滑了去——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哼——把我拖到地板上。我的驚奇和不知所措之情，是比受嚇之情來得多。哼！啊，那種不可抵抗的力量——一個人覺得那種力量時——一個人便變爲安定了。」

「我醒來時，我只是一個很重的——哼——重量——漸漸地深深地沉入一些柔軟而黑

暗的東西裏去——重得像鉛一般——但是弱，弱，可憐地弱。我條條神經都痛起來。這麼沉重——些微的昏眩。床彷彿是跟我浮起來，又深深沒下去……哼。我並不特別地意識到。只是在一種沉重的昏眩之中。開開一隻眼睛或動動一個手指——啊，都不可能。我也沒有開過和動過。我所要幹的唯一的事就是休息。休息，我裏頭的點點的血，個個細胞，條條纖維和細筋都休息——更深沉到安靜去——再遠到遺忘去。去睡——去完全地睡。那麼一來除掉夜便沒有什麼了。哼——哼——哼！我自然知道這個夜就是死，但是我還是一樣地渴望牠。我用一種麻木的滿足的安定去渴望牠，我覺得牠定會來臨。就要成爲有意識的也是這麼的費力——唉！直挺下來死去——那是什麼一種的安慰——什麼一種的舒適！那就是一個人跑得够近死的時候會怕死的程度！哼！

「然而我有時也覺得，我能够光只躺在椅子裏而斷氣。那又是這麼一個安慰的思想。」

「這確是傻氣——把死繪成爲一副骨骼持着一張鐮刀。哼——那是僧侶的一種創造。那些人們並不會見過死。牠並不是骨骼；牠是一個仁愛慈悲的神。模樣是個男人或女人——端莊

而蒼白——嚴厲得難看——哼！但是當牠跑近些的時候，這種嚴厲的面孔現為安靜而仁愛的。牠的眼睛大而深沉而洋溢着同情。哼！是的——洋溢着同情！

「哼——哼！真的，牠並沒有傷害我們的意思。牠用柔軟的臂膀來環抱我們，帶我們去進一種夢裏。一種輕快的夢裏。然後把夢在我們四周建造起來——夢便不斷旋滾顫動。夢便變為輕的——當着朝霧高舉的時候。那便是來生了！」

我憑着露臺，凝望着天。我只是凝望，凝望着天上的雲都取得人類面貌的形狀。嚴厲端莊的面貌，漸變漸不嚴厲——漸不嚴厲，我把牠們越望越久的時候。

十七年，十一月，六日譯完。

瑰 玫 朶 一

著 森 克 史 麗 瑪 阿

阿瑪麗史克森 (1847—1905)，她的處女名字是阿爾娃 (Alver)，是挪威大漁場伯根 (Bergen) 的「價士著」一個不幸的不和的家庭，使她的天性從孩童時代起便受到一種撓曲。光明地美麗的她，在十七歲被迫結了一個不幸的婚姻，這個婚姻十三年後牠纔得自動解除。有一個時期，她致力於新聞事業，這樣子得和她同代的有名的文學家遊。她嫁了丹麥的作家意力克史克森 (Erik Skram)，雖然她後來跟他離了婚，她還是住在丹麥，蒙着他的名字著作。

阿瑪麗史克森的第一重要的長篇小說是 Constance King (1885)，在這篇小說裏，她攻擊男人們的不道德，用筆的坦白是為從前的挪威女人所不敢嘗試的。Erna Jenz, Betrayed, and Lucie, 都是不幸的結婚的慘酷的描繪。然而，她的最偉大的作品，却是四大本的長篇小說 The Helmyr Folk (1887—1898)。這是一個可憐的家庭的一個可怖的描繪，這個家庭，由於遺傳和環境的一切定律，必得長為惡罪和貧窮的墮落產品。在這書內有一種絕望的結局，這是她作風的特徵。在她坦白地自然主義的寫法上，和在她熱情的社會的憤怒上她顯然是屬於她同代的文學派，但她缺乏他們所有的樂觀主義的將來會有光明的信仰。雖然她住在丹麥，她的題材通常是取自挪威，The Helmyr Folk 的起事之地是近乎她的故鄉伯根的。

一朵玫瑰

「這事定然是不大快意的，是嗎？」他說了，當時他在他床上困難地轉身向着他的妻子，他剛剛跑進房間來，站在稍稍離開的地方，背靠着一個舊衣櫃。她是美而豔，大腰肢，有灰色深沉的眼睛，少量的頭髮，頭髮是曾用一枝鬆鐵鬆於前額的。她的晨衣屬於黃棕色的質料，鑲有深色花邊，是骯髒而破舊了，寬鬆地垂蔽着她的身軀。

「但是你真地是有什麼事呢？」她問。她的聲調是半帶譏嘲，半帶責備的。他用指梳他的濃密的黑髮，舉起他的蒼白的，配有一把黑鬚的臉，望着她。

她給他一個第二個的迅速的警視。一個銳利地刺他的警視。「惡？那些眼睛能够爲惡的嗎？」他想到，當他堅定地注視她的時候。

一停以後，她彷彿對空間說般說了。「明天是禮拜日嗎？」

「我怎麼應該知道呢！」他答了。

「你也許不記得日程了罷？」

他安放他的作痛的頭在自己右手上，注意地望她。這個他曾超越世界的一切地愛過的女人！

她移動她的位置了，雖然還是靠着衣櫃。這不牢的舊東西發出咕咕的聲音。

然後話又來了。「由今天算起，過幾天就是你的生辰了。我們將怎樣來慶祝呢？」

「但是我想我是要到醫院裏去了。」

「哦，那時，自然，你又回家來了。」她沒精打彩地說。

「哦——但是我不會罷。這就是，自然，——要是我在那時死去了，也許我的屍身要回來罷。」

她發出一聲歡忻的叫喊。那是他彷彿覺着的，冰冷便跑下他的背脊。實際上，她只爆發出一種呵呵的笑聲。「你死嗎！你死了時，請問我應該怎樣處置你的屍身呢？」

他在同一位置躺着，頭放在手上，繼續望着她。這個思想，近來會這麼常自己暗示給他，但是他心裏總不會給他一個位置——到底牠是真實的啊。她會歡迎他的死像一個主恩浩蕩的解放喇！

自然啦！

那麼事情就是這樣結果了。曾經在這麼無窮而歡忻的信託和自信之中把自己和她結不解緣的他喇！

兩個人會成爲一個人一般的事，是個神話！糊塗不通！不一個是主人，一個是奴隸。否則，他們便是敵人。

啊，要是世界不是這麼充滿着童話 (Fairy tales) 就好呀！

她還是背靠衣櫃站着，她的眼睛不安地不斷地向四面張望。

「哦，我是這麼的疲倦！」她突然說，用她的大而且白的兩手捉着她的少髮的頭。「你自然是駭異我對於你這種毛病不表示較大的悲哀。但是我不能夠。我已給了你我所有的一切。我再也沒有什麼了。」

「不，」他一會以後答說，「那層我知道的。」

然後他墜入沉思中了。她所說的實在是太真實了。她會做工奮鬥來使他們倆舒服；但是她的賜與，雖然那麼精美，並不會足夠過。也許她所給的並非他所需要的罷。有一件卻是一定的：世界上沒人曾經這麼仁愛對待他，也沒人會這麼殘忍。她是個離奇地促狹而縐縮的靈魂。事實和習俗迫成這樣的。啊，他們是多麼的不同喲！

他讓他的頭慢慢地倒回枕上。

「換句話說，」他說，「我們曾經爲彼此的緣故耗廢了我們的生命。」

「是的！」他開始在地板上踱來踱去了。「那話近題了。」

他翻過頭來望她。她是多麼的醜陋而笨拙喲——那樣小而黃色的頭，那些白而獸掌般的

手和那個便便的大腹。一個小小的髮髻跟着她的一步一步，在她美好的頸上，上上下下地在遊戲。他不斷地用眼睛望着牠，突然，一瞬之間，他看見她像他初次愛她她也愛他時看見她的一般。這種記憶暖熱了他的心。

這裏他躺着，軟弱而無力，準備到醫院去了。他不知道——她願跟他去嗎？並不是他——他很願獨自到那裏去；但是他是這麼的衰弱。在身體方面說，他需要有人幫助他。

一二點鐘以後，醫院的病人車來了。

「有什麼事我能够幫助你的嗎？」她問了，靜靜地站着。

「不，謝謝！我還能够自己打理。」

她離開他，隨手關門出去了。

「要是她不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她並不生存。」當他本能地把兩手摺攏到胸前時，他沉思道，「那你能够更爲滿足嗎？——也許不能罷！」

他想到他的半長成的女兒，她坐在後面房裏研究她的功課。他立意不對她辭別而去。哦，上

帝，既往生了兒女是多麼可怖的事！——當是一個人既然這麼絕頂相信生存的可憐的時候，而且，這個女兒有時對他的行動，又是這麼的離奇。她只是太像她的母親了。她的聲調和態度，都有些站在她的母親那邊來反對他的，都有些幾乎是敵視他的。

然後——他想起過去的日子，想起她還是個很小很小的東西的時代，又想起一切他們會共同享受過的快樂。但是那是沒有了。那也是沒有了——像旁的一切是沒有了。一樣。

這個妻子——這個軟弱，自是的女人——她能夠和人人談天說地，她有斯斯文文和虔敬耶穌的態度，——她能夠不顧他——！

啊，他們是多麼的不同！

他下床來，自穿衣服。他的膝在顫搖，他打疊行李時，大點的汗從他臉上流下。

唉，他是多麼需要一個妻子！一個妻子，在她的溫柔的愛戀和同情之中，他許可以找得身

體和靈魂的慰安和治療罷！他的妻子並不是妻子啊。

他到了醫院的時候，他可請一個看護。

謝謝上帝！

當最後他穿好了衣裳，打疊了行李的時候，他搖擺地跑到他書房裏去。

他要寫一封信給他的女兒，一封給她長成時候讀的信——假定他會死在醫院，像他以為一定會的那樣。

從起居室裏頭，他聽見有怪聲傳出。那可是什麼呢？他靜聽了，然後他明白了這是他的妻子在鼾睡。

他在書案旁坐下，寫道：

你記得嗎，小小的嘉倫（Karen），記得我們曾有一個時期——你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女

子，我卻是一個年老，幸福，愛你的父親——多麼好玩嗎？你記得晚上當母親出去，你在床上，我要你睡覺時候我所唱的歌兒嗎？我為你唱——我原是不能夠唱的。但是你常常要求我再唱，你以為我能夠唱。

這封信要我死後你繼續得到。你必不要為我悲傷，我的女兒，但只把我藏到你的記憶裏去罷。死會取得我們大家的，你可明白，或早或遲。你記得我用手指摸弄你的背脊，你便大笑，說我撩你發癢的時候嗎？

當着太陽西下，當着月兒上升，當着我知道繁星在外面閃爍，當着風吹林號，這樣的時候我便想念你，嘉倫，而且看見你像當你還是我所有的很小很小的女子時候一樣。

我還想寫很多給你，小小的嘉倫，但是我是病了，疲倦得要命，我又沒有力量。

珍重，我的女兒！你的父親曾愛過你，就在他彌留時，他也將想念你，努力做個正直而忠實的女人！

他把信塞入一個信封，把嘉倫的名字寫在外面，把信藏到寫字檯的抽屜裏去。然後他拭去

額上的汗起身，開門到起居室去。

他的妻子從她所睡着的兩輪的睡椅上起來。

「現在你要什麼呢？」

「我去了。」

「哦——呃！這個關於醫院的討厭的事！但那是你的事幹呀。」

「但是定然你能够看出我是病得多麼厲害，」他辯說。「只這一層——我什麼東西也沒有吃。」

「哦，於我看來，你的胃口並不壞，」她又拱起她的白色的頸。

她的說話打着他，像個痛苦的打擊。他是這麼需要仁愛，現在既然他就要捨棄他可憐的對於家庭的原諒，而準備死去了。

「好，我必需去了。馬車在等候着。」

她穿上她的外套跟他去。

「會以後，他們坐車去了。」

他覺到這麼悲慘，這麼疲竭，當他坐在車裏的時候，使他難能坐直。他想睡，想頭倚着這個女人的肩部而睡，假如只因爲她是個像他自己一樣的人類。但是她坐着，用她尖銳的怪叫的聲音——這種聲音他曾愛過的——談話，縱談一切的話，討厭的話。他背靠着車角了。眼淚簌簌地默默地落下他的兩頰。

馬車停在醫院門口。她爬出來，但站着遲疑，喃喃地談些醫院已經關了門的話。

「吓，你不能按鈴嗎！」他叫喊說。「好上帝呀！是什麼一種的女人喇！」

很快地門開了，她先他而跑上樓梯，經過長走廊，進一間特爲他預留的房子裏去。一個黑頭髮的慈藹的看護婦和一個穿着有帶的外衣的年輕漢子，指示了路徑。

「好，珍重！」她匆遽地說，兩手寬鬆地放在他的兩肩上。她舉臉向着他的臉，她給他的一吻，

於他覺得只是嘴唇的冰冷而黏膩的一觸罷了。

時光一天一天，一週一週地過去。他躺在他的床上，安靜，疲倦得要命。他的妻子到來訪問他，她帶信件和新聞紙來。有時嘉倫也跟她來。然後他便要哭泣。他用手遮着眼，使女孩不會看見。

「他真地是有什麼事呢？」她問負責的醫生。

醫生聳肩了。「他真地並不會恢復他的體力，自上春那次坐車失事以後。」

「但是這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罷，是嗎？」

醫生又聳其肩，但是這次他卻不說話了。

她從他眼裏看出，希望是沒有了，她便覺着彷彿一個大擔子從她肩上卸下了。

他躺在床上，白色的醫院的蓋被覆着，這麼的寂靜。床頭後面的煤氣燈，光線黯淡。他不能找得安息。刻刻他都想改變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更舒服些，但是他缺乏力量。時或有一點眼淚，滾下

他的頸上。他願把牠拭了去，但是他不能舉起手來。

他的生活既成爲多麼慘悽，空虛，貧乏了！他是會希望過和夢想過這麼光榮的事呀！

但是大概一切的人們都夢想過和希望過光榮的事罷！

關於小嘉倫他想了最多。他想及她，當她是個四歲的女子的時候，她便穿着晚裝到他那兒說晚安。她從來不是等到他對她的足也說了晚安了，決不滿足的。『這個是印加（Inger），這個是脫萊恩（Trine），』他那麼說了，她卻用她的柔軟白色的小腿刺到他的臉部，刺了一隻又一隻。

好上帝呀，他不知道她將來在世界上的遭遇如何！

他會永不知道了，因爲今晚他將死去。

唉！他是這麼的疲倦，這麼的疲倦！

但是這樣子死去——孤零零地！彌留時沒有人來握手！

他想起他的父母，他們是死了的，想起他的親愛的兄弟和姊妹，他們也是死了的，突然他想

到他也許可以再行瞧見他們，他大悅了。

他的思想不斷地在旋轉。他躺着彷彿在昏睡中。

「上帝這麼愛世界，他竟給了你的獨生子——」。

啊，那是個可愛的思想呀！世界上最仁慈的靈靈所想出來作為臨死的和沮喪的靈魂的一種慰安和一種鼓舞的一個言詞。沒人——沒人應該永落地獄的呀！

失掉生命的人將會找着生命。好，他現在是要失掉他的了。他要死了。

但是自然能够這麼放肆，至讓他的靈魂也死去麼？他的靈魂喲！什麼是他的靈魂呢？他不自覺地發出一種大聲的呻吟。

看護跑進來，把一些東西給他喝，但是他在枕上躺着不動，她又跑開了。

野間的百合花——世界上的一切光榮都重新起來了，——聲音輕軟地透過他。啊，他是這

麼的疲倦死呀！死呀！來罷！快些來罷！

突然間，一種痙攣透過了他。

他開開他的半昏眩的眼睛，向前凝視，彷彿他在茫茫宇宙中瞥見了一個異象。在他前面，他看見一朵很大的玫瑰花，一朵龐大的球形的玫瑰花，比地球還要大。太陽的紅光在牠上面來往，把牠的軟滑如絨的千百萬的花片照成金色。牠是香的，牠是向他發光。牠用神祕的含糊的聲音歌唱，歌唱。花中央，在紫色和金色的花片中，躺着千百萬自由的靈魂，幾乎瞧不見的。那就是許多府第的地方，——在他臨死的意識裏跑過。

他要伸出手來向那朵美麗芬芳的玫瑰花，但是他的臂膀沉重得很，他的手指軟弱地抓着床被。

從頭至腳，他的身體又抽搐震顫了。

他是死了！

一個平和的微笑使他的白色剛硬的面孔變了容。

麗爾卡啡咖

著爾布大勒布各雅

雅各布勃大布爾是在奧斯脫大林（Osterdalen）的一個牧師的兒子。他研究過神道學，但他不做教士，做了一個著作者和編輯者。他對於當時流行的文學傾向，作一個厲害的反對，而開始他的文學工作，寫了一本叢劇，Without Responsibility，在這本戲劇裏，他認定易卜生的『羣鬼』的遺傳學說為論議。一個極多出名的作家的他，最著名的是他的大家愛讀的歷史的小說，和挪威大人物的傳記，和描寫他故鄉山谷的短篇小說。在奧斯脫大林——這是離Zorn的Dalecarlia不遠的寬廣的挪威山谷——他找得『咖啡卡爾麗』裏所描寫的深林和大山激湍的背景。他又找得一個強有力的民族，他們不僅是耕田者，同時知道打獵和砍木的冒險生活。除了許多短篇小說和雜記既收集為五本的一編名為Folk Tales以外，他還寫有許多長篇小說，都以奧斯脫大林為故事地點。在這些長篇小說中最近的一篇Sir Samuel和牠的續篇Sir Samuel's Kingdom中，他描寫了一百年前的一個牧師的生活，這牧師當時是全谷的人的父親兼政府。他的最近的書The Child是反對生育節制的一個辯論，用小說形式寫出來的。布爾現住居於丹麥國都Copenhagen。

咖啡卡爾麗

王家大道上通列那 (Rena) 山谷，當牠經過西方的麗 (Li) 的較低的部份的時候，隨谷牀，經高而冷，茂密而怪誕的松林。一種放恣的新鮮的香氣，從松針和莓苔的地氈上起來。時有松雞自路旁跳出；羣魚咬着河流的黑而且靜的水面。

直過那谷的東方的斜坡，從河旁的寂寥的佃戶的田莊，直到山上的高處，卻光着。灰櫻色的大沙堆，沿着斜坡亂躺着，彷彿古代的巨人曾用很大的鋤犁耕種過那山腰的一般。一條樹也沒有。只是茫茫一片燒焦的殘枝。處處有帶葉的幼木掙扎着求生；覆盆子和桑木，用紅色裝點着石地；相間若干距離的地方，有條半繞的松樹抬頭來；在這荒涼之區的深處，一對鷹已經建了牠們的巢。在棲石伸張了牠們預厲害的鴉亂，和斜而墜落得最唐突的地方，多泡的小河喃喃地發出一種單調的顫魂樂。

不過三十年前，東方的斜坡原和西方的一樣地繁榮茂盛。樹林高舉而驕傲；鳥音打破沉寂；麋吃草於叢林中；熊營窠於岩罅間。然後可怖的仇敵——焚林之火來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整個斜坡便成荒廢，在百年內決不能恢復舊觀了。當火威發得厲害的時候，一個年老背彎的女人，卻在下面河濱的佃戶的田莊近旁站着，在大笑，在吐唾，同時她的黑色的眼睛卻閃閃發光，她的手指像一隻食肉鳥的利爪一般，卻抓着垂蔽着她的縮了的臀部的破布。

這就是羅倫士卡爾麗 (Rorens-Kari) 或咖啡卡爾麗 (Coffee-Kari) 像他們自那天後稱呼她的。她就是放火的人。

*

*

*

羅倫士卡爾麗有吉百色 (Gypsy) 人的血在她血管裏，從一個跛足的裁縫叫做費恩尼羅倫士 (Whinny-Lorens) 的，那裏得到她的冠首字。羅倫士獨處於奧斯脫林 (Stien) 的遠南的地方，一個小小的地點叫做布蘭德哇斯脫羅 (Blændvassrøen) 的上面。

他是教區的奏提琴者，很受個個人的歡愛；不問他在那裏現身，生命和愉快都跟他到來，雖

則他在天性上是頗傾向於悲傷的話。

一個下雪的冬夜，費恩尼羅倫士自教區西部的一個耶誕節會回來，他發見一個受凍的黑眼睛的女子，在他門口縮做一團。

「你是誰個？」他問。

「一個吉百色，上帝救我罷，」一個年輕的聲音聽來卻老得可憐的回答了。

「吉百色必須如膠似漆結合起來，」羅倫士發出他的特別的笑聲說。他帶那個女子進屋裏，她便在那裏住下了。

但是羅倫士卡爾麗一安住在那教區裏頭，人們便不喜歡費恩尼了。不問什麼時候他去參加跳舞會，他便帶那女子同去；打交和惡意也緊跟着她的步武。而且，人們說羅倫士決不能在他提琴上奏出真正的音樂來，除非卡爾麗在那地板上；但是只要他能夠瞧見他的黑色的眼睛，和她的神祕的溫軟的微笑，火花便從他的提琴飛進，舞蹈也就在發光的天花板下面火般騷動起來。

事情就這樣子進行，直至羅倫士到了二十歲的時代。

大約那個時代，清明的一天，牧師叫羅倫士到他的書房裏，對他談了許久。

「你是不大合和像她那樣的女子結婚的，」他最後說，說時站在開着的門口，羅倫士卻就要離開那間屋了。

「不以和她做伴侶爲介意的人多着呢，」羅倫士無禮地答了。

「那是真的，不幸得很，」牧師說了，轉身，把門關起。

羅倫士站着凝望着關着的門，然後他轉身跑去。

晚上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卡爾麗正坐在爐旁縫紉。晚殮正在等候他，但是他並不坐下。他只是站在火爐旁，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你將再也不准去跳舞了，」他突然說。

她驚異地抬頭張望。「再也不准去了嗎！」

「我決然不准的。」他嚴厲地說；「也有旁的人們決然不會去了的。」

她坐着凝望了空間一會，彷彿把過去一點鐘一點鐘地通通重行生活過的一般。「你要我離開你啦，」她低聲說。

他一個字也不回答。然後她慢慢地起身，並不望他，轉身爬梯到樓上去。他在後面留着，在和自己辯論。他聽見在他上面的她的足音。他聽見一對鞋落在樓板上。他又聽見她在跑了。當她把她的衣服捆成一包時，有個短時間的寂靜；然後她跑下來，左手拿着衣包，一塊黑手巾裹着她的頭。她直前向着他跑。「多謝——」她不說完這句話，便伸出她的手來。他不接牠。然後她望望他。他臉色灰白。

「你病了嗎？」她唐突地問。

「我想我不久便要病了，」他答了——背靠着牆。

她把衣包放在一張木凳上，俯首站着一刻，漠然凝視。

「我將找得別個人來補充我的地位啦，」她用懷疑的聲調說了，便拾起她的衣包來。

「由牠罷！」他用緊張的聲音說，當他捉住衣包而不讓她拿去的時候。

她把牠牢握了許久，並用她的黑色的、燃燒的、詰難的眼睛釘着他的臉面。他微笑而拉得厲害些。最後她放鬆她的把持了。他拿得衣包，跑了幾步，把牠拋擲到樓上去。「你必須了解這是完全不行的。」他溫軟地說。她不答話，但只站着凝望着火。

「我們只要來變一變，」他接着說，說時溫柔地摸着她的頭髮。

「好的，那就變一變罷，」她答了，如前站着不動。

同年秋季，費恩尼羅倫士娶了卡爾麗。

他們倆結婚後的年年，離奇的事不斷地在教區裏頭發生。人們常常爭噪，災殃追逐耕牛，神祕的晚間的拜訪擾亂了鄰近的農場。在海爾(Helge)家裏，他們一天早上發見牡牛的兩隻角被鋸去了。執行吏的馬要從康塞脫澤地(Hornseth Morus)跛行地拉出來，烏特斯士(Utishu)的倉下，當着一個夏季的晚間，總充滿着非人類的笑聲。這一切都歸咎於羅倫士卡爾麗，恨惡她的情感到了這麼的極高度，全教區的人都竟遠避她。羅倫士沒有什麼表白；但是他變為瘦了些，小了些，他的淡藍色的柔和的眼睛，在他枯槁的臉上，不自然地大起來了。

布蘭德哇斯脫羅許久沒有人到了；但是漸漸地人們碰着禮拜日的晚上便在那裏聚集起來。教區的流氓和住在分散的佃戶田莊上的可憐的女子，單獨地或成羣地跑來；羅倫士喝得半醉坐在井旁奏琴，舞蹈帶着尖銳聲和騷亂進行着，直至夜深。在這紊亂的當中，羅倫斯卡爾麗跑來跑去，運動敏捷，眼睛銳利，不問她到什麼地方總帶着一個小小的美頭髮黑眼睛的女子。

一天，執行吏現身於布蘭德哇斯脫羅。小女子正站着在門前石級上；一隻白掌的黑貓坐在廢物堆上吃魚骨。從半開的門口，跑出一球一球的煙。

「令尊在家嗎？」執行吏問。

「是——的！」一種尖聲答。

黑貓搖頭，長縮地踏過潮濕的廢物，潛逃到井旁，回頭望望執行吏，便不見了。

「他在那裏呢？」

「他在躺着。」她望着客人，眼睛張大，現着驚奇之情。執行吏跑進去了。

在房間中央的牀上，費恩尼羅倫士躺着。在窗盤上放着一個縫紉籃和一球線別一邊，一副

老舊黃色的紙牌。羅倫士卡爾麗站在爐旁，用一塊舊灰色的亞麻布，抹乾木製的盤碟。一線帶塵的太陽光射下來，橫過殮檯之上。這個地方蒸發出貧窮和咖啡的混合氣味。長凳上有一件做好一半的外衣，時或來一股新布和臘的氣息。那外衣必然新近曾經熨過的，因為在房裏緊閉的空氣裏頭，有種潮濕的燒焦的羊毛的暗示。

「我不知道我可和你談一些說話麼？」執行吏打量着房間說。

羅倫士起身，坐在床沿，他的大而疲倦的眼睛釘着他的妻子，她既轉身而嚴厲地注視着執行吏。

「那是對的，你要聽便聽罷，」執行吏加上說；「我只有句話要說——這種跳舞生意必要停止。」

卡爾麗兩手叉着臀部站着。

「哼！——窮人們是什麼都必要停止的，」她酸刻地說出來了。
執行吏怒目望着她，說道，「不幸的事常常緊跟着你呢，卡爾麗。」

「我並不是僅有的一人，」卡爾麗譏刺地答，轉身背向着他。「無論如何，執行吏是從不幸的事當中討生活的。」她加上說，扭轉頭來望他。

「那你說的也够了，」羅倫士打斷她的話說，跛出地板上來。然後他把執行吏上下打量。「你要把我趕出這個教區嗎？」他大聲地問。

執行吏冷靜地站着正視着他的眼睛。「要是你真地現在就去的話，也許於你和一切有關係的人都是最好的事，羅倫士。」他說。

羅倫士默默地凝望了他一刻。「不帶上那樣的消息來是沒有用的，你可明白。」他突然轉身，蹣跚行到床前，又轉過身來，把執行吏凝望了許久，加上說，「我生在此地——我要死在此地。」然後他在床上坐下。

「你自便罷；你聽見了我的說話了，」執行吏答了，就要跑走了。卡爾麗馬上攔阻着他，她的陰沉的眼睛濕潤而發火。「要是不是因為這個小女子的話，我決然不睬你和全教區的人——也不睬你。」她加上說，衝到床邊，向着她的丈夫的臉搖弄拳頭。他把她的臂膀掠開，一點感情也

不表示。她轉過腳跟來，在一種盲目的憤怒之中，衝出門去，過天井，經牧場——跑入樹林裏了。

執行吏並不移動。靜悄悄地過了一會。最後他低聲說：『你可明白，事情究竟是要結束的。』

羅倫士吸了一口深深的氣。『好，我現在可以走，和任何旁的時候一樣。』

執行吏離開了。這小小的房間靜寂了許久許久。羅倫士坐着，面色慘白，漠然凝視。不時他的眼睛向卡爾麗所隱沒了的樹林注射，然後考察考察他自己的手掌。門慢慢開了。他的小女子側行進來了。

『小印格麗德 (Ingrid)』他溫情地說。

『是——的，』她用貓叫般的聲音回答。

『跑來這裏。』她連忙跑上他那兒。『小印格麗德。』他握着她的手。她緊靠床邊站着，困惑了。他撫摸他的薄而且小的肩部。『小印格麗德。』然後他哭起來了，自己倒在床上，面向着壁。小女子，茫然，自己在那兒站着一二刻，眼露沮喪之情。然後她轉身，害怕，跑出去了。

第二天羅倫士便不見了。卡爾麗回來時，她發見小女子橫躺着睡在床上，兩頰都有淚痕。她

的父親走了，還帶着提琴同走。卡爾麗跑到樹林裏，僻靜的邊界的倉裏，上下流的河堤旁，獵尋了他三天，但是一點也找不到他的踪跡。在第八天，海爾家的牧牛郎從東山 (East Mountain) 回來，報告說，他曾從密司脫恩 (Mistern) 近旁的澤地聽見一枝提琴的最悲傷的聲音。定然有住在地下的人在那裏呀！執行吏風聞得這事的時候，他遣發搜尋者到那個地點去。就在那裏他們找得了他，在河畔的灌木叢中，死了。他伏地躺着，跛了的一腿在他下面縮起來，彷彿他會覺着冷的。舊的破碎的提琴放在他的身邊。

在費恩尼羅倫士已經昇到山谷裏去了以後的那天，便沒有煙從布蘭德哇斯脫羅的煙囪出來了。卡爾麗和她的小女已經離開這教區了；過了許多年再也聽不見她們的消息。

三十年過去了。當這三十年間，布蘭德哇斯脫羅，在那林木寂寥之所站着荒廢而朽敗了。漁夫們和拾桑葢的人們，隨時敢於經變黑了的玻璃窗向內窺望的，並沒有瞧見什麼改變。同樣的鍋子放在火爐旁；杯子還是放在檯上；沒人動過；縫紉籃和櫻灰色的紙牌仍然放在窗上；在床上

他們恰好能够看出那件舊皮袍。但是沒人看見，床下是有一副乾了的骨骼，和幾塊皮，一隻白掌的老黑貓的殘餘。

羅倫士和卡爾麗的故事，在教區內已取得了野史的形式；童孩們和女子們都站着張大嘴，凝望着執行吏，當是一個冬天晚上他復述羅倫士卡爾麗的歷史的時候。「我決不會買了奧斯脫林的植林地的，要是她還留在教區裏頭的話。」他慣於點燃他的海泡石煙管時結束他的故事，煙管是在他專心致志在敘述時變冷了的。

在九月的一個夏天的早上，執行吏驅車出去考察一條南經山谷的路。時尙早，白霜蓋地；道路都凍得恰可以把車輪沒入一點。跑到克哇爾西夫會（Kvarsevjen），那兒普通是有淡水的青魚可以在秋天捕得的，他遇見史注拉斯伯（Sjulasper），帶着他的捕得的東西跛行而來。

「漁業怎麼樣呢？」執行吏停着馬問。

「漁業許會順利的，要是人們不把漁具橫加干涉的話。」便是那個回答。

「吉百色搗鬼哩！」執行吏冒險說。

「我並不以為奇怪！」史注拉斯伯答。

「好，珍重！」執行吏趕馬走了。

「珍重！」史注拉斯伯跛行去了。

執行吏驅車而前。早晨的冷氣於他似乎是個清爽精神的洗浴。不時他轉眼向奧斯脫林望，那兒他的木材生得茂密蔥菁。他精密地考察近橋的鋪石的路，注意到處處的一根的傾斜的籬柱，在他知道籬柱以前，他却覺着森林的冷暗，當時他已跑近康恩塞脫的彎曲處了，康恩塞脫的松樹是長得冷而高，像禮拜堂的柱樞一樣的。

執行吏把外衣包着自己，驅車前進：天氣更冷了。當他經過森林的最濃密的部份時，他碰見一個老婦人拉着一輛低矮的四輪車。這定是個吉百色！他停着他的馬。老婦人也停着，報他以凝視。

「早安！」他精密地觀察她。

「早安！」她用一種討好的聲調回答。一對黑色的眼睛刺入他自己的，使他震顫。

「你從那裏來的呢？」他問。

婦人伸直腰來，似乎成爲高了些。「哦，我屬於這教區的，執行吏——在某一個意義上說。」

執行吏着慌了。「是你嗎，是卡爾麗嗎？」他喃喃說了。

「是的，主降福我們，是我，對的！」她溫和地答，像先前一樣。

「那是奇怪，」執行吏含糊地說，彷彿是對自己說的一般。

「是的，這是奇怪。」

「你現在想逗留在這教區裏嗎？」他微帶遲疑地問。

「是的，那會是我的意思。」

「喂，我想你已經學了好些的行爲了，可不是嗎？」

「我們學習，是做效比我們較好的人們的，」她答。

「這就是最穩當的事——你記着我的話啊！」他嚴厲地望着她。

她眼睛向下望。「這就是最穩當的事。」

「有誰同伴嗎？」執行吏把頭動一動來指點那輛車。

「不，我是孤另的。」

「你的小女子怎麼了？也許她嫁到什麼地方了？」

卡爾麗似乎變爲小了些，她的黑眼睛又漲溢着一層薄膜。「她第一年冬便死了，在大夫爾

山(Mount Dove)上。」

執行吏受驚了，轉眼望着他處。「那是太壞了！」他說。

她凝望着他，許久不發一言，她的眼睛搜尋他的臉時，牠們在噴火。「是的，這是一個羞辱，一個莫大的羞辱！」她嗔聲地說；然後等一會她又說，「上帝可憐見我們大家喲！」

靜寂降臨了。執行吏考察他的馬鞭的柄，弄好遮泥布。「喂，珍重，卡爾麗！我想我不久還要聽你的說話。」他握緊馬韉了。

她還是注意地望着他。「也許你要，」她如前溫和地說了，起身走了，拉着那輛貨車。

執行吏驅車而前，但是覺着不得回頭再望她一會。然後他的眼睛又帶着投機的興趣落在奧斯脫林上，那兒他的木材生長得蒼翠挺直，在朝陽之中。

羅倫士卡爾麗艱苦地跑，直經教區到布蘭德哇斯脫羅去。她碰見很少人；沒人認得出她。當她到了屋門時，她靜靜地站了許久，彷彿不能決定進不進去的好。最後她從車裏的許多包束的一包中，挖出一個舊鎖匙，開開門，跑進去。她馬上又奔跑出來，在門前的石級上坐下，就在那兒繼續坐着。一會以後她慢慢起身，重行進去。她跑到爐邊，把鍋子移到窗前，向田野外面望；不時她以沉抑的呻吟聲發洩她的情感，彷彿她是在受着肉體方面的痛苦。她瞧見了床下的老死的貓了。『主啊！』然後她爬上樓上去，樓上有破爛的衣服掛在桁桷上，小搖籃站在一角。她突然在搖籃旁邊倒下，就躺在那兒用兩手搖她的頭，彷彿她是年輕的，隨意發出放肆的悲哀的像單歌般的聲音，又呻吟了兩三次彷彿在企圖恢復自制力的一般。突然她跳起來，捏緊兩拳，叫喊哀號。但是這死了的狹窄的房子不發回聲。她轉身，敏捷地奔跑下樓，取得斧頭，跑出天井裏，從傾倒了的籬笆上砍下一二條籬樁；她把這些籬樁斫使燃燒，然後在牠倒鈎上面掛起咖啡鍋，放起火來。

第二天，鄰人看見一個可驚怪的景象。煙從布蘭德哇斯脫羅起來了，那地是不會發出這麼的標號三十年了。

這是夏天的一個溫暖的晚上。一種青色的霧瀰漫過山谷，黃褐色的帶雷的雲向東方的天際遁去。溪澗退縮到乾石當中跑；王家大道深深躺在脚一踏便屈服的塵沙裏。森林和田野都渴望着雨，山上的馴鹿苔（reindeer moss）乾而且脆，在鞋底鞋下粉碎。全教區都就要割草以製乾芻了。人們在家無事，等候露水下降到足以濕潤鎌刀的時候。是十點多鐘了。大多數的農家都睡覺了。處處有年輕的男女在天井外面坐着，低聲說話；間有一個男人的笑聲，或一個女子的窒息的叫喊，可以聽見從遠處傳來。

黃褐色的雲變成爲一種恐嚇的青色。暖熱帶霧的夜，沉降森林之上；蝙蝠在有成羣的蚊蟲乘上飛下的建築物當中，玩他們的無聲的瘋狂的遊戲；在草場上，灰色的夜蛾，飛落又飛上；在棕色草莖當中的暗影裏，垂凋的吊鐘花發出一種死前的浪漫的光輝。夜更深沉更灰色了。一隻孤

獨的老鴉，遠在林木深處叫啼；一扇門在遠處，砰然作聲——然後一切聲音都靜寂了。整個山谷躺着睡覺了，暖和而安靜。

午夜已經來了。一個男子急速地跛行上伯克斯里 (Barksi) 的小山。他轉到執行吏的門前，用力捶門。坐在鋪石上的一隻灰色貓，慌張着逃去像一個影子。執行吏跳起來，重帶着睡意，披上衣服，衝出去。「什麼事呢？」他生氣地問，當他站着把持住門門而向外窺的時候。

「森林在燃燒了，」一種喘氣的聲音回答。這是史注拉斯伯。
執行吏跳出來，並沒有說一句話。史注拉斯伯手向南邊指着。

從夜的黑暗裏，一條稀薄的光線射出，蓋過奧斯脫林，灰色的煙北向漂浮到河邊的草場上。一陣冷氣打着執行吏的心。這是他自己的木材在焚燒了。「羅倫士卡爾麗，」他只對自己大聲說。

史注拉斯伯望着執行吏，但是一個字也不敢說。

突然禮拜堂的鐘聲響起來了。像一個放肆的責罵般，他們的可怕的聲音，穿黑夜而出，響了

又響，愈響愈高，到頭牠填滿了控制了山間的一切地方。山谷間的個個人都從睡夢中驚起回復過感覺來——了解這鐘聲音的意義。

「這是個焚林的火啊！」成百個農家都發出這個調子。

不一會，黑色的人羣，便站着在整個山谷的個個高處，凝視，指點，談論。在奧斯脫林裏，一個寬廣的，貪得無厭的火舌，慢慢地挨上斜坡；下面躺着布蘭德哇斯脫羅，屋宇在打破夜的黑暗的搖曳紅光中，明白可見。

愚笨的沈思的山人，呆呆地過了一刻，站着不動，凝望着這種景象。然後突然活動起來。斧斤出現了；點心連忙預備了；馬都鈎住車子了。女人們來往奔跑，在哀歎在做工；蓋過這一切的便是那警告聲，那禮拜堂鐘的嚴厲的聲音——含有一種不可否認的意表力的聲音。在二十分鐘之內，所有笨重的山間的男人都起來忙碌了。一大隊男人，不慣於迴避的，不一會便前進像一個喪葬的行列一般，或坐車，或步行，向南奔跑。路旁和門口，女人們站着，擔心地看着。

「要當心喲！」她們對她們的男人們叫喊。

夜戰已開始了。

火已經從河旁的杉木叢慢慢地打開一條出路，現在一聲大喊跳過小河，便擒住檜木。牠在乾木材中必必卜卜，像遠處的槍聲；過着相當的期間又來一兇惡的爆炸聲像大礮的一般，是有些古杉木碎裂了，或一個大石以灼熱而破裂了。火的後面，跟着有離奇的窒息的顫聲，是倒下了的木材漸漸燒盡了，冒煙了，變為灰燼了。如今火既達到剛剛在布蘭德哇斯脫羅上面的容易燃燒的檜木叢了。哈噫嘶嗤嗤嗤！火簇跑上斜坡像一陣大雨一般；一個火海上衝天際，發出一種穉惡得很的勝利的大笑聲。

「主啊！火要燒到田園了。」女人們在家驚惶失措哀鳴說。在布蘭德哇斯脫羅呢，一個老婦人，却站着凝望着斜坡上，在吐唾，在大笑，同時她的黑色的眼睛卻閃閃發光，她的手指像一隻食肉鳥的利爪一般，却抓着重蔽着她的縮縮了的臀部的破布。當其時，在布蘭德哇斯脫羅下面大路彎曲處，教區裏的男人們却正在前進，像一條清楚的黑河。馬在駕馭之下沉重地做苦役，牠們的嘴垂着泡沫，牠們的耳翻向後方。在第一輛貨車上，坐着佛羅大爾拉爾斯（Flötar-Lars），造

次的人。再後些，佐史密士 (Jo the Smith) 可以聽見是在咒罵，和在鞭打他的馬；沿着最後一輛車的旁邊跑的，却是郎雅各 (Long Jacob)，肩上負着一個大箠鈎。

在伯格斯特林 (Bergstien)，史注拉斯伯站着張望，孤另另的。他是跛的，在那種動作的範圍裏，殘廢的人是沒有什麼可做的。

救這教區的工作已開始了。沿奧爾百克 (Orbeck) 溪澗而上，林木頗爲稀薄，從西部田莊來的男人們，慢慢地但却穩當地打開他們的出路。斧斤在空中搖舞，樹木便倒在地下，遺留下一個寬廣的隔斷火路的地方在後面。沿着狹窄的通那烈火的路，却有男人們的行列，密密地站着，拿着樹枝、斧鈎，等候敵人的攻擊。要是火一過這個地點，教區的東部整個地方便休了。

從較近火線的森林深處，傳來那些努力把前進的火燄的進行方向轉上山邊的人們的叫喚呼喊聲。他們的努力證明是沒用的。聲音愈傳愈近。熱風吹向前進的防護者，一種大聲的狂吼充滿他們的耳朵。人們都奔跑過澗，跑上大路上來。

「你帶給我們的這個是什麼東西呢？」一個男人名叫曬哇爾 (Syver) 的冷淡地問；他已

經坐下來休息，而不動了。

「哦，這只是卡爾麗煮咖啡罷了。」佐史密士答，笑得像一隻馬般。

「火從這裏來了喲！」佛羅大爾拉爾斯遠在林木當中叫喊。真的不錯，來了一條大河般的火燄。火花瀰漫着天空。火燄的武器高舉，又落下來攪得新鮮的柴木，後退，重復前進。但是現在沒有什麼可吃了；一切站立的木材都倒下來了。樹木已經著火燒到了頂——而自倒了。火便襲擊矮林和乾燥的因風吹落的東西，開始要爬過林木砍伐清楚了的地方來了。半百的男人們，起來突擊他們的仇敵，像是野獸一般。他們衝前去，用笨重的樹枝亂掃，像打禾的連枷一樣；他們用斧砍，把著火的樹枝用鉤去拉下來；嘎聲呼喊的他們，把燃燒着的木材分散，煙便在他們頭上旋滾，將滅的火便發出噴沫聲，小爆裂聲，和尖銳聲了。

一舌的火燄跳到路旁的一條乾燥的檜木上了。

「郎雅各！郎雅各！」佛羅大爾拉爾斯叫喊說，他孜孜揮斧，弄得木片亂飛像雹一般。

郎雅各帶着他的大鉤衝上來，鉤住木幹。

「拉牠上山罷！」佛羅大爾拉爾斯再呼喊說。

郎雅各一拉拉得這麼厲害，檜木便發出拼斷聲爾搖曳了。一陣火花像雨般落在下面的人們上。

「你不降服嗎！」他在暴怒中雷鳴般說。

最後著火的樹傾斜，而倒上山去了。

「够你受用了罷！」郎雅各喘氣說；他用手捏熄他的襯衫上的冒煙的殘屑。

對於這樣的男人們，火是不得不降服的。在奧爾百克，牠是不一合便打敗了。但是更上些，溪澗上面，火又跳過小河，起始在吃開牠的路線，必必卜卜而下斜坡了。勇敢的漢子們發出一個同時的喊聲，然後靜靜站着，不發一言。現在看來，似乎奧斯脫林的一切都完了，那也就是說，田園也要跟着去了。

「這是不行的！」曬哇爾說，一刻間便去了。其餘的人們連忙跟他衝下斜面，在木頭和石塊上面跑過。猝然間，曬哇爾停止而呼喊了。別個跟着叫喊，另一個又跟着叫喊，然後大家都喊起來。

像一個人在喊一般。

下面屋宇附近的一個地點，有一個瘦小的紅指，直衝雲霄，起始是在一個地方，接着延到另一個地方，最後一個整個的行列遠伸到斜坡上去。教區的東邊的男人們，正在以火攻火。為救他們的家起見，他們犧牲他們的最好的木材。不一會一個寬廣的火帶，從遠在斜坡上的屋宇伸出來，高傲的松林便幹和頂都在莊嚴燦爛中燃燒。後面的火，恬靜地穩當地向南而進。但是下斜坡的燃燒，卻以很大的速度傾瀉。現在只有幾百碼的地方，分隔着那兩條火線了。突然後面的火比前高起了，加入吸引者裏頭去。牠像個狂野的有個著火的鬚毛的妖怪一般，向敵人衝鋒。在全森林裏的個個男人，都十分寂靜地站着，凝望着這種景

帶着一個雷鳴般的衝擊聲，這兩個敵對的勢力，互相搏戰了。地在震顫，林木互相顛仆，火燄滾過火燄直上天際。然後，幾乎沒有預告地，便彷彿有一個黑影掃過山谷，銷滅了一切的東西。灰色的煙柱蜿蜒向上。半燒了的樹幹都搖曳而倒為一堆——一種幽咽的風聲，帶着一種死去的傾倒聲，漂過被焚了的山邊，捲起殘灰，而過去了。

這山谷是得救了。

但是在走向山的高處的較高的斜坡上，却盡成荒廢了。在那些人和火的陣地上，戰爭延長了十八個嚴重的鐘頭，是個爭畝畝林木，吋吋土地的奮鬥。人們衝前去接戰——然後又衝回來救他們的性命；有的人躺下來沒在溪澗裏莓苔裏，直到頸部，當熱風在他們頭上旋流的時候；大鳥從蒼蒼的森林裏飛出，直入火裏，便不見了；熊咆哮地奔跑，經過燃燒着的灌木林，到頭燒焦了的皮都從他們身旁脫落了；山兔着慌跳入那些和火激戰的人們的懷裏——有生之倫，在那可怕的全宵，都哀號亂動起來。

在下面焚去了的林木裏，有些最強壯的人們把殘燼做成一個聯營。但是不問誰，偶然從教區的西方的邊界舉目望望這種景像，都會看見這個山谷是面目全非昔比了。

這是第二天的晚上。在列那河的拱橋上，執行吏站着，疲倦而困乏。他在林木裏過了十二個鐘頭；然後這老人不得不放棄而回家了。他的內部的木材都燒完了。他把臂膀靠放在橋欄上，向

下望着河水。他覺着一種離奇的欲嘔的感覺，爬過他的全身。當他站着在那兒的時候，有人從東堤迅速地跑過來了。這是羅倫士卡爾麗。她瞧見他時，她遲疑了，然後繼續跑上橋的斜面。

「晚安！」她溫和地說，便就要跑過去了。

執行吏直跑到她的前面。「你到那裏去？」他嚴厲地問。

「哦，我原是要去找你談一談。」她比先前還要溫和地答了。

「你就是放火的人啦。」他說，用他的燃燒着的眼睛釘着她。

「是的，上帝救我，事情是那麼發生的！」她哀鳴說，拈起她的衣角，她的眼睛遊移着。「人們不應該在林木裏煮咖啡。」她繼續說。「主可憐見！這樣的事竟發生了——而且又碰在執行吏身上。」她假作流淚了。

執行吏拿住她。「你休要從我手裏脫去了，卡爾麗。」他嚴刻地說。「現在你和我要來算一算賬。」

她惱怒地從他手裏掙脫，她的冒煙的眼睛射着他。「我決不以為我還欠執行吏什麼債。」

她答了。然後她迅速地半帶奔跑地跑過去。

執行吏動身來追，但又停止了。「你還是祈禱上帝來救你的好。」他向她伸出一隻恐嚇的拳叫喊說。

「上帝會一視同仁地好好地對付我們的。」她的最後的說話來了，像風吹來的一個歎聲。羅倫士卡爾麗，迅速地前跑，回頭望了一二次，爬過洛克佐德 (Lilkejordet) 的籬笆——在森林中隱沒了。到了一個能够俯瞰全谷的地點，她便停步，轉身，極目望那山谷，笑一場惡意的大笑。然後，她又呻吟了，痛苦地咳嗽，沒入曠野中去。

第二天教區裏的個個人都知道，火是從卡爾麗的咖啡鍋下面的燃燒起來的；個個人也一樣知道這是怨毒的工作，報仇。這就是他們直至今天還叫火爲「卡爾麗火」或「咖啡火」的緣故；在這教區的編年史上，點火的她，却得到咖啡卡爾麗的花名。

當執行吏遣派特派員若干名去帶她上法庭的時候，她已不見了，又沒人發見過她已經去了什麼地方。

不錯，大約八年後，住在大夫爾山間的人們，偶然發見了一個屍首，一個被羣狼的長牙咬過的屍首，但是牠究竟是她或是旁的可憐鬼爲山嶽所憐憫的，却沒人知道。

十七年，十一月，十日譯完。

生 的 叫 的 指
約 指

著 遜 姆 哈 脫 紐

紐脫哈姆遜生於葛德布蘭德斯大林 (Gudbrandsdalen) 却度其幼年時代及少年初期於諾德蘭 (Nordland)。他幾乎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但在夏天做一個牧童，他却得夢其所夢及大呼於瘋狂地美麗的自然環境中，這種環境後來感發了他書裏的許多節段。在往美國作營利的嘗試失敗後，他回到挪威來。在奧斯羅 (Oslo) 找尋工作，找了幾個月都不幸失敗以後，結果產生了他的傑作 Hunger (1890)，這書馬上使他在斯干的納維亞的國家成爲著名。在這本書裏，和在 Mysteries 及 Pan 兩本長篇小說，愛情的牧歌 Victoria，以及劇詩 Munken Vandt 裏一樣，都有個同型式之變體的主角，浪漫的，任情的，又慷慨又自利的，是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局外人。這個主角後來再見於 Wanderers 和 The Last Joy，但如今卻老些，在人生舞臺上做個看戲者，而非演劇員了。Benoni, Rosa, 和 Segehoeg Town 這三部長篇小說，都以諾德蘭爲背景，其敘述個體故事的，並不如把整個社會作廣袤的描繪的多，此中哈姆遜既把他的幽默，和他的強烈的表現腳色能力，充分表現了。從以上三本，他過渡到那本他的創作之極峯的書 Growth of the Soil (1917)，在這書裏，他取一個原始的個人，把他放於純潔「友誼」的自然當中。這是讚美生產力，因島上，加以其產生於歐戰之年，更鼓起全世界的熱誠。哈姆遜得諾貝爾獎金即因此事。

哈姆遜的聲名大概靠他的小說，但他也曾寫幾本戲劇和一本詩集 The Wild Chorus，這本詩很有抒情詩的美。

生的叫喊

丹麥國都戈朋哈曾 (Copenhagen) 裏頭的內港近旁下面，有一條街叫做瓊斯脫窩爾德 (Vesterro'd)，是一條比較新而荒涼的林蔭公路。那兒可以看見的房子不多，煤氣燈少，差不多總是沒有人走。就現在夏天來說，人們在那兒散步的也是罕見。

好，昨晚我却在那條街碰了一件有些可以令人驚訝的事。

我已經在那邊道上來往踱了幾回了，當是一個女人從對方向我跑來的時候，沒有旁的人們可以望見。煤氣燈是點著了，但是街上還是黑黯的——這麼的黑暗，使我竟不能辨認那女人的面孔。一個晚上的尋常生物罷，我自己想，便過去了。

到了公路盡頭，我轉身跑回來。那女人也轉身來，我又碰見了她。她是等人罷，我想，我却想看看她究竟是等什麼人了。我又過去了。

當我第三次碰見着她的時候，我捏捏我的帽子對她說話了。

「晚安！你是等人嗎？」

她慌張了。不——就是，是的——她是等人。

她反對我和她作伴直到她所等候的人到來的時候嗎？

不——她一點也不反對，她又感謝我。關於那層，她解釋說，她並不是等人。她只是散散步——

這裏是這麼清靜。

我們並肩散步。我們開始談及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我獻我的臂膀。

「謝謝你，不，」她說了，又搖搖頭。

這樣子散步，並沒有多大意味；我在暗裏並不能瞧見她。我擦著一枝火柴來看看是什麼時候了。我把火柴擎起，把她也望了望。

「九點半鐘，」我說。

她震顫了，彷彿她是在受凍。我捉住這個機會。

「你凍嗎？」我問。「我們隨便跑到一個地方，喝些東西好不好？迪窩麗 (Tivoli) 去罷？哪遜 (National) 去罷？」

「但是，你不明白，我現在什麼地方也不能去啦。」她答了。

然後我纔第一次注意到她戴着一個很長的黑紗。

我向她道歉，責備使我錯誤的黑暗。她接受我的道歉的情形，却馬上使我相信，她並不是一個尋常的晚上的遊蕩者了。

「你願挽我的臂膀嗎？」我又暗示了。「這可以使你暖一點呢。」

她挽我的臂膀。

我們上上下下跑了幾轉。她請我再看看時候。

「是十點了，」我說。「你住在那裏呢？」

「在甘姆勒公際威 (Garnle Kongevei)。」

我停着她。

「我可送你回去嗎？」我問。

「不大好，」她答。「不，我不能讓你。你住在布刺德價德 (Bredgade)，可不是？」

「你怎麼知道呢？」我驚訝地問。

「哦，我知道你是誰個的，」她答。

「停。我們互挽着跑過許多條明亮的街道。她跑得快，她的長幔流在後面。」

「我們快些的好，」她說。

到了甘姆勒公際威的她的門口，她轉身向我，彷彿感謝我護送她的好心。我替她開門，她便慢慢地進去。我以肩尖輕輕地刺着門，跟她進去。一進裏邊，她便緊握着我的手。我們都沒有說什麼話。

我們上了兩個樓梯，停止於三樓上。她自己開闢下了鎖的她的房門，然後打開第二個門，拉着我的手，引我進去。這大概是一個客廳；我能够聽見一個時鐘在牆上索索作響。一進門內，那女人停了一會，便突然用兩臂來抱我，震顫地，熱情地來吻我的嘴。正吻我的嘴。

「你請坐坐罷，」她提示說。「這裏是張沙發，我却要去拿燈火來。」
她便燃着了一盞燈。

我四望驚訝而充滿着好奇心。我發見自己是在一個寬廣而布置得極爲妥當的客廳裏，廳有幾個半開的門通到旁邊的幾個房子。我總不能明白我所偶然碰着了的是那一種人。

「多麼美麗的一間房子嚟！」我叫說。「你住在這裏嗎？」

「是的，這個是我的家，」她答。

「這個是你的家嗎？那麼，你是和令雙親共住了？」

「哦，不，」她笑了。「我是個老婦人呢，你可看見！」

她便脫去她的長幔和她的外套。

「哪——看罷！我告訴過你的是什麼呢！」她說了，又唐突地，像被不可控制的力量驅迫着般，用她的臂膀來擁抱我。

她許已經二十三歲了，在她右手上帶着一個約指，由此看來也許真她是一個有夫之婦。

了。美麗嗎？她臉有雀斑，差不多沒有眉毛。但是她周身有種活潑潑的生命，她的嘴又怪美麗的。我要問她，她是什麼人，她的丈夫在那裏，要是她有丈夫的話，這個我進來了的是又是那個的房屋，但是我次次開口，她都緊抱着我，禁止我的發問。

『我的名字是愛爾倫（Ellen），』她解釋說。『你想什麼東西嗎？我要是按鈴，也真地不會吵擾任何人的。也許當其時，願進來這裏，寢室裏罷。』

我跑進寢室裏。從客廳射來的燈光，部份地照着牠。我瞧見兩張牀。愛爾倫按鈴叫酒，我聽見一個女僕帶酒入來，又出去了。一會以後，愛爾倫跟我進寢室來，但是她忽然停在門口。我向她跑前一步。她發出一種小小的叫喊，同時跑向我來。

這是昨晚的事。

還有什麼事呢？啊，忍耐些！還很多呢！

今天早上天開始發亮的時候，我便醒來。天光爬入房裏，帳幔的兩邊來。愛爾倫也醒了，笑迷迷地向着我。她的臂膀白色而軟滑，她的胸部非常隆起，我對她細語，她却用她的嘴來蓋着我的，

默默含情。天愈變愈光亮了。

再過兩句鐘，我却起來了。愛爾倫也已起來，忙着在穿衣——她已穿上她的鞋了。然後我便經驗了一些事，這事就現在也還打擊我，像一個可怕的夢般。我正在洗臉。愛爾倫在鄰房不知有些什麼事，她開開房門時，我便轉過身來，望進去。一陣冷風從鄰房的開着的窗，吹到我的身上，在房間的中央我恰能够看出是有一個死屍挺在一張檯上。一個死屍，一棺裝着，渾身縞素，有一把灰白色的鬚，一個男人的死屍。他的骨膝突起在壽被下，像瘋狂地握緊了的雙拳，他的臉却黃白而可怖至極。在天大亮之下我能够瞧見一切東西。我轉過身去，一句話也不說。

當愛爾倫回來時，我是穿好了衣服，準備出去了。我幾乎不能夠應付她的擁抱了。她再穿上一些衣服；她要跟我下到街門口去，我便讓她來，仍然什麼也不說。在街門口，她緊貼着牆，爲的要不被人瞧見。

「好，再會，」她低語說。

「明天再來麼？」我問，部份的是要測驗她。

『不，不好明天。』

『爲什麼不好明天呢？』

『不要這麼多問罷，親愛的。我明天要赴一個葬禮，我的一個親戚死了。現在哪——你知道了。』

『但是後天呢？』

『好的，後天，在這裏門口，我來接你再會！』

我去了。

她是誰呢？死屍是誰呢？握緊着拳，嘴角下垂的死屍——多麼可怖地滑稽喲！後天她將候我。我應當再去見她嗎？

我直跑到柏吝那咖啡店（Bernina Café）去，要了一本地方居民的姓名住址冊。我查看甘姆勒公祭威的號數，那兒——却找得了名字。我等了一會，晨報出來了。然後我敏捷地翻閱死亡宣布欄。自然不錯——那兒我也找着了她的，就在表上第一行，大號字：『我的丈夫，五十三歲，

在久病以後的今天逝世。『這個宣告的日期是前天。

我坐了許久而沉思。

一個男人結婚。他的妻子是比他年輕三十歲。他得了一個纏綿的病。一個清平的日子他死了去。

那年輕寡婦却歎了釋然的一口氣。

十七，十一，十二譯。

原书空白页

約指

一次，我在一個茶會上看見一個熱狂地愛着的年輕女子。在她眼裏，有種雙重的青色和雙重的閃耀，她是完全不能把她的情感隱藏的。她愛那個呢？在那窗旁的年輕的斯文人，主人的兒子，穿上制服，聲大如獅吼的一個男子啦。哦！她的眼睛是多麼飢殍着那個少年人，她坐在她椅子裏，又是多麼的不安靜嘍。

「這是多麼離奇的天氣嘍！」我說，當我們那天晚上回家時，我原是很知道她的。「你今晚很快樂嗎？」

爲的要探知她的願望，我便從我手指上取下定婚約指來。

「你可知道，」我對她說，「這個你給我的約指已經成爲太小，太緊了，於我的手指不合了。你想你能够把牠弄大點嗎？」

她伸出手來。

『讓我拿去，我不久便可把牠弄大些的。』

我便把約指給了她。

一月以後，我又碰見她。我想要問她關於約指的事，但是轉念一想又決定不問了。還不用着急呢，我對自己說，讓她再多一些時候罷，——一個月是太短了。

然後她俯首望着鋪路。

『哦是的，——約指，』她說。『這個約指是命運不好，我恐怕，——我已把牠不知放到什麼地方了，我已失掉牠了。』

她在等候我的答話。

『你惱怒我嗎？』她不安地問。

『不，』我答。

哦！她是多麼釋然地跑去，當她發見我不惱怒她的時候呀！

整整一年過去了。我是再一次到了舊的大家所知的地方裏頭，一天晚上閒步在一條很熟悉的路上。

然後我看見她向我跑來了。在她眼裏，有一種三重青色和三重閃耀，但是她的嘴已成爲大而蒼白的了。

『這裏是你的約指——你的定婚約指，』她在還好遠的地方便對我叫喊說。『我已經再找得了牠，我的親愛的，我又把牠弄大了些。牠對於你再也決不會太緊的了。』

我望望這個棄婦和她的大而蒼白的嘴。然後我望望約指。

『唉，可惜！』我深深地鞠躬說，『這個約指。定然是命運不好啦！牠現在是完全太大了。』

十七，十一，十三日譯。

原书空白页

家學言語一姆大增爾佐

著 格 拉 克 士 瑪 湯

湯瑪士克拉克 (1868-1913) 代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對於八十年代以爲文學必須討論社會問題的特徵的反動。挪威南部的一個土著，一個舊貴族家庭的一員的他，其浪漫主義是深染着他的舊家庭環境色彩的。在南方還可瞧見的美好的舊邸和寬廣的花園，再現於他的長篇小說裏，——其形式也許比實際的更爲莊嚴，——作爲在血裏有強烈的熱情的遺傳的脚色之背景。他營追尋舊家族的渴謝之跡。神祕和浪漫斯的空氣，以一種染滿彩色的作風而增高。

湯瑪士克拉克的最重要的長篇小說，普通是說 *Ada, Wide, Ulf Ran,* 和 *Gunnvor*。

Ulf Ran 佐爾增大姆是對於美和浪漫斯更豐富的生活和更驚心動魄的經驗的渴望之一個例，這種渴望是常表現於他的書中的。

佐爾增大姆語言學家

我碰見佐爾增大姆 (Jorge Dan) 的那年夏天，他的鬚有種特別的顏色——我現在卻不能一定地說牠是黃色或灰色。他是屬於那種漂亮的民族的人型，他們是十分難覺察地變為蒼老的。總之，他看來是很不動人，而且他似乎穿着單薄破舊的衣服。後者也許大半因為他的外衣是常常沒有扣鈕，和因為他習慣上是疏忽他的褲子——這麼的疏忽，牠們竟常常在恰要掉下來的田地。

他慣於不時來訪問我，吸一管我的濃烈的煙草。他很喜歡這個煙草，常常堅說牠有茶味。這卻是我永不能夠嘗出的。我還能描繪他感謝我替他燃火柴並把火柴交給他時的情形。他「哼，謝謝多謝！我自己能夠燒的。」然後他便會懷疑地望望我——彷彿他要對自己證實我的効勞是誠意的樣子。

佐爾增大姆是一個兒童學校的教師，和那些過分注意繁瑣禮節的靈魂的一個。關於他們幾乎是一定可以預言他們是不幸的。也許學校兒童難爲他，也許這個便影響他的一般的行爲。自然，這是他的過當的禮儀幾乎困惱了我——他究竟是年較長，我年較輕。他常常說，「我可大膽問問你的意見嗎？是的，定然……我敢說你是對的。哼，我承認，我曾以爲那個——那個——但是，像我所說，你無疑是對的。」

我們那年所有的是一個愁黯的夏天。也許太陽在旁的地方是照射得暖溫溫的；但是在海濱的市鎮我們所住的地方，太陽卻罕見面。一天又一天，天都是灰色的，像鉛般的波濤，卻從大海滾滾進來。

然而許多禮拜以後，我們的轉機一天早上到來了。雲既散去，太陽懸於天空，清明而暖和最奇怪的就是太陽是像過去一般使我們溫暖。因爲這是夏天第二次割草期的一天——是在年中的黃昏時間。然而那期間並不會脫卻那天，但只把那天散布上一種怪奇的悲傷——一種我們會和搖落及凋謝聯結起來的悲傷罷了。

「我說——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的鄰人喲！我請你原宥，那是一個平常的觀察。但是我覺得自己時時重述牠。就現在拿我自己來說罷！我敢決定你以爲我是佐爾增大姆，只是率真簡單的佐爾增大姆，兒童的教師。你看到我真正地像是一種人類的和諧。你想像我的靈魂是完全滿足而和平。你以爲我的最大的關心，是瞧見一班莘莘學子，得到拜牙恩的克力斯多華（Christopher of Bayern）何時加冕，或西撒羅（Cicero）替代詩人阿爾開亞斯（Archias）演說，是在什麼年代的知識。你又想像我讚美班中最優的學生的用功，其次讚美第二名的學生的能夠記得各式各樣的名字。啊，讓我告訴你罷，我會——我也曾是勤學的；我也曾是最優的學生。但是，主啊！我從人生所得到的是何等少的享樂喲！有一個却是我所讚美的，一個頂可惡的少年，只一味讀非正課的讀物，和在書邊上畫柱子——一個活潑的漂亮的漢子，對於讀書沒有興趣，但是有很多的 Muterwitz。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好，你信或不信，我——是的，我——讚美那個漢子——羨慕他——也許至於嫉惡他。這懶散的奸徒將來總有成功的日子；他只是等候他的時代

罷了；他將來有和跳動的人生面面相向的日子；他將捉住黃金的機會，當牠們到來的時候。他又將享受人生的奢華——我所拒絕了的奢華。皎好的女子們將吻他的美麗的眼睛，並將用她們的百合花般白皙的手，梳掠他的柔軟的頭髮。」

佐爾增大姆突然面紅了，成爲困惑了——他從來不曾一口氣講過這麼多的話，並從來不會洩露過自己的事。

我笑了。「你是對的；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的鄰人啦！我自然不曾夢想過你是什麼人，除了是個語言學家之外。」

「語言學家嗎？語言學家喲！你以爲那個有什麼含義呢？我想你以爲在做那種學問的人當中有各種各樣的怪狀——乾枯的年老的兩眼遲鈍的守舊家啊！啊，相信我罷，這些語言學家都恢常規是有德的人們——當他們蹣跚着走他們的路不被人注意的時候，總是把心中的大願慾壓碎的。再記住一件事：語言學家是對於一切時代的歷史都研究的。他們知道讚美男人們——統治的公侯，敢幹的英雄。他們大概地知道一切時代的文學和美術和教化；醇酒美女的執袴

子的荷拉士 (Horace) 的狂濤般的短歌；做皇帝的女兒的情人的奧威德 (Ovid) 的放肆的 Amores 啊，相信我罷，有許多定安的語言學家，天天勸勉他的兒童們進德，心裏却很想跳出來做個異教徒，做個漂亮的赤裸裸的野蠻人，仰望星辰和太陽當作兄弟一般。」

我們此刻正坐着——佐爾增大姆和我——在那間屋的小小的露台上。太陽已經落下了，最後的雲也正在西方消逝。沒有一個人來煩擾我們，他慢慢地用一種含糊的聲音繼續說。

「在我漫遊這許多時代的當中，我會有過許多件戀愛的事——許多件迷戀的事。在一個長時間我是熱情地和娜西卡亞 (Nausica) 戀愛——這個我算爲是我幸運的冒險的一個。娜西卡亞彷彿也愛我——他決不是個賣弄風情的女子；她常常週身有種紫羅蘭和新鮮的泥土的芬芳。但是然後我又有了過旁的，更深的，更耽溺的，強烈的迷戀。朱麗葉 (Juliet)，瑞克麗吉亞 波爾吉亞 (Lucrezia Borgia)，和克麗娥白脫拉 (Cleopatra)——是的，你可以笑，你不要害怕——佐爾增大姆，謙卑的教師，他吸溫和的煙草，克麗娥白脫拉皇后，許多君王的君王——恰成漂亮的一對，是不是？」

「好，在我和這些勾魂奪魄的女人的許多迷戀當中，我曾經是非常不幸，悲慘，可憐。」

「但是，天可憐見！我叫喊說，『你們語言學家都是那麼悲慘的嗎？』」

「不是都是，但有許多是。我有一個朋友，他時或夢想做個拜倫（Lord Byron），然後他便成爲目中無人的，我可告訴你，另一個却浪費他的愛在拿破崙身上。當他喝醉了的時候，他一定說，『我覺着自己是近乎你了，偉大的西撒（Cæsar），我坐在荒島上像隻跛翼的鷹。』」

我笑了，「跛翼嗎？」

「是的，那就是他所說的——『跛翼。』一切都是不通的，自然。」

「但是坦白地說來，」我一停以後說，『這樣的幻想我常以爲人們在中學時代便驅除淨盡了。啊，就是這樣的外來的資料，纔能慢慢地把我們的神經弛放。只要我們能够有一次瞥見我們也有些理想……但是聽罷，你從來不會和真正的人類戀愛過嗎？記住，你的親愛的朱麗葉，你的金頭髮的璠克麗吉亞，你的貪得無厭的克麗峨白脫拉，都是塵土喲！你從來不會碰見過任何人，可使你無需跑回到這麼遠的歷史裏頭去，而且使你無需夢想這一切的嗎？』」

「哦——我不大知道說什麼好。究竟，我想：固守住歷史的——世界歷史的，便於我是最好的事啊！」

佐爾增大姆笑得這麼離奇，我不得不望望他了。他暫時坐着眼向下望，彷彿他是害羞的樣子。

「那麼你寧願不把牠告訴我嗎？」我問。「哦，好，這也並不是反常的事。人們到底寧願把他們的簾幕垂下來生活的。」

「確然。你是很對的！個個人應該有權，像你所說，把他的簾幕垂下來生活。但是我真地能够把你會覺着有趣的事告訴你。事情真有，要是我可以這麼說的話，一個心理學上的原素，你却是我敢決定，對於心理學的事有興趣的……而且一個人有時也要把自己的負擔放下——縱然這是痛苦的事。」

「好，讓我告訴你，幾年前我當教師在一個家庭裏，一個很是小康的家庭，很是自高自大，輕視牠的緊鄰——一個店主，一個執行吏的屬員，和幾個農夫。那兩個兒子，我所要教的，都懶散而

靠不住，但是活潑得很，傲慢得很。真的，那全家都不是沒有自滿和驕傲的，這使我的留在那兒不是完全愉快的。但是——想像吓——我熱情地愛起那個女兒來了。一個頗為傻氣的迷戀，但是這並不減其可怖。這已把我造成爲現在的我。你會注意到，我敢決定，我對於自己並沒有什麼大幻想的。這個迷戀——我可以說——一眼看來，是個戀愛。啊，什麼一種的生活嚙！牠使我眼花了！她的名字是烏爾秀拉（Ursula）。她有一大把黃色微鬚的頭髮，和一個那樣白色的臉孔，這種臉孔證明體力和精力是藏在白色下面的。真的，就在現在，我想及她時，這一切都回來給我——我似乎瞧見了不識面的美麗的東西在我眼前了。至於她，她向我是很有友誼的，此外什麼也沒有。她喜歡被人看重爲近代女子。她會到過兩次丹麥都城戈朋哈增（Copenhagen），開開眼界，關於那裏的生活，她又告訴了我許多。我自己，你可明白，從來不會打算跑出自己的國都外去。好像我所說，我看清了沒有什麼可以指明她是什麼地方注意我的東西，所以你能夠馬上了解，當我現在所要復述的事情發生時，牠使我驚訝得很，幾乎使我害怕了。

「她病了。她如常走動，一句話也不說。最後她不得不躺在床上了。醫生，一個年老半盲的地

方醫生，下了許多診斷，但是總難得有一個是對的，仍然過了相當的時候，她起來了，似乎好些了；但是大約一禮拜後的一天早上，她又舊病復發了。一個很嚴重的舊病復發。同日晚上，她的家族決定明天便送她到都城去，和大學教授的一個商量商量了。

「然後「奇蹟」——一個莊嚴的字，要是把這字加以適當的解釋——便來了。

「那天早上很早的時候，你可明白，我被侍婢喚醒了，密司烏爾秀拉要和我說話。我並不完全了解，但是我倒連忙穿好衣裳，摸索到她的閨房裏去，當時還是半黑。是十月天氣，七點鐘還沒有過許多。那兒少女躺在她的床上，她的手伸出來向我，彷彿她曾在等候我的一般。她是美麗的——啊，真地美麗的！她的容顏是標緻的，彷彿是用一種精美隱約的單線，像在舊畫像裏一樣的單線畫成功的。我跑到她的床邊去。

「密士烏爾秀拉，我說，「你要見我嗎？」

「告訴我！她低語說，「你會愛過我罷！」

「密司烏爾秀拉，你是什麼意思呢？」

「是的，你會——你會。我會明白地看見過。」

「密司烏爾秀拉，我異常感動地說，當時我跪在床邊了，「是的，是的，我會常常愛過你。」

「她眼睛直向前望，而微笑。」

「密司烏爾秀拉，我低語說，「這是可能的嗎——你真地心裏有我嗎？」

「她用兩臂來抱我，把我的頭抱到她懷裏去。」

「是的，」她像在狂喜中說，「我真愛你。你！你！你！我！我！我！」

「好，把這樣的事描寫也是沒用處的。我是醉了，半瘋狂了，當我離開她的閨房的時候。當天不早的時候，她坐馬車走了，我們的眼睛彼此互望，她的憂念的狀貌深深透過了我的心。真的，她望我比望她的雙親還厲害些。」

「她寫信回家——給她的雙親和我。但是那些寫給我的信的信封都是他人寫的，彷彿她是不敢讓她的雙親知道她寫信給我的。好——總之，最初我所接到的封封信，都講及她的寂寞。」

的生活，講及死，死現在她是有些不怕了。然後自然講及她的愛情。她真愛我，她寫道——真誠地，真誠地！她常常加上說。爲的要使我確信，你可了解。

「我給她的信並不包含確說的話，但是我在事前事後都沒有寫過這樣的信。上帝知道那些字是從那裏來的；但是牠們總是來的，並沒鋪張，並沒粉飾。我甚至能夠覺着字的顫動。」

佐爾增大姆停了一刻，彷彿在思索的樣子。

「然後春天來了。」他接着說，「她變爲好些了，真地好些了。醫生寫信給她的雙親告訴他們說，一切危險都過去了。她可以在夏天——六月或七月——回家了。」

「她的寫給她的雙親的信現在成爲更常有了，那些寫給我的卻較不常有了。寄給我的少數的信告訴我她是快樂了；死現在是遠在她的後面了；在她前面却安放着生命——生命和夏天。」

「她從沒有問過我的健康。」

「也許你起始瞧見我當時所瞧見的什麼了。」

「她回家來比從前更爲美麗了。不知如何我總不能十分歡迎她。她已經再成爲我的生客了；她已再成爲我初次見她時候那樣的她了。真地，這並不是怪事。你可記得我從前看她——又病又苦時的情景——而她——哼——她似乎不大記得了。哦，她無疑是記得的，但是她似乎有心要把牠丟到腦後去。」

「六月並無心想及十月。」

「好——我幹了應幹的事。一天晚上我和她談了一回話。她答我的問話，似乎有一刻要漂浮到過去的記憶裏，裝起那種我所記得的那個離奇的秋天的早上的表示來。但是她馬上撇卻了牠。」

「『哪，』她說，『那個時候我想我是有心於你，我要你來愛我。我是這麼年輕。我是怕死。』」

「『你是恐怕在未被人愛以前死去啦。』」

「她驚訝地望着我。」

「『但是現在，』我接着說，『你再也不用害怕了。』」

「不！」她突然叫喊說，她的眼睛在閃耀，她的面孔以歡快而變形。「不，現在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啊，脫去那一切的黑暗，是多麼的好喲。呢！我將永遠，永遠不願再見牠了，縱然在那個時候我並不以為牠是這麼多怖。」

「好，密司烏爾秀拉，我在個慘黯的時候曾經有些幫助——也許你將有時想念及我能。」

「啊，你曾是這麼的好心！我自信這事於我是不美，我現在竟然這樣。你是可怕地失望嗎？」

「失望？」我笑了。「我將答什麼話呢？失望喲，我了解你很透徹了。再會，密司！」

「她把她的手給我。」

「再會！」

「這些時刻我並不記得怎麼清楚。這似乎一切光明都離開了我。突然我定神。」記住喲，密司烏爾秀拉！假如你將來還需要幫助，僅只在最可怕的需要裏頭用這個方法罷！」我慢慢

地說。」

「你現在也許可以了解，我恬退自守，我疏忽我的衣裳，我讓我的鬚生長看來好像老摩西（Moses）的緣故了。我已在我的四週築了圍牆。我要和平了。一天復一天地在受苦，固然是够不好了，但是在晚間醒過來，因為思想睡不著——那就更是糟糕的事。」

「不，現在我得空的時候，我研究意大利文和近代希臘文，有時變通一下，便和一二個同伴去散散步。在學校時我引導我的學生作小旅行，經過小亞細亞的荒涼廣漠的區域，在那兒你時或可得琥珀顏色的棗子吃吃，和使人頭痛的棕櫚樹汁喝喝。」

「最古的時代喲！我喜歡夢想牠們！有日我們的時代也將成爲很古的，我們便將再也不在這裏。我們便再也不會受苦，也沒人會問及我們的歡快和我們的悲愁。」

「不久秋天便要來了！然後我便大膽出去，跟慢慢死去的自然去游散。秋天的自然有種長留不散的悲哀，她倒是不怕承認她自己的沉重的悲愁的。她容許十月的太陽的照耀！她用黃葉

以裝飾自己！她容許狂風吹，濛霧降——啊，她是完全紫而紅，紫而紅，而這一切——這一切充滿顏色的放恣的悲哀——我要當作是一個情婦抱到我的懷裏來——」

我繼續坐着，驚訝地眼釘着佐爾增大姆，兒童的教師。他做了一刻的另一個人——誰人或什麼人，這卻不容易說。但是然後他回來了；他的容顏和態度又像舊時，自覺的了。

「天呀！」他說，「我幾乎相信我要成爲高談闊論到底了。但是現在去復述卻也太晚了。我想現在真地晚了，可不是你的意思怎樣——我們進去罷？現在是十點多鐘了。」

十七十一，十六譯竟。

原书空白页

冰凍來時

著 德 魯 安 斯 漢

漢斯安魯德生於葛德布蘭德斯大林的戈斯大爾 (Gausdal) 的安魯德田莊 (Gaard Aarud) 上。在他童年時代，或牧牛或在父親田上做工時，他得到故鄉山谷的自然和人們的深切的知識，使他的短篇小說都有這麼一種真實的態度。然而他並不得留於田間。他的天才才被發見了；他被遣入學校肄業，甚至於進了大學，但他的興趣是在於文學和舞臺，而在博學安魯德的農民短篇小說的第一流作家之一的地位，在挪威已很確定了。他的作風，本書所選的『冰凍來時』很可代表。牠在自然的描寫和民人生活的質樸的美上，有種新鮮活潑，這是他的特徵。題材是挪威文學慣用的一個：小小的，幾乎不可覺察的朋友間的裂痕，想要成爲永久的可怕的鴻溝；但安魯德的幽默和他對於人性的信心，把一個可能的悲劇變爲一首牧歌。他的最得人歡迎的書，有一本兒童短篇小說集 Sidseid Sidsaerk (英譯本爲 Lisbe h Langrock)，和一本 Silve Solheng，兩本都以自己的回想爲根柢的。安魯德也曾寫過幾本得人歡迎的喜劇。

冰凍來時

一隻狐狸的長而粗澀的叫聲，從朗穆爾 (Longmoors) 傳來，達於美爾堡 (Melby)。
『Bw-wow-wow-ow』

布爾曼 (Burman) 從爐旁射出，使爐灰飛揚，直跑向門去，以頭撞門，發出一種吠聲。
『Bow-wow-wow-ow』

『唏布爾曼』

西蒙美爾堡 (Simen Melbo) 醒來轉動得這麼厲害，床都發出咕咕聲了。

『Bow-wow-ow』

『唏布爾曼，靜罷！』

因此伯爾脫 (Berete) 也醒來了。

「請問現在究竟有什麼差池，布爾曼要在這屋裏吠得這麼厲害呢？」

「他聽見了什麼東西了，我想。」

「Bow-ow！」

「那麼快些放他出去罷！是吉百色人（Gypsies）又將怎麼哪！」

西蒙起床開門。布爾曼吠着射出去，到窗外小山上他常到的地方，蹲下，開始用深沉的聲調，始而狂吠，然後漸漸地低降為一種慢慢的不斷的無傷的吠聲，在靜悄的寒星滿天的秋天早晨裏，回首遠揚於山谷。

西蒙現在已經完全醒過來了，從窗口望出去。天似乎快露曙光了。星兒既經開始變灰色了，最近的東西都在白霧中顯現。但是像朗穆爾那麼遠的地方，他卻看不清；谷底還在黑暗中——也許是霧遮蓋着罷！

「清明嗎？」

「天是晴明的，但是我不知道降了霧沒有。」

「晨早時可以晴明過來嗎？」

西蒙歪着頭，經過窗口再望一望。

「似乎大概會的。」他滿意地答，擦擦腰部，跑過來，又爬到羊皮下面了。

「我不知道我的小牛究竟怎麼樣了！」伯爾脫一會以後沉重地歎氣說。

「哦，牠們應該是很愉快自適的——現在牠們既然都彷彿是執行吏屬員的賓客了。」

「這件事情要在你和奧拉挪保（Ola Norbj）之間發生，真是太不好了啊！」

「試問，爲什麼他要常常這麼多難爲我呢？」

「只要他不去告狀就好呀！」

「他要告狀便由他告狀去，——那是要錢的。我將跟他到最高法院去，奧拉在沒有到最高法院以前也就破產了。如今他的在朗穆爾的收成就要冰凍了；我所有的柴堆的一枝青枝，也不許他燃燒。」

他們不談話了。西蒙繼續躺着在想。他是擔心天氣。他願看見天氣變成刺骨的冷，帶着微微

的北風。萬籟俱寂；只有布爾曼的有定的吠聲可以聽見，和大廳時鐘的穩定的索索的聲音。

西蒙美爾堡和奧拉挪保，曾經是好朋友好鄰舍，直到夏深的時候。春天時，西蒙會偶然用大麥種了他在朗穆爾所有的兩坵長地。許多人都笑他這麼做，因為朗穆爾地方很低，很易冰凍，除非有個非常暖和的春天，那兒的穀物決不會在寒冷的天氣到來以前成熟的。

春天天氣並不暖和；反之，天氣又冷又濕——於山邊的田地算是適宜的天氣；但是在澤地，他只能希望得到青色的苗罷了。奧拉挪保，他是缺少苗的，然後便買了北方的長地上的收穫，得了一張契約。

但是中夏一到，暖和的天氣便來了。天氣變得這麼太熱而乾燥，山邊的田地都幾乎燒焦了，但是在泥土濕潤的澤地的穀物，卻得了一個好的起身，幾個禮拜以後，便可看出這個澤地將證明為他們兩個的那年的頂好的田地了，只要收穫時沒有什麼不妙。

然後西蒙開始有一點悔恨他的事情的辦理了。他很鄭重的過訪了奧拉一二次，微微示意要取消前次的交易；收割和載運，奧拉都要忙不過來；他現在既有了足夠的穀物，還去為穀物忙，

於他是不合算的事。最後西蒙甚至於暗示可行付些額外價金的辦法。但是奧拉總是不聽。西蒙實際上得到他是深以這種情況爲可樂，並且愚弄他的印象了！

他們開始變爲彼此客氣一點了，不久，小小的爭執便在他們當中起來了。一個的家畜——不問是一隻豬或一隻雞——一走入別個的田場，牠便被關起了，便叫對方自己來取了。西蒙把通到上坵田的路阻塞起來；不久一個很大的多刺的松枝也橫臥在通挪保的南田的田塍上，經此田塍西蒙大概是可取一捷徑通達公路的幹線的。

戰爭既宣布了。

然後一天，西蒙從窗口望出，他看見三隻乳牛在他的朗穆爾的田的中央徘徊。伯爾脫立刻宣布牠們是奧拉的，『因爲有一隻黑色，一隻紅色，第三隻卻是稍爲大一點。』

西蒙帶着布爾曼趕他下去。但是布爾曼不僅有常識而已。不問西蒙唆使得他怎麼多，布爾曼還是知道山羊和小牛間的差別，——小牛也並不特別害怕他。西蒙惱了，找得一枝乾的小枝，去趕牠們。小牛笨拙地聳着尾，奔跑起來。他追牠們，牠們找得籬笆的缺口；兩隻較小的跑過去了，

但是較大的一隻卻是太慢了一點，屁股上受了一擊便沉下去了。西蒙用一塊大石去擲那跑去的兩隻，打中了一隻。他把小枝去擲布爾曼，布爾曼號陶跛行以去，雖則牠並沒有打中他。

奧拉要把他的兩隻小牛宰割了。

事情告到仲裁委員會去。奧拉要求他的小牛的價金。然而，西蒙什麼也不肯給；他是完全在他權利內幹了事，因為牠們闖入他的田裏，他還進一步要求他的穀物所受損失的賠償。彼此都說要上訴了。

自此以後，美爾堡的家人都很留心牠們的家畜了。一隻豬他們也不放牠出欄，除非有人跟着保護。小牛更不用說，——小牛是伯爾脫自己照料的，手裏卻在織着東西。

然後昨天——她跑進來煮咖啡的時候，她是一刻不曾看着牠們。這大概總不過一分鐘的光景，但是——自然——他們已經跑到奧拉挪保的田裏了。伯爾脫總是不能了解牠們會安靜地過了許久的，她離開牠們時，也還是安靜和平的；但是，事實上，她再也沒有瞧見牠們，直到奧拉挪保開始把牠們從他田裏趕出來的時候。

他們等候通告，等了整天；但是通告不來。向晚時，他們偵察到奧拉挪保慢慢趕着兩條小牛在大路上跑；他大概是趕牠們到執行吏屬員那裏去了。

這就是西蒙騎着在回想的事。

兩條小牛算什麼！他要是把牠們放還，便不算好漢！要是他們一旦上了法庭，他們便要用錢用到破產。奧拉也不會因是面變肥啊！他在朗穆爾的事件上所幹了的已經够他受用了。

然而朗穆爾的穀物究竟不是這麼的成熟，牠還是可以凍壞的。要是天到底晴明了，奧拉一樣要失掉全部的收成。只要一陣北風吹進來，西蒙已經在春天環着朗穆爾全部和在長地之間堆了青色柴木。要是他把這些柴堆在適當的時候都點燃起來，那自然沒有冰凍的問題。要是一陣北風吹來，他便將只點長地之間的柴堆，然後不問如何，奧拉都要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東西凍壞了！

但是如果一陣南風吹來時怎麼辦好，在那種情形時，他寧放任自己的田地也凍壞，不願讓

奧拉得着那火煙的利益，只要奧拉會放大眼光，把這件事和小牛的事權衡權衡，也許——但是他已經依靠着天氣呀！昨晚是下微雨而溫和。一枝青枝也不准他燃燒來救他的收成——那棍徒！

漸漸地西蒙又睡熟了，他躺着沒有安寧，夢得他背負着一把柴木在灌木叢中追趕小牛。他在布爾曼開始抓門欲入時醒來了。

也是起床的時候了：天幾乎光了。他敏捷地起身，望出窗外，穿上他的笨重的鞋，從爐架上取得一手火柴，用一張紙包好，塞到他的外套袋裏去，連忙出門呢——真冷！本能地他把他的織的小帽拉下來掩着一隻耳朵。

跑到到小山上，他便停着，向谷裏望去。星兒已經變灰色了。天大亮了；清淨而透明的空氣，帶乾鹽的氣味。近乎他的一切東西，都現出佳美的形態；樹木的較小的分枝，溫軟地射入空中漸漸隱沒。躺臥着在這整個山水的上面，是種佳美的黃色，這種黃色，在很遠很遠——達到天邊的地方——漸漸地變為一種紅色，像一個寒冷的冬天的一般。一個灰色的暗淡的流星，向西邊

射下，把天平分爲二，而隱沒了。

後面草地上的松林，彷彿是用闊葉木灑過了的一般，也有種比較光明的顏色。橫過松林，和草地平行，一長條濃密白色滯重的霧躺着。牠躺臥得十分安靜；顯然是什麼方向的風也沒有啦！

西蒙靜靜地站着看霧。啊，他這纔能够看出牠向南移動——是有北方來的微風喇！

他連忙跑下，他的兩膝在池下面彎曲，他的外衣尾在後面觸着他的腿，布爾曼卻跳了一個長跳而下山，故意顛蹶，以鼻子引路，匆遽地旋滾。當他跑到番薯田前面時，他注意到冰霜已經咬到番薯葉的最外層了。他還是快些的好——冰凍是在太陽上升時最爲危險可怕的。

他跑到兩坵朗穆爾的長地中間了。啊，田中的麥是多麼可愛喇！他把奧拉的也瞥了一眼。好，他現在要把他自己的救起。在長田中間他有兩堆松柴，他要將牠們點燃。他在一堆的旁邊弄開一個小孔。松枝是濕的；他要跑到附近的楊樹下，剝得一些樹皮，然後他纔能够把牠點着。幾刻以後，火是點着了。

火在靜悄的清晨中作爆裂聲。煙要上升，但是冷空氣卻把牠壓下去。漸漸地牠張開來，均勻

地，慢慢地，像一種深藍色的霧一般，牠降到穀物上面而不散——這麼的靜，這麼的靜，——西蒙舒舒氣息，吹吹手，然後把手放到褲袋裏去。一種狡猾的微笑，在他臉上爬過。哈——跑過去，看着奧拉的麥也是無傷的，——望望牠並不會使牠暖和的。本能地牠鞠下身去，把沒有用過的楊樹皮拾起，向牠慢步跑過去。

哼！這自然是一坩美麗的麥田啊！他拈得一粒來考察。鬚芒好，麥粒大而圓，這決不是廢物啊！八大桶——不多不少。然而太陽一上升，牠究竟要失掉牠的重量，——那棍徒呀！

他在田邊繼續跑下去。留心地，由於久遠的根深蒂固的習慣，他用腳撩起輪出田廬上的麥稈，——這些麥稈，他如不用腳撩起，是要被他踐踏着的——讓牠們從他的手腔裏溫柔地滑過去，處處有一些爬進來了的小枝，他拈起來拋擲到溝裏去。他不知不覺站在田的北端的很大的青木柴堆旁了。他停着，放眼望望田。田麥低頭，重載着青黃色的穗，彷彿牠知道自己的命運的。哼——哼！他搖頭了。羞，——這個美麗的麥，可作為家畜和人們的多量的食物呀！他繼續這樣站了許久。然後他敏捷地搔頭了。

地獄——上帝的禮物總是上帝的禮物，不問所有權是屬於誰——而且——無論如何奧拉結果都會成爲窮人的，只是時間問題，——尤其是要是他上訴的時候！

並沒有真地知道他是在幹什麼事，他敏捷地把柴堆弄開一個缺口，塞一些楊樹樹皮進去，在他的褲子的後臀上擦着一枝火柴來，把柴堆點燃。一會以後，煙起來了，又濃又重。

西蒙站了許久，望着牠張開，落在麥田上。一會後，他醒來了，喃喃地在齒間說了一些話，彷彿惱怒他自己的傻氣行爲的。

「哼——哼！這就像煞我了，——我常常做傻子的。

『Bow-wow-wow-ow』

布爾曼昂首，從兩田間的路向着大路吠着奔跑去了。西蒙轉身，用眼睛跟着牠望去。

什麼？——他用手蔭着眼睛望。好——一定是小牛了！奧拉也在那裏。哈，他顯然是想起田，而回來了——當天氣變冷的時候——

他慢慢向籬笆跑過來。奧拉站着用兩臂靠着籬笆，在休息。在他後面一隻小牛站着在咬他

的衣尾。他臉上露出欣然的微笑；他知道西蒙已經救了他的麥。

「你今天來放火的嗎？」

「是的，你卻帶小牛出來，我明白的。」

「是的，——是你的小牛嗎？牠們昨天跑到我的田裏，——我便趕牠們下大路去，——但是

——哼——我想起牠們也許是你的，——我想要是牠們狂跑而失掉了，那是太不好的事。

「好，那你是幹得很好，——因為牠們確實是我的。」

「停。」

「今年在朗穆爾，西蒙，你將得到好的收成了。」

「是的，很好的收成。今年將要一點不好也沒有了，只要番薯也平安無事。」

「我想番薯不會有什麼事啦。」

「呀，我不知道，我的番薯有些為我所不喜歡的黑點呢。」

「這樣嗎呀——」

『關於這樣的事你比我知道多些，奧拉；我很願你來看看牠們，不知牠們是患乾敗病還是什麼——要是你得空的話，那就——』

奧拉從容地爬過籬笆，他們慢跑上去了。

太陽光已經慢慢地射到下面草地上去了。牠們現在已經照到了有煙的地方。一陣輕輕的晨風起來，把煙一旋，把牠鋪開：不一會煙的氣味穿過整個山谷了。

然後太陽射到番薯田了。曾經蒼翠茂密地站着的薯苗，都猝然頹萎了。是受了凍了。一縷青色輕煙，從美爾堡的煙囪出來。

『好，你還是上我那裏好罷，奧拉——我看伯爾脫已經放上咖啡鍋了。』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譯完。

原书空白页

幾尼亞約克或船主哈爾德爾的生雄雞

著 雅 各 器 爾 特 慈

雅各器爾特是現代挪威幾個專寫短篇小說的作家的一個。奧斯羅的一個土著的他，從

挪威東部或海濱取其題材。他描寫低下微賤的人——小農夫、佃戶、航海的人們——的生活，具

一種暖熱的同情，這種同情有時使他發出勸善的音調。一種使人悅樂的幽默之情，滲透了他的

書。『幾尼亞約克』選自他的一本海的短篇小說集。器爾特在挪威的得人歡迎，不僅在他的

小說，還有他的新聞事業。他在小城市的新聞紙上，編輯一欄，他叫做 Trangviksposten，專載滑

稽而溫和的詩文，曾有多年。他也能幹較嚴重一類的新聞紙方面的工作。

幾尼亞約克——或船主價哈爾德生的雄雞

船主價哈爾德生(Skipper Gerhardtson)是『瑪利路易士』(Marie Louise)一艘中等大小，已經在唱牠臨死前的列於A等二級的歌，大部份從事於美洲的貿易——柏油或煤，隨情形而定——的船的船主。她跑得幾乎有一定的時間表，船主價哈爾德生常常說。所以他便以她自傲，因為有許多船只橫過波羅的海，又有許多連波羅的海也沒有過過。

使他很是悅樂，並增加了他的自重心，船主價哈爾德生曾有一次，在數年前他和他的同伴所享受過的很簡短的好光景裏頭，離了他的時間表，作一個飛也似的旅行到非洲，到金港(the Gold Coast)，像他所慣說的金港。其中理由，上帝知道——因為他所停泊的港口實際上是近乎地中海的。

也許因為『金港』說出來是浪漫一點；而且，究竟他以船主的資格到非洲旅行還是唯一

的一次。這次旅行，他帶回了種種奇怪的東西，椰子，草蓆，還有奇形怪狀的陶碗，和弓箭，可以表明未開化的人當中的生活的東西。因為他會有運氣地碰入過一間小店舖，在倫敦船塢近旁，藏有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樣的異教徒的古玩。

但是他所有的雄雞，卻實際上是在菲洲買的。自然，不是像他所說從一個黑人酋長，卻是從一個以一個小小的有格子的車子賣家禽的女人買來的。

他最先是想把這隻雄雞吃掉的，當他到了大海中，發達了對於鮮肉的渴望的時候。但當他漸變漸熟悉牠時，他瞧見牠是隻異常美麗的禽，比大多數的雄雞大，表現一種燦爛金紅之色，青黑色的翼和尾羽，閃閃發光，一朵雞冠，又依牠的心地的變化，而成充血或變白。而且牠在海上是個頂厲害的英雄。在牠雞埕裏，牠四方地站着，用牠的不怕顛簸的腿站得很安穩的，不問天氣好壞，牠都一樣地快樂。黃昏時牠飛上牠的架上，用牠的爪去打牠的架反響作聲，便很自信地彷彿牠還是躺在蛋殼裏一般，睡了去。但是很早——天天早晨都很早——牠便高啼，彷彿洋洋得意的樣子。

這一切使船主價哈爾德生最後決定允准雄雞活下去了。一天天氣好的時候，他放牠跑出甲板上來，看看牠究竟會怎麼樣幹。雄雞撲撲翼，搖搖羽，然後大聲地快樂地啼起來，表示牠覺着頂好過，感謝你。

「牠在船上會變成爲很可愛的，」船主價哈爾德生沉思了。

這隻禽要有一個名字，自然；個個在船上的生物都要有個名字。船主想了許久，傍晚時他想了。他命名牠「幾尼亞約克」(Guinea Jack)，以紀念非洲之遊，他又斷定，准牠活到牠有心活的那天。

「但是究竟那隻雄雞，你是從那裏得來的呢，船主？」

「尊意是說幾尼亞約克嗎？哦，我是從金港的一個頂可憎的黑鬼那兒私私地買來的，當我前次在那裏的時候——」

引出些這樣的事，船主價哈爾德生沉思道，於將來會成爲頂有趣的。

幾尼亞約克『在瑪利路易士』船上已經過了快要三年了。船抵家的那個冬天，牠曾上過岸，但到了春天牠又跟他們出去了。很明白的，在船上時，牠最是幸福。在上岸時，牠是沮喪的不適的，垂着翼，發出長而悲哀的叫聲，不像一隻平常的雄雞盡情地啼。但牠一到船上，牠又如常高視闊步了。

『瑪利路易士』船上的水手們，並不是這麼完全鍾愛幾尼亞約克，像船主自己一般。木匠，廚夫，和道爾哇爾德 (Thorvald)，木匠的兒子，他不大知道自己是尋常水手或是水手幹員的，自然，不大說什麼話，因為他們三個自雄雞到來的那天都在船上服務，他們是有些和牠慣熟了。但是水手中的流動分子，卻常鳴不平。要打掃甲板的普通水手 (deck hand)，堅說放這麼一隻禽在甲板上亂跑，就是不乾淨的。海員們時或乘機，呵牠或踢牠來駭牠——頂好是船主睡覺的時候。二副 (second mate) 不睬牠，帶着靜默的輕視。他極力避免向牠那個方向望；有時不能避免的當兒，他便只舉舉他的眼眉。當船主午睡後跑到甲板上來，和譎從容，口含海泡石煙管，逍遙而前，溫情地誘媚說，『這裏呀約克！撲罷，撲罷，撲罷！』的時候，二副便可憐地微笑，轉身去了。

在這樣的時候，我說，二副總輕視地可憐地笑說。「真難看，一個老大的船主帶着那麼一隻大雄雞！啾嘶啾！」當着雄雞，應船主的呼喚，以牠強勁的腿奔跑而來，大踏步，垂着翼的時候，二副卻一點也不厭惡地用腳去踢牠，要是機會好，而船主又看不見的話。

「當心呀！」他會對他的鄰人叫喊說。「金頂（Goldentop）此地來了喲！」他又惱怒地搖頭。

「他媽的，這比有一個跋扈的騎兵來到船上在甲板上東馳西突還不好啦！」
一個廚夫不能比其他的水手更希望其能夠永遠在一艘船上服務。所以「瑪利路易士」的老廚夫，在舌頓力德持（Sutton Ridge）離去，並不是怎麼奇怪的事。他希望這艘船在此行之後回家去，事實上，牠也本來決定回家去的，但當她不回家而準備赴摩貝爾（Mobile）的時候，這老頭子便別牠而去了。

在舌頓力德持沒有許多廚夫可供選擇，要限於斯干的納維亞的廚夫，那就尤其少。然而船主價哈爾德生總算訂僱了一個，在他向稅關領取開行允許單的前一天。他是從曼大爾（Man-

dal)來的，一個曼大爾人 (Mandalusian)，像他所常說，又依他自己所說，他近年來都大概在走美洲的船上——尤其愛在輪船上做工。所以也許在弄牛乳餅，或包子，或湯餅的簡單事件上，他是個很擅長的漢子。在危急的時候，他又可做個水手。這層可從他的美國式的鬚，和手背、臂上、胸上——由於他的露開的法蘭絨汗衣面可見的胸上——的墨鯨的字形，推論得來。

這個廚夫便是幾尼亞約克的死敵了。並不是由於這廚夫馬上便動手去凌辱牠，但由於他是太明顯地看到牠只是種可吃的東西。他對牠和食物一樣地大量。但他不時乘牠不備把牠捉住，用手勒住牠的頸，把牠扭起來。當着最初幾天，廚夫已經覺察牠是啼得像個魔鬼；牠在早上三點鐘，噪醒上面全盤守夜的人，然後他曾在心裏靜靜地盤算，「這定然不要許多天，我便要把牠放到我鍋裏去的。」

當「瑪利路易士」開行了大約一個禮拜的時候，船主價哈爾德生在一個禮拜六早上叫廚夫去。

「現在，廚夫，」他說，「明天是禮拜，而且，我如果是在家裏，我便要慶祝我的第二十五周年

了。是的，不錯，明天是我結婚的第二十五周年紀念。所以明天我們要是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做中殮，是決不會錯的——」

這於“Mandalurian”的輪船的廚夫看來，是頗爲緊要的事了，他原是只渴望着要把他的真正罕見的烹調技能賣弄賣弄的，——而且，在這船上，什麼也沒有，只有臘牛肉，和豬肉，和鹹魚乾，和糖漿。他只想一切他要烹製的東西，他的整個臉部都漲紅了。

「等一刻，船主！等一刻，我說！明天我將很早便烘新鮮的白麵包——真的，我將講到中殮——糟糕，船上並沒有管狀麵，有管狀麵，我可以做一種好吃的麵粉糕的。沒有辦法，我便做米粉糕罷。那也是好吃的。然後也許我可做一種臘羊肉點心。那也是好滋味的——」

「但是這個廚夫，並沒有什麼特別，」船主打斷他的話說。「我真地心裏想稍爲結實點的東西，」他解釋說。

就在這刻廚夫想到了一個很好的意思。他張口露齒，驚訝他沒有早些想到。他把手作一種決斷的揮舞。

「什麼！——恕我，船主——但我們船上有這個獸般的禽啦。我們有這隻雄雞喲！你若喜歡，我可用牛油煎牠，或你不吃煎炒，我可煮牠用——」

聽見這種思想，船主價哈爾德生的臉馬上變白了。

「幾尼亞約克嗎！菲洲的雄雞嗎！你瘋了嗎？廚夫！前次我在那裏的時候，我和一個黑人會長交易得來的。牠現在在船上已經有三年了。幾尼亞約克喲！哈！哈！真地你必然是瘋了。你以為也許我會吃我自己的水手嗎？幾尼亞約克喲，真的！無論什麼地方，也不能找得這樣的雄雞呀。牠啼得像一架準確的時鐘。牠——牠——」

從這晚起，幾尼亞約克容身之地更小了。廚夫什麼也不給牠，除非當船主碰着在甲板上時候。然而牠是如常地傲然自尊，一樣依時地啼叫，似乎什麼也不介意。

但是天天廚夫都對其他的水手講出很長的悲哀的說話。他是受了愚弄了，他說，又堅說他們在義務上早就應該把船上的事實真象告訴他。在他到來船上看見這隻紅雄雞在甲板上趾高氣揚的當兒，他已經自然地以為牠是和旁的基督教的船上面的一般雄雞並沒有什麼不同。

了——明白說，就是，鮮肉。不然他決不會受這艘船的雇用了。他也曾容忍過這種啼聲，因為他相信大約一禮拜內這種啼聲總會停止罷。但是要他跟家禽家畜一路去旅行，那就倒霉了！他現在所服務的地方定然不是齷齪的田園罷，是嗎？這比受雇於一個黑鬼艇上和哈買脫人（Hamites）及異教徒一起還壞啦——事實上，這是個動物園。到如今他航海已經二十多年了，但這個年頭的個個利市的早上要被雞啼趕出，這卻是破題兒第一遭。他確已成爲一個做乾酪的人或一個送牛乳的婢女了！他真難過——真難過。天天早上他都做惡夢。他躺着在睡夢裏聽見恰在外面的這種啼聲時，他便彷彿是坐在一個舊田園平底船（farm scow）裏頭，漿、番薯和牛乳瓶。真地，接連五個早上他都夢魂難安，夢見一個老婦人監視着他，告訴他還是快些醒來的好。——他要拾紅莓苔子呢。恰似他又成爲一個年輕小犬了一般！只要他們在舌頓力德持會首先告訴他，這個獸般的雄雞已經帶到船上了，他便已容易地設法停止了這種啼叫——一點也不傷害那個生物，既然牠是爲船主所喜的東西。牠定然不會傷害人或獸，但他一到摩貝爾，他便要到藥房去。謝謝上帝，藥房裏是有藥可以醫治這樣的傻傾向的。

當最後『瑪利路易士』這次也完結了她的水程，已被拉入，緊緊繫於船塢的時候，廚夫，一面作第一次的上岸，一面對水手們狡猾地點頭。

「我不會便要設法把那個生物的頸部捏住了。」

「你要帶領事來拘他嗎？」一個水手笑說。

「領事你發瘋了！先生，——我直接到藥房去。他要吃點藥。」

「你定然不是想把金頂殺死罷？」木匠在惶惑中間說。「要是船主一風聞得你殺了幾尼亞約克的話，那你也休了！」

「殺麼？我看來是彷彿要殺人的人麼？是要謀殺這個黑鬼的雄雞，我許久以前已經估量牠了。又假如我要笨拙地幹，我只要從油房裏取出一瓶油來，放一點到牠菜羹裏給牠吃，牠肚子裏也就閉塞住了。那也許沒人能夠幹得更聰明的了。不，我一定不幹會傷害牠的事。但是，上帝呀，這種啼叫卻無論如何要結束——當着自午夜至清晨的時間——。」

說了這話，廚夫，穿著整齊，精精神神，離船去了。他想先到馬爾克脫街（Market Street）去

訪麥哈頓太太 (Mrs. Mac Hutton) 她在那裏有一個酒房和一個寄宿舍。假如有那個得空的水手想去，他是歡迎他們一道去的，因為他在此地是很熟的，真地，比在化爾遜德 (Farsund) 甚至於曼大爾還熟些。這次至少是到摩貝爾的第二十次了——老實說來，住宿吃喝上，摩貝爾是塊醜不堪的地方。只有這些麥哈頓太太們是真正雅致而善社交的人們——她和姑娘們。第二次差不多要天亮的時候，廚夫纔從他的上岸和他的拜訪麥哈頓太太回來。幾尼亞約克已經在黎明的最早的灰白來臨的時候，啼了牠的第一次的晨叫了，廚夫靜悄悄地跑到他睡艙裏，來睡去在他要洗咖啡鍋前所剩的二三個鐘頭。他向着水手艙下面的雞齶微微地怒視，那兒英雄雞靈醒地坐着，以嘴擦架。

「你等着罷！現在就要來結果你的顫聲了，真地喇！」

睡了午覺，船主便上岸去，這是他到了一個港口時的習慣，廚夫卻馬上睡了一個下午，這是他上了岸以後的習慣。

向晚時，他很專心致志的坐在廚房門口，在搓捏麵粉，硬餅乾，和水的一種離奇的混合物。水

手們四面站着，懷疑地望着他。當這種麵餅就要弄好的時候，他卻拿出一個小瓶來，並把藥單閣讀——「成人十滴；兒童一歲一滴遞增，以五滴爲限。」「他是成人啦，」他喃喃地說，說了便倒，不是一滴一滴地，卻是一下子倒許多到麵餅裏，然後細心地攪。

「那樣子是攪不勻的，」馬爾丁說。「有的地方有了許多，有的地方卻還沒有。」

「上帝——你說的對喲！」廚夫一面搔耳朵，一面回答。他用水杓裝得大約半杓水，把瓶裏大部份的藥水倒進去，稍爲攪一攪，然後把杓子裏的通通倒到麵餅上面。這又使牠太稀了，但是一握的麵粉和餅屑不一會便使牠濃結了。

「現在總攪得勻了！」廚夫點頭說，又嗅嗅牠。「我這裏有睡覺的保險品——足夠整整一個航行了，我敢誓言。牠定然不會這麼可惡以至於不吃牠罷？哦，我猜不會的！」

他起身跛行過甲板上，努力模倣船主的樣子。他又假含一種溫情在他的聲音裏。

「這裏呀，約克撲罷，撲罷，撲罷！」

全船水手都望着他，很感興趣的，當他把麵餅一推推給牠，軟和地誘媚的時候。

「這裏叫，小乖乖，——這是給你吃的！上前去罷！那是對的——那現在就是個好孩子了！嘗罷！這是約巨(Jackie)好吃的東西啦！撲罷，撲罷，撲罷來——再上前來呀！」

幾尼亞約克祝作聲，啄啄麵餅，起初是冷淡地，然後大食特食地。廚夫留神着不讓牠吃得飽，使牠晚上還可以吃一頓。最後他要把麵餅拿開。

「那現在是够了，你這潦倒的紅棍徒喇！你想猝然把牠吃盡嗎？現在——上帝呀！」他轉身向旁的水手們時說，「牠應該是裝載得適當了罷！牠現在將有好一會不會啼了。」

「但是究竟你給牠吃的是什麼呢？」木匠擔心地問。「這定然不是什麼危險品罷？」

「是什麼嗎？吓，雅片煙啦，自然，你這傻子。還有什麼旁的可以安睡的呢？晚安，約巨！熟睡罷！」說了這話，他把雞塹門關好，把塊舊帆布蓋上去。

*

*

*

那天晚上，船主價哈爾德生同三個朋友——「奧羅拉」(Aurora)船的馬爾卡生(Markussen)，「愛姆瑪」(Emma)船的伯爾格(Berg)和「史坦福德」(Stamford)船的伊文生

(Evensen)——回來船上。他們曾在岸上一起吃過晚飯，現在他們卻打算在「瑪利路易士」船上跟船主價哈爾德生打牌，喝喝酒。

「哦——噲，我卻困倦了！」夜深的時候伊文生拖長聲音說，伸腰，呵欠，望望他的表子。「十二點半啦！這真夜深得可怕了。」

「好，我們打完牌再說罷，」馬爾卡生辯駁說。

「好的，但是打了這場便不再打了罷。」

「你們發瘋了嗎，孩子？」船主價哈爾德生插嘴說。「現在就想離去了喇！吓！這是很晴明的夏夜。現在看看這裏罷！我們預備再喝一場，什麼時候不要管牠。你分派，馬爾卡生——。」

「你這些先生們可以告訴我你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纔離去嗎？」大約一點鐘後，船主伊文生又問了。在首先街口說出他的夥伴船主伯爾格所出了價的他一個錢也不肯出以後，他已不打牌了。他現在坐在沙發的一角上，一面勇敢地和睡魔奮鬥，一面把新的砂糖酒攪動。其餘三個卻繼續空着一位在打牌。

船主價哈爾德生已經臉面頗爲發紅了，聲音頗爲喧鬧了。

「走！」他叫喊說。「你說「走」嗎？你不是有些張大其辭了嗎？我親愛的伊文生！你的普通水手或許當你離船太久便嚷嚷的那種人嗎？」

「但是，好天主呀，價哈爾德生！你知道我並不是慣把一個好聚會打破的。但一切事情都要有個道理。我只是要知道「什麼時候」罷了。定下一個一定的點鐘，我便滿意了。」

「六點半罷，」愛姆瑪的伯爾格說。在前半個鐘頭，他並沒有開過口。

「好，」船主價哈爾德生叫喊說，「要是定要我正正經經的話，我一樣可以告訴你，先生們，在這船上是有個好的舊習慣；在雞未啼以前，客人是決不離艙的——無論如何，在每天這個時候是如此。」

自然並沒有這樣的好的舊習慣。這只是船主馬上想出來的罷了。但是他似乎自己也幾乎相信其有的，因爲他又很動感情地說，「一個客人在約克啼出來以前離開這裏的一個聚會的事，可尚不會發生過。只要我們有這麼一個精美的時計，我們——」

「依常例牠什麼時候啼出來呢——你這個黑鬼雄雞？」伊文生沒精打彩地問。

船主價哈爾德生拿出表來看了看。「在每天這個時候，他到二點三十五分便啼。」

「哦，定然不是在恰恰那一分鐘罷？」伊文生猜說。

「恰恰那一分嗎？你將賭什麼呢？我說總差不了十分鐘。要是牠不是有可貴的地方，你以為我還養牠嗎？我們再預備喝一場，然後便等等約巨罷。你們可以信賴他的，我可担保。」

當其他的人們忙着在喝酒的時候，船主價哈爾德生飛也似地跑到甲板上，把雞塹上掛的帆布移開。帆布不移開，牠自然也會啼的。但是，天呀——移開了也沒有什麼害處。要是天光流來時，牠會更靈醒些的。

船主伊文生在沙發角上醒來，心想他已睡了許久了。最先他連忙向四周瞥了一眼，看看究竟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價哈爾德生在一張摺椅裏坐着，斜倚向後方，兩臂垂於身旁，發出大鼾聲。睡着。馬爾卡生和伯爾格還是坐在檯旁，但他們身向前傾，頭伏在伸張着的兩臂上，也睡得很熟了。他望望時表，三點半了。

「但是什麼——伯爾格馬爾卡生」

他們倆醒來了，價哈爾德生也起始在低聲抱怨。

「是隻好雄雞來叫醒我們啦！」伊文生說。

價哈爾德生看看他的表。「哼，我們睡着了，我想，所以沒有聽見牠。」

「我光着眼等候，直等到剛剛一刻前呢，」馬爾卡生溫和地解釋。

「他還會啼的；他還會啼的，」價哈爾德生再堅確地說。

「是的，大約吃中殮的時候，」伊文生大胆地說。

「我敢賭十分鐘內啦。」船主價哈爾德生就要來解釋了，但伊文生打斷他的話說。

「他還會啼的他還會啼的糟糕！你不明白像我們這麼老大的人們倒要這樣子坐着，來等候一隻沒用的雄雞，是多麼傻氣的事嗎？」他成爲著惱了，而且發脾氣了。「我從來不曾，我敢發誓，等候雞鳴過，我現在也不願等的。真不通！這裏坐着，來從一隻那樣的傻頭傻腦的生物等取我們的暗號啦。定然一個人也會太過——。」

船主價哈爾德生也一樣地着惱而發火了。

「你說「傻頭傻腦的生物」嗎！吓，你可知道，伊文生，我買得牠，在金——」

「我不問你什麼地方買來的！但是這層我卻知道——」

「等五分鐘罷！等五分鐘罷！」船主價哈爾德生幾乎哀求了。「這是隻真正非常的雄雞，我告訴你——」

但是船主伊文生已經穿好了他的外衣，站在門口了。「伯爾格馬爾卡生！你們還是現在跟我去好罷。這只是傻氣罷了——」

他深深地歎氣，船主價哈爾德生深深地歎氣，當他送他的三個客人上梯去的時候。他從來不會這樣歎過氣的。所以他覺着完全感激船主伊文生的提醒。

「無論如何，讓我們跑前去看一看你這隻非常的雄雞罷。我聽見我們四面船塢上，甚至於遠在岸上的雞都啼了。只有你的沒有做聲。牠定是一個罕寶了，真的。」

當他們跑近雞埕的時候，船主價哈爾德生設計打了一個噴嚏。也許約克聽見了，也要啼起

來了罷。

但是不然，——約克還是靜靜地坐着。船主價哈爾德生找得一片薄薄的柴片，抓抓他的耳後的地方，然後以閃電般的敏捷拉出柴片來，彷彿他是在用火線桿點燃一尊大礮的一般。然後他在緊張的期望之中等候。約克現在定將啼出來了。

但是幾尼亞約克只是慢慢地把一個眼眉放抵了一刻，在他架上歪過了半吋。旁的什麼表示也沒有。

「於我看來，他是在鼾睡啦，」伊文生說。

船主價哈爾德生又拿得柴片來，細心地撩搔雄雞的一邊。約克又開開眼，起身，拱背，看來彷彿是就要啼出來了。但是當柴片剛剛擦到他的背上時，牠却幹了大不相同的事。牠又坐落在牠的架上了，把頸縮回，繼續睡去。

船主價哈爾德生成爲非常惱怒了。他撕開門，閃電般伸手進去搖雄雞的頭。

「你不能啼嗎，你這紅鬼，你！」

幾尼亞約克打開一眼，沒精打彩地望望牠的主人，然後又慢慢地從右邊轉向後方。牠似乎就要再坐下去了，船主卻再把門撕開，捉住牠的翼。他把牠儘力地搖，搖得羽毛都飛起來了。

「你這潦倒的黑鬼喇！你這潦倒的懶惰的鴨子喇！你——你——你！」

幾尼亞約克沒嘴於船主的手指裏，自落於籠板上。他是懶得再爬上架上去，所以便爬到籠角再坐下去睡。牠似乎由於吃得太飽而無力而幾乎沉吟起來了，當牠在最後完全坐下去以前跑了兩次的時候。

「撲罷，撲罷！」船主伊文生說。「喂，牠難道真地不啼嗎？你不聽見一些嗎？我可誓言牠啼了。這不過稍微一點，定然，但是——」

事實上，船主伊文生現在是完全清醒了，他以為激激價哈爾德生是很好玩的。但是價哈爾德生，他是個有溫情和同情的人，就當他平時清醒時，但尤其當他喝醉了以後，他悔恨剛纔太苛待了幾尼亞約克了。現在他蹲下來坐在雞埕前面，伸出他的長臂，搔搔雞的頸部。

「是的，約！巨好孩子呀！」

「也許牠是一種『海雄雞』，像他們所稱呼的。」船主伊文生說。「那麼無疑牠決不啼的，除非牠是在大海上的時候。你將明白，價哈爾德生，是這樣了！」

船主價哈爾德生旋轉起來，得意洋洋地大笑。

「是的，真地不錯，一隻海雄雞！我敢賭咒是隻海雄雞了！喂，約巨，你真好，你你完全知道啦！」

「但是，先生們，你知道什麼呢？」船主伊文生問。「這是我們去的時候了。現在你，價哈爾德生，就進去躺臥罷。你一定需要了！咪嘶啞！老大的有了老婆的男人，坐在這裏，搔那隻醜陋的雄雞——」

他們找得樓梯，手拉手東顛西倒上船塢去了。

那天他睡了許多，船主價哈爾德生真地睡了許多。整天之長，睡了一覺又一覺，每覺醒來，他都到甲板上跑一跑，張望張望。常常他找得機會來問兩人剛纔幾尼亞約克啼過沒有。但是沒有——整天都沒有聽見過一聲。

價哈爾德生起始覺得這金雞的事很有味了。鐵用強約克宛然是更算非常的雄雞了，因為

牠有這個只在大海上纒啼叫的特性。他可以合理地假認這是他教牠的。

但是大約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幾尼亞約克叫得這麼大聲，令得船主從沙發上驚起，跑出甲板上來了，那兒雄雞站在雞埕頂上，撲翼而啼，啼得這麼狂熱，幾乎像是牠要把牠的嘴角弄破的。這使船主太難堪了。他望望他的表，而低聲咒詛。雄雞又激烈地啼叫，彷彿牠要把牠的輕忽了的補償的一般。價哈爾德生搖搖頭，又跑入艙裏去了。那隻雄雞定然是發了瘋了！

十分鐘後「史坦福德」——她是恰恰停泊在船塢那邊對面的——的普通水手，坐一小艇漿過來了。他停在「瑪利路易士」的船尾，跳上船上來。他連對副船長也不說話；他要面見船主本人。他恰在上船尾高甲板的樓梯上碰見船主。童子脫去帽子。

「船主伊文生因為你的雄雞要恭喜你。他今朝聽見牠啼——恰在七點五分的時候。」

船主價哈爾德生停留在摩貝爾一月多。在這期間內，幾尼亞約克總在頂離奇的時候啼叫。有時在下午二三點鐘，有時只在晚上黑了以後。但在早上牠永不啼了。近來牠又做成一種習慣，

恰在船主價哈爾德生去岸上作一個安適的小勾留回到甲板上的時候啼叫。這定然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史坦福德』的伊文生說這一切都從不適當的打理而來。有那一個會聽過和這相類似的說話麼！恰像價哈爾德生不了解雄雞的一般吓，他曾一次和一個黑鬼交易，買得一隻雄雞，在金港下面——啊，是的，定然就是這一隻！但是那傻子的伊文生喲！把雄雞給我，他曾說過——『我一下子便可矯正他啦！』

是他們在摩貝爾的最後的晚上。船主價哈爾德生曾上岸去，得了通行紙，在和伊文生和馬爾卡生和其他一切的人——他們都是好人——靜靜地喝了幾杯以後，他很早便回來了。他在曙光初現時要有一個領港者，因為他要趁早晨的微風駛動。但是究竟是什麼回事喲！他上一船，那可惡的雄雞便啼起來，驚動了瑪利路易士和其他各船的人。恰在當時，廚夫出來了，手裏拿着一個碗和一個燈籠。他在晚上也會上過岸，他現在纔把晚殮給約克——他先前不得空呢。

廚夫瞧見船主，便要從右邊向後轉了，但船主把他翻轉身來。

「喂，廚夫，我們來看一看這隻雄雞罷。你想究竟牠有什麼毛病呢？」

幾尼亞約克起身向着燈火之光又用全力啼起來了。

「在晚上八點半鐘啼啦！價哈爾德生喃喃地說。

然後他瞧見了使他懷疑的東西了。恰在雄雞身下，放着一個耀眼的白蛋。

「廚夫，」他說，捉住廚夫的手臂，「你看見嗎，廚夫？我敢誓言牠又會生蛋喲！豬喲！潦倒的豬喲！」

「這是任意妄爲，船主。只是任意妄爲罷了！我自到船上以來，曾瞧見過這個雄雞這麼多的醜行，使我不好意思把他通通說出了。他又曾上過船塢啦，船主。他立意逃跑，我想，因爲我決不以爲他在船上會興盛的。但是，謝謝天，我捉了他回來。」

「一點也不准牠吃！」船主說，當廚夫著手把碗放到雞塢內的時候。「拿牠去——就此刻。牠也許是史坦福德的伊文生的一隻好雄雞罷。——他以爲他很知道管理雄雞的方法的。」

一會以後船主已經喚得船塢的更夫到船上來了。

「現在，看看這裏罷，更夫。」他說，「是關於這隻雄雞的事。請你保管牠，或今晚或明天清早你自己把牠帶過『史坦福德』去，或叫旁人帶牠去。『史坦福德』，你可知道，現在是停在外面河裏了。你便說這是由我贈送給船主伊文生的。你了解嗎？」

「今晚，先生。」更夫說，把幾尼亞約克藏在外衣下面，慢跑上岸去了。

船主價哈爾德生痛快地竊笑，當他第二天早上曙光初露站在船尾高甲板上，「瑪利路易士」卻正被拉出的時候。恰在他的前面停泊着「史坦福德」。

「哦，船師，直駛迫近『史坦福德』去罷，假如能够。」他對領港者叫說。

他願伊文生健康。將來他要嗤他以鼻，真的他要一隻雄雞在晚上啼，而且生蛋，——是的，生蛋！啾啾嘶嘶，這麼的一隻獸類啾！

恰當「瑪利路易士」駛近去的時候，他聽見「史坦福德」的上面一種雞啼聲，劈破空氣的雞啼聲。那定是幾尼亞約克了。那決然沒有錯誤的了。船主價哈爾德生在駭怪中拿出表子來。但是他忘記這一切了，因為那兒「史坦福德」船尾高甲板上，伊文生本人站着，衣服穿好一半，

在揮舞其手，在哈哈大笑，做出一種最可惱的樣子。

在「瑪利路易士」的廚房裏，廚夫坐着在吃早飯。

「現在船上我們都有蛋吃嗎？」一個水手說，這水手偶然在旁，瞧見廚夫的兩個粗大的手指夾着一個雞蛋，平分爲二。

「你傻子！」廚夫回答說。「我買一個蛋，你可明白，爲的要驅除這隻可惡的雄雞。我不能一路上太西洋時都把雅片煙給牠吃使牠不啼啦。」

時家抵格伯爾梭德彼

著 慈 愛 德 彼

彼德覺慈是個極有出息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和戲劇的範圍內，都曾幹過堅實的、精美的工作。他生於脫浪德詹（Trondhjem）城內，以此城和牠的環境為背景，他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得到最初的成功。在他後來的作品裏，他也常回到這同一的環境去。至於長篇小說作家的地位，他最初是以歷史的長篇小說 *Jomfru Welly Maartens, Gammelholm*，及其他自拔。在他較近的作品中，他却用了近代的背景了。In the Deep, *Fiords* (1920) 是廣袤地描繪名叫浪門拉增（*Trondelagen*）的偏僻山谷裏的勤苦驕傲的農民貴族性的。*Hansine Soltau* 表現家族自負心的好的一方面——歷代清白的自覺心，經不應得的羞辱而不變。*Jaetvig and His God* 研究一個自以為是生來創造新宗教的可憐的鞋匠。本書所選的他的短篇「彼德梭爾伯格抵家時」，是表明他對於微賤的人民的同情，這種人民是忠實地活下去，而不望報的。這也表明他的寂靜的、低腔的濃情，和他所先入於心的是他的人民的內生活，而非他們生活的外表的事件。愛慈的幽默在一串的喜劇中有充分的表現，他也曾寫過較嚴重的戲劇在舞臺上表演成功。

彼德梭爾伯格抵家時

海員彼德梭爾伯格 (Pedar Solberg) 的妻子住着的茅屋，面向着人們呼爲洛肯 (Loken) 的街道。

茅屋大開着一個窗子，因爲現在是六月的一個驟和的一天下午，屋裏坐着妻子，她背向着街道。她所縫的東西，既從她膝上落到潔淨而擦白了的地板上了。更後些，一張小小的檯前，她的女兒憑過一個小小的繞紉機。她並不是在工作，但只坐着把兩肘靠放在機上，向她的母親或在她後面的街上望。街上和屋裏恰是一樣靜悄悄的。

檯旁放着一封信，是女兒剛剛大聲讀給她的母親聽過的。現在她們倆都不說話，一切都靜悄悄的。但女兒時或拈起信來，看一看，然後又把牠放下。她又向着她的母親或在她後面的街上望。

「好，這一次總沒有什麼可疑的了罷。」母親說，同時把地板上的所縫的東西拈起。

「不，這一次，你將看見，父親真真實實會回來了，」女兒說。

她的名字是幹尼麗(Ganelie)。昨天她回家來，她已經滿了一期的傭工，要等到後天纔開始她的新雇期。她年紀只還十八歲，但她有這麼寬廣而強壯的肩膊，誰也難信悲愁得來會壓倒牠們，她的胸部又凸出來像是一隻小小的強項的生物。

「到下個月便是他離家的五周年了。」

「是——的，」幹尼麗說了，便把她的縫機轉動起來。

母親也在縫紉了。這兩天她有幹尼麗在家，她必不好把時光放過，她們倆都沒有了一個再說父親將回家的事了。

「假如他在你離家以前回來，我們能够在那邊鋪好一張床來。」當夜深她們解衣就寢時，親母指着窗下的一角地方說。

「是的，那是我們能够很容易辦到的。」

然後她們談些旁的說話。

第二天的早上，幹尼麗離家去開始她和新雇主所訂的工作了。一個跌足的童子，用一個舊的嬰兒車，把她的小小的身軀載了去。

從英國來的彼德梭爾伯格所搭的船，預料下午遲些可到；因為他既在倫敦解了雇。但是準確的點鐘却是沒人確切地知道。也許早些，也許晏些。還要看這麼多的情形而定，要看載貨多少，又要看天氣好壞。當她吃完了中飯，和洗完了中飯盤碟以後，妻子便坐下來縫紉。縫機旋轉着，她勤奮地工作，彷彿她是在很忙迫之中的。

好，他現在是四十六歲了，彼德是恰像她自己一樣的老，無疑他會發見許多事件改變了的。當他這次抵家的時候……安頓 (Anton) 和佐漢 (Johan) ——學生兄弟——今年春航海去了。……也許他對此事什麼也不知道，他大概總難得在那一個港口碰見他們罷。克利斯丁 (Kristine) 却死了，——但那是他知道的事實不能否認——彼德並不怎麼會寫信，結果她也不怎麼會寫信了……她曾有一次真正地想過：他已忘記了她……他在那裏作工的英國船也許

不是這麼容易的罷。但是現在他終於回來了。他原時時都想回來的啦！但那個航行却久了，把他遠帶到北方去……航行又很破費，他的海員的工錢又不怎麼的多，孩兒們却要幫助他們使自立，或他們死去了需要埋葬。因此回家的事，不得不揆延又揆延。

她不斷地旋轉織機，不問什麼時候停機時，她也難得仰首張望。她是這麼的匆忙。

大約已經七點鐘的時候了罷，她聽見有人從天井拉着沉重的東西進廚房。她敏捷地起身出去。那兒站着彼德梭爾伯格，她的丈夫，手裏拿着錢袋。他是正在付一先令給幫他抬了箱子的一個童子，箱子現在是拉到一角了。童子得了錢去了。

夫妻兩人靜靜站着不動，過了一刻，她纔伸出手來給他。

「歡迎你回家來了！」她說。

「謝謝！」

「船已經駛進來了嗎？」

「是的，剛剛駛進來了。」

她引路，他跟着，慢慢地沉重地，進起居室。他脫了他的大邊帽，一會以後，他在門旁坐下。他的眼睛，陰沉而下陷，下面有灰色的圈子，兩眼微微避向一邊。他似乎寧願把他整個臉部都轉過一半去的。臉色蒼白，有一把長而無光的鬚。

「你既改變了些了，我明白，」他的妻子說。

「是的，——我也這麼想。」然後一停以後，他加上說，「我並沒有好許多。」

他的妻子只點點頭；她的臉表現在思索的神情。

「關於那層我也曾擔心過，」她喃喃說。「是在地中海破船的事，我想，使你倒霉的罷？」

「是的。」

「要是船破後你便回家，也許你的健康已恢復了罷？」她問。

常常在答語以前他似乎要自己回想。

「好——船破後兩年來都不是容易——都不是容易。」

他向前俯，把兩肘靠在膝上，把全身重量放在膝上，養養神。他的帽子他還一手拿着。

「孩子們在家嗎？」一會以後他問。

「不，他們今春去了。」

「好，我多少想到他們會去的。你去年曾寫信說他們要在今春受堅信禮啦。」

「是的。」

他們倆現在靜寂了幾刻。

「我就來弄點東西給你吃罷。」她然後說。

她跑到廚房裏去，門仍讓她大開着。他繼續坐着不動身。時或舉頭，向窗外望，彷彿他是在看過往的人，這過往的人他以為他應該認得的。但是雖然窗子是在房間的那一端，他並不跑過去認真細看。廚房裏，火在咖啡鍋下爆裂作聲，他又聽見她在切麵包。

咖啡在沉澱時，她跑回房裏，把她的縫紉的東西收拾，放在一邊。

「你有一定的工作啦。」他說了，望望縫紉的東西。

「好的——這是近來的事；但你可明白我並不是一等的女縫工，所以報酬究竟不是很

多。」

「你會受傷嗎？」她忽指着他的手問他說。

他打量下他的右手。右手缺少了無名指和小指。

「是的，我不是曾寫信道及過嗎？」

「不。」

「我想我會寫信告訴過你。醫生把牠們割去的。」

她目不轉睛地凝望了他的殘缺的手一會。

「天呀！」

她把咖啡和食物帶入，他便坐到桌邊去。他邊吃邊唱，但她卻不餓。因此她自己只倒得半杯的咖啡，傾到茶盤裏，讓牠冷了然後喝牠。

後來她跑到窗前，把窗開開。是幾乎十點鐘的時候了，太陽再也不能從房裏望見。但是牠使半個天發了紅，把市鎮裏的一切屋宇染了一種光輝的紅色，這是大家所要注意和評論的。因為

這是這麼的難信——雖然太陽光在這個市鎮比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地方下降得較為美麗的話。

「你有沒有覺察禮拜堂的墳場的籬柵，今晚氣味是多麼的佳美呢？」她問。

「是的，恰像我離家的那晚一樣。」

「那現在是五年前的事了，」一停以後她加上說。

「這是頗久的期間嗎？」

「那是够久了，於我看來。」

「好，你許是對的。」

她預備床鋪。但他還是坐在吃了東西的檯前，他們倆都不說話。燦爛的紅光完全不見了。天變成青色了，沒有太陽的紅光帶了一種白色的沉鬱的光爬進房來。僅只從光線來判斷，誰也難能知道這是一天的什麼時候。誰也還能夠閱讀聖歌書的精美的字，如天大亮的日裏一樣容易；因為這個市鎮是遠在北方，太陽，不問是在或近或遠的地方，都一樣仁慈對牠的。

『你想我還是幹什麼好——海已然再也不能有我了』

她堅信地仰望着他。

『哦，終我還活着而能够縫紉的時候，你總可活下去啦。』

他們倆又寂靜了一會，然後他們寬衣睡覺。他用他的大臂膀抱她，緊緊地抱了許久。

『好，無論如何，我總在家了，』他顫聲說。

她呢，拉回她的已迫到他的胸前的頭來，正望着他的臉。但是她帶着眼淚和溫情說出來了。
『是的，謝謝上帝你也有地方住了——現在既然只有我們兩個。』

十七，十一，二十六日譯完。

原书空白页

來 歸

著 且 波 漢 佐

佐漢波且由他自己的多方面的經驗，得到關於種種不同的人們的廣博的知識。他是個全靠自力自拔的人。就還是個小孩的時候，他既要自己做工以自活，當還是個童子的時候，他已嘗了羅賀登（Lofoten）漁場的冬天打魚的艱難滋味了。他的書本知識，部份的是得自脫浪德詹（Trondhjem）的海陸軍中的下士官學校，但主要的是由他自己的博讀得來。後來他居留國外幾年，大概以在法國爲多，以擴眼界。他書中的脚色幾乎常常是挪威人，基本的觀念却是有普遍的意義的，這個事實，和他的小說家的活潑和天才合起來，已使他在國外也得人歡迎了。他的讀者，法國和講英語的國家特別多，但他的聲名就印度也已達到了。

波且最初在國內得到認識，是因爲一本長篇小說 *A Procession of the People* (1896) 在這裏他表明政治的分解的效力。幾年後很接連地出了三本心理描寫的長篇小說，*A Pilgrimage*, *The Power of a Lie* (挪威文名 *Troens Magt*) 和 *Treacherous Soil* (挪威文名 *Vort Rege*)。主要的題旨是報應的無情——就是懺悔也不能抹去罪過的結果。本書所選的『歸來』也就有同樣的題旨。在他的一切書當中，也許沒有比在大戰時所寫的一部小說 *The Great Hunger* 更得多人歡迎的罷。這書敘一個茫無所歸的男子，以自己對一個敵人幹了慈悲的舉動，而恢復其對上帝的信仰的故事。波且的較近的書，*God and Woman* (挪威文名 *Dyrendal*)，*The Last of the Vikings*，和 *Our Own People*，都是挪威平民的真實而同情的故事，雖則最後一書的背景，是在美洲的平原上。

歸來

一個十一月的夜間，加以北風肆威，月明霜冷，就是守夜的犬也迫得鑽進狗竇裏去。這是適於鬼魅的天氣。彷彿一切死了的聲音都解放了——從屋頂和牆壁和煙囪——從林蒂價爾德（Lindegaard）下面的森林，這森林發出沙沙聲和呻吟聲——從江口的斷蘆殘葦，這些蘆葦奏的是這麼悲哀的音樂。要是偶然一個孤單的步行者跑下大路的話，他便把他的外衣的領翻上來蓋着耳朵，匆促前進，彷彿他是害怕他所不願說出名字來的東西的一般。沿着沙灘的小小的漁夫的茅屋裏面的燈光，一一熄滅了，但人們在他們的床上還是沒有睡着。深沉單調的海波聲，從布拉海亞（Bladheia）外傳來，把整個夜晚充滿一種怪異的恐怖——上帝要援助今晚還在外面海上的人喲。

也許，只要有人知道，在這個或那個地方的燈光慘淡的窗下，躺着一個可憐的獲罪於天的

人正在和死奮鬥。無疑，是在這樣的一夜，我們必得徬徨以去。結着白霜的大地，包裹在月光裏像春一張壽被裏一般，令得許多人們憶起在過去他所做錯了的事。

林蒂價爾德森林，像是一張深色的地氈，鋪張於林蒂價爾德的大建築和一球一球的茅屋之間。經過這個地方的路，狹小得成爲一條薄薄的月光帶，這條路現在又十分冷靜了。沒有車馬聲，沒有步行聲，什麼交通的聲音也沒有；但是車轍裏，冰卻閃耀着——要是有一輛貨車走過，冰在車輪下要發出沙沙聲的。

但那是什麼哪！在森林吞沒那鐵路的一點上，一個小小的黑點發見了。點在移動。這是有生之物。牠逆風而來——愈來愈近。牠成爲一個人類的大小了，投一個黑影到路旁的結着白霜的沼澤上，彷彿牠是給牠自己的鬼魅跟着的。誰個能夠在這麼夜深的時候還在見面呢？

這是個女人。在她頭上，她戴着一個大的羊毛肩披，這肩披同時又蓋着她的胸部和背部。她的全身都裹黑色，像是一個尼姑的一般。她的步態是不定的，她的臉面蒼白，多皺紋，消瘦得像一副骨骼的，大把的白髮卻從她的肩披下面凸出來。幽閉了十五年，誰也不會有玫瑰色的兩頰。這

麼多年來都朝思暮想念着家庭，和悔恨着過去自己所幹的一切過惡，誰也不會有強壯豐美的肉體。

現在最後——她是歸來了。這幾乎是不能信的——但是事實是如此。她是跑近峽灣 (Fjord) 旁的舊的面熟的鄉村了。大路旁的泥炭堆的黑暗的鬼影，她親密地知道，她又聞得老沼澤的特別的氣味。她開開她的老眼睛，停了一刻的四顧張望。這一次不只是夢了罷？她真地是在此地了麼。

然後她又把她的老軀向前俯，逆着風跑，跑。沒人知道她是來了。沒人想到她今晚歸來的。她自己不能寫信，伊利亞士 (Elias) 也不能夠讀。那麼，爲什麼不告而來呢？她然後能夠發見那可憐的老傢伙究竟怎樣一天一天地過活啦。

她現在來到許多小屋宇的第一間的側旁了。窗兒在月亮下閃爍，但屋裏卻沒有光透出。她又停了一刻，把她的眼睛張大來。自己的故鄉的第一列屋宇——難道牠們是無足重輕的嗎？她到底到了那裏了。再逆風跑一二刻，她便將站在恰恰下面兩間小小的茅屋前面，茅屋裏，伊利亞

士也許已經睡覺了，但是他總還在那兒等着——那兒他已等了這麼多的悠悠歲月喲。『那個？』
 他會問說，當她敲門的時候，她便會答……啊！她的答話已經準備好了許多年了。『伊利亞士！』
 她會用一種新而暖熱的聲音回答說，『伊利亞士是我。』

但是啊！——實際上還有人們沒有睡覺的。一個人形從羣集的茅屋的一個屋裏出來，這茅屋的房間的窗內有一盞燈光。有人病了是無疑的。也許她的老友的一個，就要於今晚逝世了。唉——要是和她同歲數的大多數的人們都再也不在世了，怎麼樣？也許她要覺着寂寞罷？不——她有伊利亞士，她有下面的兩間小小的屋——她的家啦。

從小茅屋下來的人形，也是一個女人的，給一個大肩披包着。她停着，看見這麼夜深時還有
 人在大路上走着慌了。生客也停了。兩人在黯淡的月亮下互相凝視了。別個跑下來，開開側門，現
 身於路上。生客站着等候，直到她們彼此是相距很近的時候。然後她做出微笑的樣子來。別個猝
 然停步，又退回來。她們靜寂了一會。

『晚安，蘭提！(Randi)』生客說。

「哎呀呀是……！」

「是的，是我。」

「我，我幾乎受嚇了！喂，第一……！」

「你以為也許是見了鬼罷？」

「但是，沙爾拉(Sara)，真地是你麼？」

「是的，真地是我。」

因為有風，她們不得不大聲說話。蘭提從她肩披下面伸出一隻手來，沙爾拉握了兩隻手都老而多骨了。

「那麼你是歸來了！上帝佑你——你真地又歸來了！」

「是的，你也還健在啦，蘭提！」

「啊，是的，但是我們現在都老了。」

「真的，我們現在都老了。」

歸來

她們起身一同逆風跑起來了。兩個人形的長長的黑影，跟着她們跑過田野。

『但是，告訴我——你必不要以我問你，沙爾拉，而生氣——但是不是……？』

『終身麼？是的。但是我最後是被救了。』

『啊，原來如此。正是離奇的。喂，喂——想想我們還能夠再見你喲！』

『伊利亞士呢——他怎麼樣？』

『啊，伊利亞士再也沒有什麼使他愁煩的了！』

『原來如此！』沙爾拉跑得更快些，把她的肩披包得更緊些。她再也不要知道旁的了。伊利亞士沒有什麼使他愁煩嗎？沒有她嗎？定然他不曾得離婚證，或不至於討了旁的女人做老婆罷！不——她再也不願知道旁的了。她會自己去親眼瞧瞧。

當其時，蘭提在她的旁邊跑，漸變漸覺不知所措了。因為這就是她——在那時——會跑到接生婆那裏，隱示說關於小孩的事總是有什麼不對，小孩既在史刺登 (Stetten) 死去了。接生婆呢，關於此事，也有她自己的誤會。結果是兩人會同去過執行吏屬員那裏。曾有一次審問——

幾次審問——小孩的屍骨發掘過，醫生曾帶器械和筆記簿來過。事情的結果，是沙爾拉把全盤事件自承了，海爾價（Helga）那義女，那小孩的母親，也自承了，但是她只受了七年監禁。較老的婦人爲這可怖的事件的懲惡者，她卻判爲監禁終身。但是伊利亞士，那矮的跛的丈夫，卻什麼也沒有理會得，他也被發見爲無罪。當兩個官員最後到來把兩個女人帶去的時候，他曾在小茅屋裏，從一窗以至第二窗，跑來跑去，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一般。

「喂，晚安！」蘭提說，當她在轉問她家裏的路口停步的時候。

沙爾拉獨自逆風掙扎着前進。她再也不願問更多的問話——她會親眼去看的。她已經瞥見前面的小小的屋宇了，她的心開始在跳——一刻間她便要到那裏了……

她現在是七十歲了，她還是夢想着一個新的生活。她要把一切罪過彌縫，而仁慈地細心體貼地伏侍伊利亞士。因爲並不是她會悔了罪的那件惡事，在這十五年來，曾使她良心上最爲難過。這卻是在很長很長的期間施之於伊利亞士使他痛苦的一切卑鄙手段。只要他一現身門口，她便要幹的一切責罵和指揮，她會強迫他吃過的一切惡劣的食物，她會常常用以充滿他們

的家庭的一切惡毒的齟齬——這一切事件，她願活得够長命來補償補償。這就是她所以會——當作是她的可憐的靈魂的一種自救起見——渴望回家的緣故。這也就是她所以會向主哀告請允許她一個很長的生命——使她能補償而完清一切——一點也不留存的緣故。

啊，她願用她的老手來勞動，修補他的衣服，把好食物給他，永遠不再煮濃厚的咖啡自享，以機詐的僅僅的殘汁給他了。她願跟他跑出泥炭湖去，幫助轉運拖曳的事。她要把家庭弄得常常乾乾淨淨；談人是非的話將永不經過她的嘴唇，令得整個教區的人都會說，他們幸福地共同生活了，沙爾拉卻是一個新人了，真地，一個老少均宜取法的榜樣了。

上帝福佑那兩間小小的屋宇罷——牠們就在那裏了！但是啊——那間茅屋似乎多麼小。向西的兩個窗子，月影照着，但窗後却沒有燈光。伊利亞士無疑已經睡覺了。他是不是偶然有人幫助他，抑或他是孤零地活着，忍耐地在等候她呢？

但那是什麼哪？她又大大張開她的眼睛來。吓——只還有茅屋留存着。小小的倉已經沒有了。他自己已不養牛羊了麼？

當她站着這樣在迷惑的時候，她的老眼開始完全愕然凝視了。因為在舊時的田場上面，站着兩個旁的建築了，一個茅屋和一個倉，但比舊的是大一點。牠幾乎像是一個新的興盛的表徵。是不是伊利亞士辦理了這一切——抑或？

無論如何，她不能這樣子站在大路上當風受凍；她要進去。但是現在於她看來，宛如那小小的茅屋，她的老家，是冷落是荒廢了，再也不對她表示歡迎了。究竟什麼事發生了呢？

當她搖搖欲墮跑上那通舊茅屋的熟路的時候，她的影子伸長到遠在她的前面的地方去。她的衣裙和她的肩披，在風中撲動。這定是一個寒冷的夜間，因為冷氣離奇地跑下她的背上。舊時在茅屋和倉之間只有一條狹小的路，在這堅硬的路上走起來總有金石聲的回音。現在她跑過的時候，她的步聲在夜裏聽來卻是死的，冰凍的。

在那邊的門的外面，並沒有吊桶，像舊日一般，並沒有擦腳底的檜樹枝，並沒有有人住在裏面的不問什麼的標識。雖然那樣，她還把住那舊識的門，門便開了。但是沒人問說，『誰個？』她無需答說，『伊利亞士……是我。』

她跑進小小的走廊——啊，那香氣還是同樣舊時的香氣。歡迎你回家來了，沙爾拉！戒慎地她摸索她的路，經那門而入起居室。室裏，直過地板上，月亮照成兩個窗子的輪廓，但她聽不見有人睡覺的呼吸聲。就一張床，或一張檯，或椅子，也沒有。沒有時鐘在壁上息索作聲。伊利亞士死了嗎？哦上帝——要是伊利亞士再也不在人世的時候怎麼樣？

她跑進右邊的廚房裏去，廚房是除了起居室和廳以外這個茅屋的僅有的其他的房子。這裏也有一個月照的窗影的輪廓在地板上，除此以外，便是完全空的了。沒有大釜，沒有小鍋，沒有杯子在碗碟櫃裏，沒有食盤在壁櫥上。這間屋是死了。現在沒人住在這裏了。

她沉下在開着的火爐旁。然後這究竟是真的了——伊利亞士已逝世了。沒有一個自己的親人她可以投奔的。她瞧見貧民院——和一切的白眼——「那就是謀殺的女犯喇！她千辛萬苦用一雙老腿跑回家來，以此為唯一的自救的希望——結果此事也許只成爲人們最大的咒詛啊。」

「你呢，伊利亞士——你卻不等我！我將永遠不能有個機會來好好伏侍你了。哦主啊，憐憫」

我的可憐的靈魂罷！

一種離奇的疲倦捉住她，她渾身脫力了，閉上眼睛。她來這裏要什麼哪！她來這裏要什麼哪！她聽見外面有足音，慢慢地抬起頭來。有人進來了，先跑入起居室，然後開開入廚房的門來。

伊利亞士麼？不——又是老蘭提來了。

「不理你似乎是個羞辱的事，沙爾拉。我聽見你進來這裏。」

「告訴我，伊利亞士死了麼？」

「你不知道什麼事發生了麼？」

「我什麼也不知道。」

「伊利亞士現在是住在那邊的茅屋裏了。」

「他……他是結了婚麼？」

「不，他是個吃卹銀者。他已將地方讓給一對新婚夫婦，他們卻已把新屋落成了。」

「他……他已經把地方讓給人了麼？」

歸來

她舉眼向着別個，沉重地在呼吸。

「我以為你知道了。而今，我想，你也要搬過去，和他們共住啦。」

「同生客共住嗎！我們——伊利亞士和我——我們卻不能有我們自己的家嗎！」

她震顫得像她是寒冷的一般。新生活的夢——他們兩個的新生活——在舊家庭裏，養牛羊和一二隻小雞——這樣的夢爆裂了。伊利亞士多少加成另一個人了。她搖來擺去，眼睜睜地向前直望着窗口，深沉地滯重地在呼吸。

蘭提上前來，放一手在她肩上。

「你必不要把這事看得這麼認真，沙爾拉。伊利亞士——可憐漢——再也不能作工了。他不得不這樣做。沒人想到你會回來啦。」

「聽罷，蘭提——請你去帶伊利亞士來好麼？」

「哪！但是，唉，你還不是到他那裏的好——那裏有人們？你受着寒凍，你也需要東西吃了啊。這裏沒有床，又沒有被褥之屬。現在是夜深了。你還是跟我去，到那裏睡睡覺罷。」

「你肯去帶伊利亞士來這裏嗎？我無論如何決不到生客那裏去的。」

「好，自然，要是你固執己意的話。他是睡覺了，無疑，但……第一！主啊！主啊！」

她的足音漸遠漸漸聽不見了，沙爾拉呢，不動地坐着在爐旁的鋪石上，眼睜睜地向前直視。在屋頂和煙囪裏，北風怒號，但她繼續坐着，並沒有覺察到自己是寒氣中戰慄。到底她是到了這裏了。再到她的老家裏了。新生活——啊是的——新生活！她的身軀搖來擺去——搖來擺去。

年輕的人們在從前的田場上面的別個茅屋裏躺着睡覺，他們驚醒過來了，當是外門在風裏開開，有人摸索進來的時候。

「是你嗎，蘭提！有什麼事呢？」

「我必須跟伊利亞士說啦！哦，主呀，這是什麼時候了！」

老婦人便跑過地板，進那吃卍銀者睡覺的房間裏去。

他們能够聽見他們談話。老頭子無疑以為他是在做夢。當他最後跟蘭提提出來的時候，他一

面對年輕夫婦說，一面跑過地板出門去，「喂，第一！」

「什麼事？」

「沙爾拉回家來了。」

「這裏嗎？」

「是的，她在那邊茅屋裏啦！」

在足音在靜夜裏消沉了許久以後，這兩位年輕夫婦在床裏直挺挺地坐起，眼睜睜地互望着。沙爾拉，那謀殺的女犯呀——他們還是小孩的時候他們所記得的老鬼呀——那假裝爲一個女人的惡魔自身呀——回家了！她要來此地落居嗎！他們要贍養她和贍養老人一樣嗎！他們負有這種義務嗎？在合同裏有沒有道及這事呢？沒有——絕對沒有。老人要被贍養，終其天年——不錯。但一個字也沒有道及沙爾拉。他們決不——決不允准沙爾拉到他們家裏來。

但是當其時她是在那邊茅屋裏。究竟要怎樣來對付她呢？

他們不能睡覺了。他們恐怕隨時會聽見她來。他們無論如何要讓她過一夜了。但不能再久。

再多一天也不能——決不能！

外面的月兒，照射得光明瑩潔，北風有些殺威了，但深沉單調的海波聲，卻不斷地傳來，像一個遠處的琴音。

小小的老頭子，和蘭提，他們最近的鄰人，在月光裏艱步前跑，過田場，到小小的茅屋他的老家去。他把腿轉向外邊，跑得像是大踏步而倚着一根杖的一般，這是他從林蒂價爾德的裁判官那裏學來的一個習慣。但他總是以爲他是在做夢。沙爾拉，她於今這麼多年都於他是這麼死了般的——沙爾拉，她曾被判爲監禁終身的——定然她是永遠消逝了啊。他現在會有一些時候認自己爲一個繆夫。但是她還在茅屋裏。他要去再見她了。舊的記憶又醒過來了。她去了以後，和平到底是到了他的家裏——他心裏也覺着和平了。沒人責罵和發火了，他曾覺着放心而幸福。然後——然後她又忽然走起來了！究竟現在他要怎麼幹呢？

他放慢他的步態，滯重地在呼吸，四望想要逃去。從老茅屋裏搬出來，於他是這麼一個釋然的事件，老茅屋原是他曾在那兒被虐待被磨難，和那件惡事發生的地方。真地，在晚上黑了的時

候，他寧願繞着那茅屋跑個長而且彎的路來避牠，他又想在最早的機會到來時，把牠拆去。但是沙爾拉——沙爾拉却像從墓墳裏起來了的一般！那裏她正在坐着等候，要來再做他的老婆，重新如前來款待他。上帝救救我們啊——定然他是在做夢罷！

「喂，晚安！」蘭提，他的鄰人說。因為於她看來，讓夫婦二人私自談話，無疑是最好的事。但是他聳肩而戰慄了，當他發覺着只是獨自開門進去的時候。

小小的起居室是空的。他打量牆壁和地板。她會從地板裏起來像一隻鬼，或從爐裏出來像一個巫婆嗎？他像患哮喘病般胸裏帶着咻咻咳嗽了。

「有誰在這裏嗎？」

這屋發出一個清楚的回音，但却沒人答話。他向廚房走去，但總恐怕他背後有什麼東西發見。他開開廚房門，把他的頭伸進去。爐旁坐着暗色的人形，人形動了，但不起身。他放大膽進去，但他所最願意幹的卻是逃避。然後他分判出在肩披中的一個蒼白的臉面和一對眼睛，爲他所認得的。

「是……」

他再也說不出了。

一會以後，回答纔來。

「是的，伊利亞士……是我。」

又一會的沉寂。他們能够聽見彼此的呼吸。

「晚安，伊利亞士。」

她現在起身，伸出一隻白色而多骨的手，他不得不握牠。

「喂，是你嗎，沙爾拉？——晚安。」

他的喉嚨緊張了。究竟他們從前曾做過夫婦啦。

「近況怎麼樣，伊利亞士？」

她的聲音是新的，望慮的，溫情的。

「哦，一天復一天了，無善狀，你呢？」

歸來

他並不對她說聲歡迎。他只是站着眼釘着她，——彷彿連跑前一點也不敢的樣子。

「好，我回這裏來了，伊利亞士！」她最後說。

「是的，這樣我糊白。但是你必須跟我到人們那邊來。」

北風在煙囪和煙窗裏歇唱。她俯前站在灰白色的月亮之中，還沒有放鬆她的肩披。她又準備離去了嗎？

「要是你再要我的話，伊利亞士，這將是你妻搬到這裏來罷？」

「這鬼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哦，我猜茅屋還是我們的罷，可不是你？沒有了一張床和一張檯——足供我們重新開始呢？」

「這裏重新給你不知道什麼事發生了麼？」

「親愛的伊利亞士，你必不好說不字。我們必須重新開始——在這裏——像舊日一般。」

她的聲音哀懇他。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沙爾拉！」

「哦，伊利亞士，你必不好這麼難講。我曾幹了這麼多的錯事。我必須有個機會來改正牠。我們將打算好好地和衷共濟——在這裏——恰只我們兩個。」

他從來不曾想像到她的聲音能夠這麼溫情的。

「我相信你是神志不清了，沙爾拉。」他仍得答覆說。「你不明白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麼？」

「不可能嗎！」——她趨近一些，「你將來不原有我麼，伊利亞士？」

他用一手蓋着前額，向窗口張望。

「並不是因為那層，沙爾拉。但是我們究竟靠什麼生活呢？」

「但我們能夠作工，努力掙扎，可不是，儘我們的力量所能够啊，我分內的我決不躲懶呀，伊利亞士！」

「我們倆現在都過了七十歲了。我又再也沒有地方了。年輕夫婦並沒有養贍你的義務，所以——所以我們倆大概要入貧民院罷。」

「好，當我們再也無力自活的時候，我想貧民院能够幫助我們，像能够幫助這麼多旁的人的一般。但是定然無論如何我們能够共同生活。你搬到這裏來。伊利亞士，你便將看見我們能够和衷共濟而且幸福啦。」

「她藉月亮的助力瞧見他的臉變爲恐怖的神情，因爲想到搬過來再跟她共住的事。他被一種冷氣所襲擊，強烈地聳肩，她看見這種景象也害怕了。啊，他們間的鴻溝是不是已成爲這麼寬廣，沒有祈禱能夠把牠渡過了昵？」

「你打主意到那裏去呢，沙爾拉？我恐怕年輕夫婦有了我也已够了啊。」

「我有這間茅屋。」

「定然你不想在這裏安居罷。我們連一張床或一張椅也沒有留出啦。」

「我將在這裏安居喇！」她說，當她再在爐旁坐下的時候。「這間茅屋是我的。無論如何半間茅屋總是我的。」

「哈！但我已把茅屋賣掉了，沙爾拉。現在年輕夫婦佔有牠了。牠又不久要被拆毀了，

「什麼？你賣了茅屋？」

「是的，」他說。

「但是——但是我當時呢？」

「你麼！你那時在勸工所啦！」

他的說話來得像一個打擊。他感覺到她的聲音裏的暴怒是快來了。但是這次他却願受呵叱了。

「你以為我將永遠避開，你便把我們的家賣掉嗎？你賣掉了我所有的東西。而今——而今你倒來趕我。」

「那並不是我的不是，沙爾拉。」

「哦，你是個傻子，——那就是了。你常常是個傻子。」

「你呢——你是什麼東西？」

他們就要再來撕扯彼此的頭髮了。她覺着這種悲劇，起身，勉強自己再來哀求他。

歸來

「你不願趕我走的，伊利亞士！你不會趕我走罷，是嗎？」

「不，但是茅屋並不是我的了，你可明白。我已告訴了你我再也沒有一個家給你了呀。」
她以一手蘸眼而歎氣。

「那麼我想我再跑開是最好的了。」

「你將到那裏去呢？」

「那裏的峽灣，我想。我能夠投水自盡的。」

「胡說！跟我到那邊年少夫婦那裏罷。他們無論如何今晚總允許你過夜，明天我們能夠想想我們頂好的幫助你的辦法啦。」

「不，伊利亞士——那並不是我來這裏的本意。我的本意是在得到你和我的家回來。」

「那現在是太遲了。」他一面說，一面作欲去的形狀。

「好，你過那年少夫婦那邊去，伊利亞士，我却萬萬不去的！」

「但是你今晚不能留在這裏。」

她舉起她的檢着的雙手向他，作最後的懇求。

「請你，伊利亞士——搬過這裏來罷。你聽見嗎？給我一個開始新生命的機會罷。不然，我將永遠不能救起我的靈魂喲！」

說了那話，她便疲竭了。她的疲竭，是由於長途步行，由於感情激動，和由於大大的失望。她開始哭泣了，以兩手掩面，再在爐旁沉下。

他跑上前去，把手放到她的肩上。

「來罷，沙爾拉，讓我們到年少夫婦那邊去罷。」

她拭乾眼淚。

「不，伊利亞士，到生客那裏你可以去，我却不能。」

「但是我既告訴了你，你不能停在這裏。」

「我要停着。至少今晚我要停着。這備是我的家。明天我可跑開。」

他說話——他努力來引誘她和恐嚇她。她只是搖來擺去，向前直視。

歸來

「我今晚要停在這裏，」她總是反覆地說，「我今晚要停在這裏。這是我的家。」

最後他憶起舊日而成爲惱怒了。要是她要做個潑婦般幹，於寒冷的冬天的夜間坐在那裏，目的只在難爲他的話——吓，那是她的事體。他是去了，要是她不願跟他到年輕夫婦那裏，便讓她坐在那邊罷。

「對她勸說也是徒然！」他一面對年輕夫婦解釋，一面進來，經過地板而進他的房間。「像煞她啦！一點也沒有改變！她打主意今晚停在那裏啦！」

年輕的妻子悲歎她沒有一點床被可以送過給她。至少今晚他應該帶她過來的。

「決不！」小漢子切齒地說了，跑入他的房裏了。

他從經驗上知道了她。對她勸說也是枉然。

但是年少夫婦却躺着再也睡不着了。那犯罪的女人將要幹什麼勾當呢？年輕的妻子懇求她的丈夫過去看看，但她馬上又改變了她的心意——那間空茅屋在夜深時並不是人到的地方，留着沙爾拉在那兒的時候，她不願讓他去。

壁上的大時鐘，索索復索索。這鐘會掛在舊茅屋裏，沙爾拉曾毀壞她過許多次。牠開始在響了——一，二，三，響了三下——彷彿牠是向靜夜裏叫喊，哀求她過來的一般。

但時間一點又一點地過去，却還是沒有足音。老人已經再上了床，把自己緊緊包起來抵禦冷氣了。自然這一切都是夢。無論如何他決不搬過去，再和沙爾拉共住了。

外面月亮已成灰色，因為天上已變陰暗了。當着天將黎明風再吹起來的時候，大塊的羊毛般的雲又從海上滾滾而來，蓋過布拉海亞了。冬天已完全到來了。早上醒來時，這村落會有風雪和白色的田野了。

但是在那小小的茅屋裏邊，沙爾拉已在舊日放床的屋角的地方安居了。她直挺挺地躺在寒冷的什麼也沒有的地板上，她的腿自輪船的船塢老遠跋涉而來又濕透了。但是她用她的衣裾和她的肩披把身體包得更緊些，把她的小小的包袱放在她的頭下。她到底已經再回家來了。火爐靠壁站起來，眼釘着她。舊時有許多次她會燒過牠。在牠上面煮過咖啡。現在牠却冷淡

歸來

地問說，「你真地到這裏要什麼呀？」

那裏她又曾坐着，看護過那小小的嬰孩。那嬰孩啊！

但是雖然她把眼睛閉上彷彿怕看見牠的樣子，她無論如何不免要聽見牠。

牠在爐旁屋角發出一種不斷的悲啼聲。

哦，這種聲音啊！

伊利亞士那老傻子。向來都是混帳糊塗的，却跑進來，她便把自己的拖鞋擲到他的頭上去，而且咒罵發火。滾開——你！我們在屋裏一點東西也沒有得吃啦！出去，我說——我一見你便厭惡！她又很知道；現在他定是困倦了，屋裏又有食物和牛乳。但他却掉頭走了。呃！她轉身面壁，在寒氣中聳肩。

海爾價，她的養女，又進來了，面色蒼白，年輕，天真爛漫。跑到鄉村裏去，找得一個男子來罷！她對他叫喊。「你現在年紀够大了，儘可找個女婿給我們了，不然，也許你是這樣的稻草人，竟沒有年輕的男子敢望你罷！」

但當一天海爾價失敗了的時候，那又有別的故事了。那嬰孩是對他們大家的一個恥辱。那嬰孩應得設法除去。然後人們過着相當時候便會忘記這一切。聽呀——那小孩嬌啼了——但是牠必得除去！

她在寒冷的地板上旋滾，呻吟。

啊，她艱步回來此地的時候，她所追求的難道不是和平與贖罪嗎？而結果只成爲一個大審判的日子。這裏她躺着，被寒冷和鬼魁磨難着——這是充滿着悲哀聲和咬牙切齒聲的地方的起始嗎？

耶穌，憐憫我這可憐的罪犯罷！

最後天氣開始成爲暖熱了。天氣開始成爲真正暖熱而安適了。到頭天氣成爲這麼的熱，她竟掙扎着彷彿要把不必要的床被拋去了。

要是房裏沒有這麼多的醜臉向她擠眉弄眼就好。但是現在他們通通聚攏來了——一切那些她會誹謗過的人們——一切那些她會向他們偷竊過煙草和先令的人們——一切那

些她多年來曾恣意詬誶和咒罵過的人們。他們源源而來。他們又從窗口眼睜睜地望着她。他們——他們大家——都在那裏。這是大審判的日子啊。

要贖罪卻是太遲了。她是太老了，再也不能把什麼事改正了。現在是太遲了。

伊利亞士，伊利亞士——你不能赦宥我麼！

但伊利亞士已去了。現在是太遲了。

主耶穌喲，憐憫我的可憐的靈魂罷！

現在又有旁的面孔在窗口眼睜睜地望入來了。火爐活了，談起話來。房裏開始充滿要報仇的人們。她努力起身想要逃走，但是她太疲竭了，又沉下去了。外面有許許多多的足音。一大羣的人們來了，他們大家都要來審判和告狀。主呀！主呀！……

到後來她覺得一個生客進來了。他推擁而前，旁的人們都向後退卻，眼釘着他。這是一個微有鬍鬚的年輕男子。他伸出手來，他的聲音便是仁愛的本身。他說：

「起來，沙爾拉跑開罷——再也不要犯罪了！」

當其時，月亮已經完全在夜裏消滅了，時或有的雪花，開始在北風中旋舞。當灰色的冬天的早晨最後露了曙光的時候，森林和坵陵都給白色的雪氈蓋上了，處處有風把鬼魅吹起空中，作吹嘯聲旋滾而去，直到牠們打中了屋宇或籬笆而倒塌的時候。經布拉海亞上方，在向西奔跑的低矮的大山前面，有波濤滾滾而來，在風雪之下作黑色，努力模倣牠所聽見過的遠在海上的沉渾的聲音。

年少夫妻和伊利亞士並沒有睡，現在他們卻魚貫着艱步跑過雪路，前行者手提一燈，去看坐在老茅屋裏戰慄的她了。

猛衝的雪已經衝入灰色茅屋的牆罅，年輕的妻停在門首。她不願先行，他的丈夫也不願，則他在男子當中是個高大漢子的話。因此伊利亞士便不動聲色，提着燈，首先跑了。

『你……你竟睡在地板上了嗎，沙爾拉！』他吃舌說，當他把他的燈持向那牆邊的長長的一束的時候。

沒有答話。他跑近點，擎起燈來照照。老婦人用兩手摺過胸前，躺着。她的眼睛大張着。

「這是什麼意思？」他吃舌說。兩個年輕的人們也上前來，站着直視。老人俯下身去。
「啊，正是這樣啦！」他最後說，當他放燈籠於地板上的時候。

* * *
老蘭提跑來洗屍，伊利亞士是個巧於用手的人，卻自己動手做起棺材來。

當她直挺挺地躺在一塊門板上，門板是放在兩隻大桶上面的，穿着白亞麻布壽衣，她的把把的白色的頭髮精緻地辦好了的時候，老傢伙便被叫進來。他來了，他的臉以運動而暖和——那兒站着他們，年輕夫婦，蘭提和矮壯的丈夫，他的兩腿張開着，他的足尖向外指着。

「你記得她是多麼漂亮嗎——在一個時期？」蘭提問他。

「哦，是的——她是够漂亮的——在那一點她並沒有什麼缺陷的。」

年輕的妻子拿出她在屋角發見的一個小包來。她把小包打開，他們都看着她。有一把小小的梳子，一把破碎的手鏡，一雙手巾，一方亞麻布，一對襪。又有一個小小的皮夾，有一個銅的機括的，這是伊利亞士舊日所認得的東西。年輕妻子把牠交給他，他把牠打開。裏邊有錢。有銀的 Kro-

ner —— 第一 —— 又有些鈔票。無疑是她離家後的悠悠長年她的某種收入的儲蓄 —— 預備她會在和煦的一天再北向歸家的啦。

「一二先令馬上便可換得來買煙草了，」年輕妻子說。

「是可以的！」伊利亞士臉上現欣然之色，把錢袋塞入衣袋裏去。

十七年十二月一日譯完。

原书空白页

鐘時的他爾袖判士爾尼

著 脫 各 司 爾 麗 布 加

加布羅羅哥各脫曾被描寫爲會成功地培養「寫山村景的小說的挪威很少作家當中的一個。然而，他最初表現他作家的充分能力的書，卻不是寫山村景的，只是個嚴刻的悲劇，*Ordeal by Fire*, *The Story of Jar Vibe*，出版於一九一五年。這書描寫二個年輕女子被疑爲殺人犯，死於劊子手之手的故事。事發於十九世紀初期；這書的故事，和以後他所著的一本 *The Life of Enck Ruben, A Saga of Patriotism*，都是以一個禮拜堂的老司事的紀錄的形式敘述出來。

The Fountain, a Letter about the Fisherman Marcus，是一個可憐的漁夫的故事，他孤伶伶地住在自己的小小的茅屋裏，沒有妻子或孩兒來和他共同生活，被他謙卑的工夫和簡單的快樂佔據着心胸，找尋滿足的泉源在他自己的靈魂裏。一點也沒有像是模倣的作品，牠在謙卑的生產勞力的讚美上，是和哈拜羅的 *Growth of the Soil* 相近，但在加布羅羅哥各脫，滿足的來源卻是宗教性的。一種相類的精神，也在 *The Path, Christopher With the Twig* 裏，這書敘一個可憐的畸形的牧童，和他在大山的高原上跟他的綿羊共過的生活的故事。*The Golden Gospel* 是用書寫出來的童話，滑稽地描寫「我們的主」和「聖彼得來」訪人世及其所見的情形。

加布羅羅哥住居 *Arendal* 附近，他的脚色幾乎常是取自挪威海濱一帶或孤洲上。這些脚色的型式，「尼爾士列納爾」很可表明。

尼爾士判袖爾和他的時鐘

要是有人曾在若干年前問說：「在鄉村裏那個是最守時而最精密的人呢？」答語總難得有懷疑的。

『在布蘭克美爾 (Plankemyr) 的老人啦，自然！——尼爾士判袖爾 (Nils Punctual) 像他被稱呼的一般，定然像他這樣的人，在這個茫茫世界裏頭，是從前或以後都決然沒有的。

尼爾士判袖爾把他的家裝滿了時鐘。說他總共幾乎有五十個時鐘，並沒有什麼誇張——有立的時鐘和掛的時鐘，圓的時鐘和八角的時鐘，鐘鏽響的時鐘和作杜鵑聲的時鐘。大大小小的時鐘，牠們可以發見是在他屋裏的個個房裏索索作聲。就在大路上的，人也能夠聽見——真地，一個生客經過，也許會以為鄰近有蜂房罷。天天恰到十二點鐘正午的時候，尼爾士判袖爾便現身了，鼻上架着一副眼鏡，手裏拿着一把鎖匙，從太陽測定時間的確數，巡行一週，作視察和校

準的工夫。他一面跑，一面分別對各個說，要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便在一小張的紙上記下來。

「呵呵！你今天快了啊，我看！」他會對廳堂の時鐘說。「但那是我們所不容許的，因為太急總耗廢，我要你明白——是以我們只將鐘擺放長一點啦！」

「啊哈，原來你在時間的賽跑上卻是落後，」他會呼喊說，要是第二個也許遲了一點的話。「抑或你需要上油了嗎？但是今天油不可得——所以我們只將鐘擺縮短一點罷！」

要是有時有一個鐘碰着準確的話，他便大大地滿意，然後聽聽他的說話也是件樂事。

「啊，恰在那點！」他會說，並對時鐘點頭。「你於我心是一個悅樂——你是足為全世界模範的一個好榜樣。因為你是守時的，守時便是寶貝啦！」

尼爾士判袖爾結了婚，但卻沒有子女。這就是老實說，他所以第一便以照料時鐘為事的大半的理由，因為他喜歡有人在左右，他可以和他談話照顧他。這事一經開始，他便不能再放下他們了。而且，子女很費金錢。他們要吃，他們要著，也許他們逃跑了去，又或得病或溺死，總之他們是很難駕馭的。反過來，時鐘卻是十分馴良的人。把他們放在那裏，他們便在那裏，永不會離家跑了。

去，要是他們有什麼毛病了，他又不用請醫生，自己便可把他們上油，把他們較準。這樣子，尼爾士判袖漸漸地有些替時鐘開了一個療養院了。他所引以為子的大半是老弱的時鐘，像人們不願以修理他們而麻煩及花錢的，他便以很便宜的價錢買回來。雖則是生機停止了——尼爾士判袖爾一把他們帶回家裏，他們便開始復活過來。他們鏽鏽作聲，一點復一點，把時間消磨以去，彷彿他們是一點毛病也不會生過的一般。這事他怎麼幹的，人們莫能量測，當他們問難究詰，想把牠發見的時候，答話幾乎常是一樣。

「時鐘和人一樣——他們也需要伴侶啦！」

好，這樣子尼爾士判袖爾活了許多長年，到頭他幾乎自己也成爲一種時鐘了。他的合家都依時間表活着。他早上六點起身，晚上九點就寢。他十二點半吃中餐，四點半喝下午的咖啡，他在十一點正燃他早晨的煙管，五點正燃他下午的煙管。一分鐘他吐一次痰，每三秒鐘噴一口煙。最後他不用看時鐘便知道什麼時候了。

他的外貌加深一般的印象。

他的左臂垂下來像一個錘，右臂搖來擺去像一個鐘擺。當他說話時，聲音常微弱斷續，像一個時鐘的索索聲。

這麼的一個人鐘究竟能走得多久，這卻不容易斷定。這要看這麼多的事件——牠是照料得適當與否，牠是乾枯或是太膩與否，牠是不時稽查與否，牠開始要幹的究竟是什麼工作。有的能繼續走一百年，別的三十年也難支持——這其間變異很大。尼爾士判袖爾打鐘跑止六十年了。那時的勞力既然這麼耗竭了，他不得不臥病了，不久他和旁的人們又都知道他的大限是不遠了。

但是尼爾士判袖爾卻並不因為那層而放下較準工作喲！

他覺察他再也不能離床時，他便吩咐把所有的時鐘都搬到他房裏來。他們站着放得這麼的密，就一個人要轉身也難了。然後從他躺着的床上，他發出命令來。

「把那角的摩拉 (Mora) 時鐘轉快一分鐘罷！」

「不要讓八角鐘得到太陽光太多了——不然，油要融去，她便要不受約束啦！」

「把波恩柯爾瑪 (Bornholmer) 時鐘轉慢兩分鐘，你把牠上鏈時便把鐘擺加重點罷！」讓架上的錶和釘上的錶交換地位罷，釘上的那個不禁風吹呢！」

那些看護他的人們，所有的時間都花費在時鐘上，跑來跑去，把他們移動和管理。但是那樣子，他也得到最精密的準確，直到最後的一個。然而他的太限不久便到了。一天晚上，他懇求他的妻子，他去了的時候要好好照料他的同伴，然後那同晚還早的時候，恰當第一個時鐘開始在打十一點，他的心便停止作索索聲了。他和平地躺在他的時鐘的中央，一個微笑環着他的嘴在玩彷彿他是在諦聽仙樂的一般……

就從那刻起，守時的統治，在布蘭克美爾，便告終了。時鐘都搬出來，返於他們的原位，返原位後他們漸漸地一個一個地停了。還打理着的兩個，在時間上也永不能諧一。一個指着六點，別個卻指七點。最後是只讓太陽走動了。這一切是這麼的奇怪——會照料他們愛撫他們這麼多年的手已經逝了……

一天晚上，好寡婦偶然在一個房裏坐着縫紉或織東西。這屋是完全靜悄無聲的；只是燈火

發出點不斷的低低的聲音。突然她覺着，邊房裏的時鐘有一個跑起來了。一會以後，有個第二個又開始跑了，接着旁的也跑了，到頭全屋都充滿着息索啞啞的回音。

寡婦坐着細聽了一會，不知自己有聽錯沒有，但是當索索聲不斷地響時，她開門到那房間，擎起燈火來考察了。

那裏——確確鑿鑿——時鐘站着索索作聲，彷彿在大歡喜中——摩拉時鐘和波恩柯爾瑪時鐘，八角的，和架上的小小的。鐘擺擺來擺去，——次次擺過玻璃時，她都能够瞧見匣裏的閃爍的光線。同時她聽見有東西在她背後發出喉音。她從右邊向後轉身——就廳堂的時鐘也和他們聯絡一氣了。

寡婦起始在想，在這一切底下必然有奇怪的事了，最後跑出去叫鄰人進來。但是那層，一點幫助也沒有。鄰人一進門，一切時鐘都打起點鐘來了。而且，他們通通打得很準確，完全一致，把這種音樂完全傳出屋外去。恰當最後的一敲完畢的時候，房間的樓上的杜鵑鐘，又開始了。

『Cuckoo! cuckoo! (契苦!契苦!)』

發出的聲音，幾乎像是有人在哈哈大笑，自得其樂的樣子。鄰人再也不逗留了；他抓得他的帽子，跑出門去。

「原諒我罷！」他一面衝出去，一面喊說，「這是不應過問的事。你自己去處理牠好了！」但處理鬼魅，說來容易，做到卻難——尤其是當他們是屬於守時的性質的時候。

主婦所幹的事，都沒有效力。這一件和別一件同樣沒有結果。事情依然一樣。不問她跟他們同在屋裏，或離開他們出去，那可呪詛的時鐘還是不斷地跑。不問她讀佐漢阿爾林脫（Johann Arend）或林德洛脫（Linderof）的說教，或唱鶴茲（Hauge）的聖詩集裏的聖詩——他們快樂地啾啾嗒嗒，聒噪刺耳，依然如常。

二三天以後，可憐的寡婦，便已完全放任了。在那期間，她會試做過種種的事件，曾用杜松燻過，曾在個個門上畫十字符號，但通通一樣不生效力。最後這間屋成爲完全住不得的了——時鐘鏗鏘地打點鐘，一秒一秒地息索，晚間和日裏一樣。他們慢慢地跑，息索，啾啾，嗚嗚，在個個角落裏——這比頂壞的軍營號鼓或號筒還要壞。

不久，自然，全村都知道厄爾士判補禱還是忙於較準時鐘了。這層做妻子的要負大部份的責任，因為她從一個由莊 (yard) 跑到一個園莊，去徵求人家的意見，和演出滔滔不竭的痛罵的善辭來罵她的丈夫。他整晚之長煩擾不休，她說，拉拉鐘擺，移動時針——一刻的休息也沒有。房門開了又闔，闔了又闔，樓梯作咕咕聲，地板有跑步聲。自然並不是她會瞧見過他，但她能夠聽見他的鎖匙的相擊聲，所以要知道是那個是不難的。她最後曾放聖詩集的書葉到時鐘裏邊去。埋一本耶教經典到門限下面去，但是那和其餘的一樣沒有效力。

『你會自己試把他門較準過嗎？』最後有人偶然問她說。

不，那她從來不曾試過。

『好，那你能够希冀什麼呢？因為時鐘定然是他所有的最親愛的東西呀！』

主婦開始思考了，就那天晚上她已經帶着燈火巡行一週，把時鐘上鏈，考察。不問人信與不信——從那刻起那間屋便靜下來了。定然，她時或聽見那邊摩拉時鐘近旁有些聲響；但是那個時鐘無論如何常是這麼難使正確的。厄爾士判補禱自己要在那裏動手，並不是多大可怪。

的事、

除此以外，她再也看不出他的標號了。但當摩拉時鐘在她死去的那年拍賣了以後，買者堅說他在這場交易之中又得到了尼爾士判袖爾本人。他挺直地站着，他說，在那時鐘裏面，從鐘面的一孔向外窺看，留神牠事事都恰好停當。要是有什麼不十分符合的地方，他便在裏面擊打嚴查起來，務使牠在某種離奇的情況中又妥當過來。

最後，自然，尼爾士成爲一種障礙物了，於是那時鐘的主人便把牠埋在地下。

聽說，自是以後，尼爾士判袖爾在他的棺材和摩拉時鐘之間跑來跑去，並不十分能够決定主意，躺在那一個的裏面的好。

十七年十二月三日譯完。

原书空白页

耶 誕 節

奧 拉 夫 杜 恩 著

奧拉夫杜恩是在挪威現在已得了本國一國的，近來且得了國際的聲名的唯一方言作家。他是脫瀨門拉曾北部納姆大林 (Nandalen) 的一個學校教師，他永不容許他的腳色彷徨遠離他這麼深知的地方。雖然他描寫沒有學問的農民，他們卻絕不是不複雜的。真地，在他論述由相反勢力的糾紛而起的問題上，杜恩曾被比於易卜生。這種比較可伸張到他的對話上，他的對話，簡短活潑，像易卜生的一樣意中有意。

杜恩的第一個著作是一部六本的長篇小說，以第一本題名 *The Juvikings* 爲名。這部歷敘一個農家許多代的盛衰在第一本，我們聽見『老頭子』，不怕人不怕鬼的粗蠻的戰士們。在 *Third* 主角是赫赫的但還是原始的盲目的安德士 (Blind Anders)。在 *The Great Wedding*，我們聽見這個家庭的崩解，但在奧鼎 (Odin) 盲目的安德士的曾孫之手而復興，奧鼎的盛衰都敘述在後三本 *Fairyland*，*Youth* 和 *The Storm*。奧鼎在教區裏，以他的美好的清淨的理想主義，自己造成爲一個領袖。在 *The Storm* 寫他自殺以救其無信心的友人，是表明從古 *Juvikings* 的異教徒的野蠻而來的最後的進化。在 *Mind-Anders's Stories* 裏，杜恩收集有一集的短篇小說，指明爲係盲目的安德士老年時，當著合家冬夜圍爐之候，對其家人所說。牠們的動人的好處，多由於全書所具的民間故事的氣息。『耶誕節』就是從這些短篇中選出來的。

耶誕節

現在在摩柯爾曼 (Moholmen) 是有旁的人們居住了。當我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佔有那塊地方的男人，名字叫做賈布利爾 (Gabriel)。摩柯爾曼屬於他那家族，由父傳子地傳下來，是從律上不能記憶的時代起。牠被稱爲一個很大的 gaard (田莊)，一個良好的 gaard，賈布利爾 的景況也很好。誰也看得出他有這種自覺，但要是沒有，他便是個和邁遭若干哩可以找得出的一個漢子一樣方方正正的人了。他又結婚結得好，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瑪西 (Maasi) 是長女，——我要來告訴你們的就是關於她的事。她是漂亮而且善良。我在那時只是個童子，但我也記得她清楚。她身材高而且直，臉色這麼鮮豔，眼睛這麼仁慈，使人不禁要徘徊望她，不問什麼時候她跑過的當兒——這麼幹的實在有許多人。當少男少女共在一起，要跳舞，沒有奏提琴者的時候，他們常要她來唱舞蹈曲，因為她有種優美的歌喉，她又是常常歡樂愉快的。她來了時，她

常把生命放入那個會裏，縱然她不大說話或一點話也不說。

在納斯脫蘭德 (Nestrand) 從摩柯爾曼直過去，你還能够瞧見舊屋的遺址。那時一個佃戶住在那裏，名字叫做安德利亞士 (Andreas)。他本生於自耕農家，從納斯 (Nes) 來，他常常很善理家的；但是，依我說，他只是個佃戶，在那鱒魚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他也不是要把佃戶弄到和自耕農平等的人。他有個兒子叫做大拉爾德 (Tarald)；這是這個家族的一個舊字名，實在會蒙此名的都是會把自己弄得有相當價值的漢子。他是和瑪西同年。她眼裏的他究竟如何，我可不知道，就任誰個也不知道；他只是許多人中的一個。但是她所要的卻就是他。旁的人們自獻的，她都一笑置之。瑪西和大拉爾德自行訂婚了，人們說，但次次他諷示到她父親那裏，向他要求她的時候，她便失掉了勇氣。

「這是沒有用的，我恐怕，」她說。「我們要等候啦。」

「我已等得够久而有些討厭了，於我看來，」大拉爾德駁她說。

「等候好事到來的人會等得太久嗎？」她笑了。瑪西常常笑得厲害，當事情頂糟的時候。

「但我並不是生來等候的，」他抗議了。

「我也不是的，」她答覆，又加上說，「但爲你的緣故我卻能够等二十年。」

她告訴她的母親，她要和納斯脫蘭德的大拉爾德結婚。母親發怒而責備她；她還是不要在那屋裏試行這樣的胡鬧的事的好罷！女兒跑到她父親那裏，但他只是笑她，像一個人笑一個小孩要把自己的銀先令和人交換一個銅幣的一般。瑪西再也不說話了，就對大拉爾德也不說，但他仍必然了解這種困難的，雖則他什麼話也不說。一天晚上，他划過那小灣，直上摩柯爾曼去，求見賈布利爾。他在屋裏找得他。幾乎所有的家僕都在場，但大拉爾德並不以他們而咬他的嘴唇；他一言到題，要求把瑪西嫁他，彷彿他是個真正的貴人一般。房子裏像死般的沉寂，那些在場的人們都願他們身子是在別的地方。

「喂，這事你沒有什麼反對罷，有嗎？」大拉爾德問。

賈布利爾把他在補綴的靴放下。汗珠從他額上站出來了。

「你並不是真地想得我的女兒罷，是嗎？」他問。

「我是不想，我便不到此地了。」大拉爾德答覆說。「也許我不够善良罷——是不是？」

「那麼你並不知道她將繼承那個 gaard 的嗎？」賈布利爾說。

「我知道，我知道，我和那個 gaard（註）也並沒有什麼不合的啦。」大拉爾德回答說。

在這一點，瑪西插嘴了。

「我們寧欣然放棄那個 gaard——要是他是個障礙物的話。」安妮（Anne）和馬爾查（Marja）可以繼承牠的，可不是，大拉爾德？安妮和馬爾查是她的兩個妹妹。

「那我們可以做到的，」他答。「然而我不知道我們應做與否。」

「你還是靜着不要管我們罷！」賈布利爾射擊瑪西了。

她慢慢地跑出門去。

然後他起身，方正地面向着大拉爾德。

「你這下賤的佃戶，你回來擲下盤進那個 gaard 的現款來——那時也許可以有別的話說。那時我們便可商量！」

做妻子的坐在那邊凳上咳嗽，她替瑪西定了很大的計畫。但是賈布利爾重說他所說過的
話了。

「要是你還是個堂堂男子的話，你便要這樣做！」他加上說。

「很好，」大拉爾德說。「我將遵命做去。瑪西曾誓言過她將等我二十年。我將跑去，我又將
回來——上帝在上，我將回來。現在我們已經發過誓了——瑪西和我。」

說了那話，他便離房。瑪西哭了，但旁的人們卻站着不動。大拉爾德跑走了。

他曾對瑪西暗示說，他許會到海上去——這於他看來是得錢最捷的捷徑。一年過了又一年，他們都不會聽見過他的一點消息。她的父母和人們都一般地跟她辯論說，她還是快些把他忘記的好。她只是笑他們；然而要得二十年滿卻還是個很長的時期。最後求婚的人們都覺着厭倦了，再也不回來了。她還是和少男少女廝混，保存着她的勇氣，但她卻不如前這麼好唱歌了。

然後一年夏天，在納羅意市場 (Naeroy Fair)，她碰見一個從山多意 (Sandy) 來的年輕男子，一個快活的漢子，看來是令人意的少年，又是那市場裏最善跳舞的人。他的名字是道爾

(Thor)這兩個怎樣互相結識，並沒有人能說，但是他說，要是他不能夠和她跳舞，他此後便將終身不再跳舞了。他真地和她跳了舞——這是他頂願望的。賈布利爾和他的妻子也在場。他們都喜歡她；她用她一切舊時的活潑來跳舞，恰好回復本來面目了。他們也愛好那個生客。賈布利爾甚至還詢問過他。道爾一點現款也沒有，也沒有可繼承的一個 *guard*。人們走失的，在那時都有鄙野，不文，和稍為不守禮的聲名，但是顯然道爾並不是這種人。這幾乎是一定不久便將有一場訂婚，和結婚了，因為瑪西和他不斷地在一起。「上帝鑑臨，就這樣罷，」雙親說。

其間的痕跡也許一點也不會受講議的，人們說。然而春天來時，瑪西卻生了一個孩子。

事情來得這麼突兀，摩柯爾曼的全家都不大知道怎樣補救。在那時一個女子有個孩子是件罕事；這是一個悲劇。賈布利爾旅行過福爾拉 (the Folla) 去；他要和道爾說話。但道爾卻遠上北方捕魚去了，他又大概不會很快回來——他原是個好遠遊的漢子。他的雙親慈和地和賈布利爾談話，答應道爾一回家來，便可結婚，要是他們能夠使他服從的話。

「好，那是你們所能做到的最低限度的事，」賈布利爾說。

但他要再經過福爾拉一次，這次他見了道爾了。不——道爾不願結婚。他認到結婚是太嚴重的一件事。他又知道了那女子是訂了婚的。不管賈布利爾怎樣迫他，他總不答應——聽說他又懇求又威嚇。道爾強些。他把錢放在桌上，強迫賈布利爾拿去——錢是你作小孩養育費的，他說。

賈布利爾瘦得不成樣子了，當他抵家時。聽說他困臥了床褥差不多兩天。他叫瑪西來問她，她把這種恥辱帶給他不是出於怨恨。她擔保她她並沒有懷怨。她會深信不疑地信託了道爾；她只是太愛了他罷了。說了這話，她便坐下來哭泣了。

然後那特別的耶誕節和那耶誕節會，我所要告訴你們的，到來了。我自己也在那裏。那時我只是十六七歲，但我年雖小，我卻明白那一切的事。這是耶誕節和新年之間的一個禮拜的一天。禮拜六晚上。我們都在納斯——大約六十個少年的人們——恰在談論過小灣去逛逛，看看摩柯爾曼家的女子怎樣慶祝耶誕節。一個暗示說，現在問瑪西求婚大概不久便可得報酬了。第二個提議說，他願意上去看看這個她生的小孩——他還沒有見過他。這樣子我們坐着談天。她的

小孩那時大概是三歲了，三年來他們都少見瑪西，雖則瑪西並不以她的羞辱爲羞辱的話。

然後我們注意到一個小艇划上小灣，停泊於摩柯爾曼的艇室裏。艇裏有四個生客。他們把艇小心地拉上，然後跑進屋裏去。據我們所能聽見的說來，他們必然會喝過耶誕節喜酒的，有一個帶着和合琴。他們是從福爾拉的那邊來的，我們斷定。然後我們也出發了。

那一個確是從山多意來的——道爾和他的兄弟和兩個旁的粗暴的漢子。他們曾在某地參加過四個耶誕節會，一場跳舞，現在他們卻到這裏來了。他們要來訪老朋友。這是耶誕節啦。可不是？賈布利爾只是不滿意於那傭人，他並不是多大有丈夫氣的人，把他們驅逐又是沒有用的。道爾也不是誰能够把他趕出去的人。他有些可愛的地方，人們這麼說。現在他要看看他的兒子。我們到時，耶誕節的麥酒既經帶進來了，來賓都把牠傳飲。他們也把點給我們——各人喝好美的節酒一杯，和接受一句好話。

「你再也不惱怒我了罷？」道爾問賈布利爾和他的妻子說。

沒有一個人答話。道爾困惑了，擡頭望望他們。然後他轉問瑪西。

「你怎麼樣——你惱怒我嗎？」

瑪西笑了；這是三年來的第一次的笑。

「好，我不能說我是特別喜歡你。」

「好，但是現在是耶誕節，可不是！」他說。「他在那裏呢？我們的孩兒，我的意思是說，你定然將讓我看一看他罷？」

她面色變紅，紅得像野薔薇的熟果般，當她跑去帶他的時候。小孩陳列於全房人之前；他站得穩，雖則最後，他是幾乎叫喊了的話。

「哦，瑪西，瑪西，誰會想你能够生這個孩子呢！」道爾笑了，喝酒祝她健康。

又一次的輪飲，後來又還再來。「再來！再來！」我們笑說。這是個忙迫得很的耶誕節，賈布利爾摩柯爾曼卻彷彿是精神回復了的。福無雙至，自然，但這特別是瑪西使他生意盎然的。因為她近來不會自得過——她的曾經是個難捱的命運；但是現在她卻像山頂的早晨的太陽般紅光四射了。

「這個是什麼箱子呀？」她笑說，當她拖出和合琴來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和合琴，我們中是少有見過的。她把牠拉出插入，彷彿她是不大知道牠是做來彈奏的一般，猝然牠發出聲音來了。她已用手指觸了牠的鍵了。女子們合攏來圍着她。她們把牠試試而大笑，她們大笑而再把牠試試，當中笑得最痛快的便是瑪西。

物主把牠取過來，表現他的藝術，我們不知不覺都跳舞起來了。因為這是耶誕節，在那時耶誕節與耶誕節之間又是個很長的期間。旁的年輕男女們來了，像常常發生過的一般，樂聲作時，我們在老摩柯爾曼家裏，總把一切東西攪得亂七八糟。而步履最輕快，笑聲最歡快的一個人，卻是瑪西。就老賈布利爾的也要和他的妻子跳起舞來了。一個粗魯漢子，從地窖裏拿出一種麥酒來；我們把牠放在檯上，我們有空而且口渴的時候，便把牠放出來喝。有一二次，我們停着拿些東西來吃。——我們從不曾有過這樣的一個耶誕節啦！我們時或注意到這是道爾和瑪西跳舞了，抑或他們倆休息了，她坐在他的膝上；但是我們不一會便把這種情景忘記了。

「現在事情是依牠們應該進行的方向進行着了，」賈布利爾說。

汗珠和歡快幾乎壓倒了他。她的兩個妹妹也是幸福的；她們在跳舞當中她們的步履也是異常輕快的。

我們最後停止的時候，外面已經天大光了。是個歡快的禮拜日的早晨。

「天亮了，賈布利爾摩柯爾曼。」道爾在房裏遙對着賈布利爾叫喊說。

「那許是的，」賈布利爾說。

「這也是我們的黎明呀！」道爾叫說，他坐着，瑪西在他膝上。

「我自己也正在想着這事啦，」賈布利爾笑了。

道爾詢問由此到牧師那裏遠不遠。他的意思是要就在那個禮拜日宣布結婚。

「因為瑪西已經越長成越漂亮了，我相信我必須帶她回家去。」

「那是很近的，」賈布利爾說。「我們還能剛好及時到牧師那裏啦。」

「這一個禮拜日他也說教的嗎？」有人問說。

「這是一定的，」賈布利爾答說。「這個讓我告訴你罷，都是預定了的。拿些東西給我吃罷，

妻子並取我的禮拜日的衣服來，我們便去替大家布置早殮呀。這是寫在天上的星辰上的，真地。在上統治我們的他，是萬能的。你有帶你的紙沒有呢，道爾？」他問。

不，道爾並沒有帶——他並沒有預想得這麼遠。有一二個來賓在檢查了。

「哦，我總有辦法弄妥的。」賈布利爾擔保他說，——他並不是等閒的人。「事情會很順利進行的。」他說。「我認得那個牧師。」

四個男人用小艇載他們過那海灣，去要求出結婚布告，牧師並不難為。他們去了的時候，其餘的我們，卻一一輪流着和新娘跳舞。

當時有一個漢子在場，名叫嘉爾克文士大德（Karl Kvingstad）。他是個分外文雅的漢子，生於一個自耕農家，沒有可繼承的財產，會常常向瑪西求過婚。賈布利爾的第二個女兒是安尼。她是個完全純正的人，而且慈心的，人們說，但是和瑪西相比，卻不見有特別的美。她難得有過僅只一個的求婚者，因為他們都中意瑪西。嘉爾克文士大德思考得快。他一明白現在獲得那 *guard* 的人是安尼了，他便拉她出廳外，向她求婚。她當場應允他，但暫時他們關於此事什麼話

也不說。

筵宴又擺起來了——臘腸，捲筒牛肉，和燻羊肉，最精美的耶誕節麵包，牛油和牛乳餅和 *lefeaf*，和很多的 *aqueat* 和麥酒。然後我們又跳舞了。瑪西卻太幸福了，不跳舞了。她坐着跟一些女子談話，當他們釀酒的時候，不時她向外望望那些已經去牧師那裏的人們來了沒有，因為道爾也在他們當中。最後她們回來了，他們的工作完成了。女子中的一個對她說——她的聲音全房可以聽見——「想想你會變為這麼幸福呀。你昨天做夢也想不到。」

瑪西笑了。

「不，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她答說。「我會只希望我不要把今年度過。現在我卻願我能把這種希望抹去了。」

「但是你不是在你內心深處——覺着幸福嗎？」旁的人們問說。

「是的，那我是。只還有件小小的事。」

「是什麼呢？」他們問說。

「這是，」她說，「我只願「他」可以瞧見現在發生着的是什麼事。他離我而去，永不回來的。我不會得過他一點的消息喇！」她是這麼地惱怒，她竟戰慄了。

不一定他還生存，有人暗示說。

「我寧願他是不生存了，」瑪西答。「那我便不必恨他了。但是他如還在人世，我卻不反對他到此地，看看我是多麼的幸福。那種快樂卻是我不會嫉妬而不給他的，」她加上說。

他們並不以她的話爲可怪。然後我們都不做聲了。

但過時不久，一個生客進來了，不一會便有旁的事件要考慮的了。他是個高而有鬚的漢子，穿着青色衣服，在他的整個舉止上是個生客。他和他們招呼，祝他們有個愉快的耶誕節，然後只是站着，向房裏四面張望。他們請他上前就坐，但他似乎沒有聽見他們。猝然間瑪西發出一個小小的叫喊，面色變成死般蒼白。「她」已認識了他了。這是大拉爾德。然後他們都逐漸認識了他。道爾連忙跑過她那裏，扶持着她；她幾乎完全昏絕了。他並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大拉爾德上前去，先和賈布利爾和他的妻子握手，然後他跑到瑪西那裏，但她坐着不動，她

的眼睛緊緊地黏着他。

「你是那個？」道爾問。

「好，你是那個？」大拉爾德答。

「我是瑪西的未婚夫。」他答。「要是你必須知道的話，」他加上說。

「不，那是你錯了，」大拉爾德說。「我纔是她的未婚夫啦。來罷，瑪西，你的手呀！」

瑪西把她的手放在背後。最後賈布利爾恢復了他的言辭了。他跑上去，把他的手放在大拉爾德的肩上，解釋事情的現狀。

「你留滯太久了，」他說。「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以為你還在人世的。」

大拉爾德望望他，然後望望瑪西。

「是的，我留滯了許久。但我不能準備得更快些。你就是吩咐我做那件事的人，瑪西卻答應了等我二十年。我匆匆趕回家來。」

賈布利爾答說，最好是他說聲珍重，再回到他所以來的地方去；這於他自己和這兩個都是

最好的事。

「你來得太遲了，現在是沒有辦法了。」他說。「這並非我的不是。」

大拉爾德站着沉默了一刻。旁的人們環繞着他，求他像個曉事的漢子般離去。有的男人追得他頗爲厲害，——他們曾經喝了許多的酒。

「算了，人們，算了。」他說，他的眼睛在陰沉着。「你們不能恐嚇我，這層你們也許一樣知道啦。」

在他們當中有一個漢子是很強有力的。他並不想兩次，但把那生客捉住，攆他出去。但一會以後，大拉爾德又站在門口了。他還是和平常一樣地安靜。

「從前我在這裏，曾被趕過，」他說。「不過只過了二十年的一半罷了，瑪西，這裏，賈布利爾，這裏是買進那個 *gold* 的錢。現在就當衆宣布，說出你的話來罷。」

他拖出一個充滿金錢的大錢袋，——這幾乎全是金幣。然後他的聲音經過那些站在他前面的人們的頭上，喊叫了。「我要求你一件事，瑪西；請你把那結婚布告取消，挪出兩個禮拜來把

事情細細思量

他們大家對一個男人大聲叫個「不」字。他們說他的錢是偷來的錢，還有許多比這更難聽的話。他們幾乎準備要把他當作流氓般細縛起來了。但然後他們聽見瑪西在他們後面說話了。

「我將依你所說做去，大拉爾德。」她說，「要是那層能够使你得到什麼歡快的話。我已經等了這麼久了。但是這裏是我的小孩，道爾便是他的父親啦。」她笑了。

「是的，我瞧見他。」大拉爾德答說。「我將做他的好父親——那層你不用憂慮。縱然在起初，這事於我也許不是這麼容易辦到。關於既經發生了的事，我決一句話也不責備你。這個金錢呢，卻是一個誠實的男人的金錢。——那層我相借你知道的。我曾冒險而勝利了。」

山多意的道爾是個溫和的漢子，他又是確信瑪西的。他跑前來，把他的手獻給大拉爾德。

「好，那麼沒有事了！歡迎你回家來了！到底我們是長大的男人了，可不是我們來喝酒祝他的歸來能這個別的事件定然會自己有結果的。」

對於這話他們大聲表示贊同。他們當中有許多覺着這麼的釋然，他們竟以爲屋頂已經拆去了。他們喝酒祝那生客的歸來，請他敘述他的旅行經過。那層他將來可以辦到，他應承說。他只給他們幾個提要。他在他的手上和臉上都有傷痕，他自承他會和種種色色的人們爭鬪過。他有些精美的東西，銀的有，金的也有，他所旅行過的地方，遼而且遠。『而今我到這裏了。』他結束說。賈布利爾又要到牧師那裏去了，——他幾乎不能夠在做禮拜以前到他那裏了。他高興去呢，還是不高興，沒人知道，但他的妻子卻笑了。

「起初我們以得不到「一個」男人給瑪西而歎氣，而今我們卻因爲有了兩個而歎氣了。『現在』呀，定然她必得結婚的了。」

她是愛錢，雖則在別方面是個好婦人的話。

那天在摩柯爾曼事情是和有一場結婚一樣的好。吃啦，喝啦，跳啦，作一個不斷的循環。瑪西總是旁觀的時候多，但當我們在晚上把房間清理了的時候，她也加入來跳舞了。她跟兩個求婚者和跟我們跳舞，她比往常更是歡樂了。她又是這麼的可愛，把她望望，誰幾乎也要傷心。她的母

親求他跳慢一點，但瑪西笑着喊叫說：「她現在是跳到死也不管了！我們——我們大家——都聽見。她也許沒有像她假裝的那麼幸福。我們很了解她的；要在兩個之間選擇一個，於她並不是容易的事。」

嘉爾克文士已經成爲狐疑的了。

「你以爲大拉爾德取得那個 *guard* 嗎？」他在房角對安尼說。那層她並不知道。但她把他望了一眼。

夜晚流水般過去；我們難得知道是到了什麼時候。在摩柯爾曼已經聚集了一大羣的少年男女，徧地都有酒喝，和喝酒的喧鬧聲，沒有睡覺。這一切事情來得這麼的離奇啦。

「這個少年們，這個「是」一個結婚啦！」有人大叫說。

但是幾乎同時別一個又大叫別的話了。

「他們正在外面決鬪喲！」

我們衝出去，那裏大拉爾德和道爾面對面站着。這是個皎潔的月明之夜，冰冷而清明，那裏

他們拔刀相向着。我們靜靜地站着旁觀。我們的機智和我們的力量都消失了。一種怪誕的銀光包着我們，也包着那對決鬪者。他們前前後後地移動，前前後後地移動，一言不發；這是生死的交易啦。

猝然瑪西在我們當中顯現了，停了一刻，然後對他們叫喊，涕泣不能成聲。

「道爾和大拉爾德！大拉爾德和道爾！」

她衝前去，要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倆並不注意她。人們捉住她，拉她回來，用蠻力帶她再到裏邊，因為她在這裏只有把事情弄糟些。所有的男人們包圍上去，把決鬪者分開，將他們的小刀拿開。然後我們又讓他們去鬪，由他們去把他們的爭執作最善的解決。這是場很好的決鬪。鮮血流了。道爾是像一頭水牛般強有力，他占優勝，但大拉爾德卻是兇猛，盲目地去衝撞他。忽然他拖出一件新的武器，一枝大手槍，向道爾描準。整個 guard 上發出一個大聲的叫喊，然後一陣死般的沉寂。兩個對敵者也死般的沉寂而蒼白，相向着。

大拉爾德然後把他的武器丟到一邊；牠打在牛欄上噠然作聲。

『現在！』他叫喊說，『來罷，你要是敢！』

道爾來了，他們又交鋒了；旁的人們沒有一個要去干涉的，因為這是一個嚴重的事，他們要在他們之間解決的。這是賈布利爾最後把這種瘋狂舉動停止的。他現身門口，完全精神錯亂了，像一個長大的男人所罕有的，說話聲嘎得這麼厲害，我們竟不能了解他所說的是什麼。我們聽見裏邊有女人們在叫號。最後他恢復他的言辭了。

『進來罷！』他叫說，『你們兩個——馬上。是瑪西啦！』

當他們進來時，她是一切都完了。她再也不呼吸了。他們帶她進去時，她既脫了力，叫喊了兩個求婚者的名字，這便是她所說的最後的話，然後幾乎猝然便成僵硬了。她躺在牀上便成死屍了。

當時沒有一個人不安靜的。

道爾和大拉爾德站得相近；離床也只是個短距離，其餘的人們作一個半圓形環繞着他們。做母親的不時向她俯下身去，求她答話，因為她還不能相信這一切便完了。我們當中沒有一個

能够相信的。道爾大踏步跨過地板跑出去，大拉爾德跟他去，最後其餘的我們也跟着去。我們不忍留在裏邊。

「好，無論如何，你得不到她。」這是大拉爾德說的。

別個急轉過來，眼釘着他。這似乎他醒過來了。

「那說得多麼難聽，」他答說，「但「我」說，我寧願上帝把她給你啦！」

在來賓通通離去以前，大拉爾德上前道爾那裏。

「我現在又離開這個鄉村了，這一去永不回來了。我想你大概永不能赦宥我這一次的來這裏罷？」

道爾面色變白，當他面向着他的時候。這於他是場艱難的奮鬥。同圍站着的那些人，有許多強他應該赦宥大拉爾德，並鄭重地和他談話。道爾於是伸手給他。

「現在是沒有什麼可爭的了。已經發生了的事也許是善意的；否則，我們什麼辦法也想不出。在我們把瑪西送了葬以前，你也不應離去。」

大拉爾德什麼話也不能說，但從他的沉默來判斷，他同意了。

這結果是個很大的喪葬——比山谷的人們所能記得的任何喪葬都要大。一切知道了她的人們，都很看重瑪西。她從大多數的人們看來，曾經是不同的人，而今她在他們的思想裏超升擴大，他們都大大地悲傷。半數的鄰里跑出來，送她到墳墓裏。這是一個堪紀念的送葬的行列。道爾留在摩柯爾曼，直到喪葬的時候。葬事完結以後，他跑出來，說他這次不願單身離去摩柯爾曼了。他和馬爾查並肩站着，他們又能夠看見他握着她的手。馬爾查是那家族中的幼女，一個美麗的女子，年齡又可結婚了。她站在那裏時，她不敢抬頭望，她是這麼年輕而守禮，但他們能夠瞧見她是極頂幸福的。雙親聽見道爾所說的時候，都霽顏了，所有在場的人也祝他們倆和孩兒們歡快。

嘉爾克文斯大德然後也不讓人。他跑過地板到安尼那裏。

「你知道我們所約定了的事，」他說。「現在我們也可以把這事公布了。」

「我們並不會約定什麼事，」她答。

「你定然不是想拒絕我罷？」他問。

但她正視着他的眼睛。

「記住大拉爾德來時你所問的什麼話罷。當時是你拒絕了我啦。」

「你怎麼了，大拉爾德？」道爾然後回望着問說。

大拉爾德跑上安尼那裏，拉着她的手，引她出地板上來。

「你怎麼說呢，賈布利爾？」他問。

賈布利爾說聲「阿門！」祝他們幸福，他的妻子也這樣做了。道爾然後又說話了——他的心是這麼輕快，他的話說得很是流利。

「我們劫掠了你們的家了。」他說。「但是我們——大拉爾德和我——曾把事情商量過，不然，我們便不能做。這是很迫促的，定然，但與其太遲，還是太早的好。」他加上說。

事情後來明白，他們兩個都要馬爾查，因為她是兩姊妹中較漂亮的，但當他們中的一個聽見這個時，他再也不願和別個相爭了——他們已經爭得够了。對於這層是完全有一種克制的。

但結果是，像我們所看見過的一般，大拉爾德是佔有安尼和那個 *Sard*，道爾却佔有馬爾查。聽說這也是那兩個女子所情願的。

他們各各幸福地跟自己的妻子共住。他們是這麼的好朋友，他們常相過訪。

——故事就是這樣結束。教訓呢——我過去敘述這故事的時候，總存於我心，但現在卻完全消逝了。好，這也是一樣的。

(註) *Guard* 在這個關係上是指一個自耕農的田莊，帶有不租不徭不另隸人下之田地的權利。這 *saard* 是不可分的，拿牠的人常要從旁的繼承者盤進在佃農和自耕農之間是有很深的鴻溝的。

十七年十二月六日譯完。

原书空白页

舞跳的後最的利格黑老

著 格 伯 克 爾 福 濃 佐

在漢福爾克伯格已在他出世的產礦的城市羅羅斯(Boros)找得了一個新背景，和一個豐富的新材料。他的人民是農民礦夫。九歲時，他便到礦場做工，開始他所描寫的艱苦、粗糙的生活。他的正式的教育是最少量的，但他習知了許多不同的型式的人們：農民和流浪的工人，拉甫人(Lapps)，芬蘭人(Finns)，瑞典人，和挪威人。當他開始把這箇在永久積雪旁的小的產礦市鎮，作歷史的研究時，他發見了德國精良的礦工，丹麥的公爵和夫人，瑞典的將軍，甚至於一二個國王——這些人物的後裔這些一切，他寫成爲書，其敘述故事的純粹的歡快，比挪威文學中普通所有的爲多。因材料關係使之發生的不避免的粗魯和卑鄙，不問如何，都以透過他所寫的一切東西的強壯力量，和常增加一種詩的美給他的書的對於自然的感情，而得到救濟。

福爾克伯格的較舊的長篇小說之最重要的一篇，批評家大概都以爲是 *Lisbet from Jarnfiell* (1915)，這篇敘一個女人，從大山來，嫁給一個從山谷來的男人，她永不能和不同的環境相合。The *Fourth Night Watch* (1923) 是一篇寫大約百年前的羅羅斯市的長篇小說，主角是個牧師，他的道德心屈服於他的悲慘的環境的不仁勢力之下，但他最後以信仰和懺悔得到和平。

老黑格利的最後的跳舞

是耶誕節後六天的晚上。日和夜，自從耶誕節晚上，阿倫(Aalen)的舊的木建的禮拜堂的鐘聲，把山裏的空氣向北震顫，在靜夜裏往黑西大爾(Herschedale)的黑暗の赤楊樹坪之外消逝，那時候起，全長的山谷裏已有了一個不斷的喧聲如雷的歡宴。宴會起於阿斯巴爾(Asbale)，那裏從前在中古時代山谷裏的強有力的男人舉行過他們的冬祭，——繼續向南埃及輪流，依着古代風俗，直到耶誕節後的第六天，宴會終結於山後的大澤地上的格羅那生(Grönaasen)。

蠟燭沿牆微弱地燃燒着，柏松的火光搖曳，血般的紅，在開着的爐上。

老黑格利坐在砍斷的木頭上，在爐火的紅光裏，半打瞌睡。他的尖頂小帽歪戴着，蓋着一個耳朵，他的駁色的鬚硬挺挺地在他強固的牙牀上運動，當他靜靜地在細嚼他的烟葉的時候。

在他旁邊站着一個強壯的少年，他沒有戴帽，頭髮蓬鬆，兩手深深插進褲袋裏。他沒精打彩地向下望。這是波爾阿斯巴爾 (Bir Aarbale) 本人。

老黑格利坐直了一點，用矜矜的眼望着他。

「你不跳舞嗎，年輕的漢子？」他半睡半醒地問。依着舊習慣，他拉拉插插着他有鞘的小刀，皮帶。

波爾阿斯巴爾並不答話。

老黑格利又在他木頭上陷下去了，在紅光裏打瞌睡。

跳舞曲放恣地鳴奏起來，高出呼喊聲，和在冰凍地板上的凍了的鞋的踏步聲之上。醃肉一面溶解，一面從牆上掉下，椅子下卻積着厚層的灰塵。幾條搖曳的光線，從裏邊的燈光經黑色的窗子射出，作長帶形在月明之夜的雪堆上跑過。冷氣刺骨；屋上的木材咕咕作聲在外面灌木林裏卻有野獸疾走而過。

杏能 (Henning) 黑格利坐着，夢想着過去的事。自從幾乎記不得的時代起，他便一路參

加這裏山中的耶誕節宴會。舊時這樣的宴會是常常歡快的。比現在歡快得多。年輕男女現在都成年老而步履沉重的了。在跳舞時他們只是用力拉他們的腿，上帝呀，講到以雙手或一手按地而向空翻筋斗，足踢桁桷，像少年人應幹的一般，那更少說些，卻還好些。他們又再也不像男人般打鬪了。

杏能黑格利把自己放到一種忙亂中了。六十年來，他曾參加過許多跳舞會。但特別有一個爲他所最記得的。老黑格利完全溜回過去的記憶裏了。

那時他正年富力強。第六天的晚上，宴樂者作最後的宴會於這裏格羅那生，像古時的風俗一樣。是已經半夜以後了。老尼賀士(Nefoss)坐着彈佐坦對舞曲(Jotunpolska)。恰在跳舞的中間，年輕的黑格利衝出會場門去，不穿大衣，拉着萊恩希爾德波倫(Ragchild Borren)的手……。

跑出鋪路上，他把兩臂樓抱着她的腰部，引她出樓門去。她膽怯地反抗了。

「你發瘋了嗎，人？」她要掙脫去。

「自然我是發瘋了！」他答。「你跟我回村裏去啦，萊恩希爾德。」
她微帶遲疑。「那要商量，杏能。」

他引她去……「那就是我所要的！」他暴躁地答。

她在暗裏靠着牆；事情來得這麼突兀啦。

「你把一切事物都視為無關緊要。」她幾乎哭出來了。

「只有你除外啦！」他又拉她去了，他現在卻是鄭重的了，當他說，「我中意你，萊恩希爾德！」
的時候。

「不——不！」她半低語說，她掙脫了去了。「不——不！」

她離他奔跑去了，但又停着，在一堆木材旁，尖聲叫喊。他站在寒冷的冬夜裏，他身上的條條肌肉，都顫動着少年期的暖熱和力量。他在山谷裏是個頂兇猛的戰鬪者，而今他的血卻熱着。他立了意要佔有這個女子，有誰敢來干涉，誰便要吃虧。是的，皇天在上——他立了意要佔有她！他跑過去，擁抱着她，當他們顛顛地跑上木堆的時候，白色的冰霜，從上面的灌木葉上，點點滴滴地

落下來。

「你願跟我去嗎，萊恩希爾德？」

她再站着遲疑，楔住於木堆和他的寬廣的胸懷之間，係隻小鳥般害羞，在諦聽着。她恐怕人們會來，恐怕得要命。然後她忽用兩臂抱着他的頸部，她說話時她的聲音是暖熱的，「是的，杏能，我願！」

他狂喜了。捉住她的腰部，把她用一臂擎起來，把她放下，跟地旋舞，把雪都弄得飛濺起來。「你這粗暴漢！」她軟和地笑了，把她的肩帔從一肩上拉下。在她把肩帔再纏好以前，他又拉她作一種瘋狂的跳舞了。他撕去自己的小帽，跳上隆起的冰堆，把帽子踢到空際。

「我相信你「是」發瘋了，杏能！」她又笑了，伸手去拿她的肩帔。

「是的，發瘋了！」

他再戴上帽子，他們較安定地談起話來。然後她潛入裏邊，去穿上她的外衣，當他把老馬拴上雪車的時候。

一會以後，他們在星光之夜馳下山旁了。雪在滑木下作咀嚼聲，冰冷的鋼作鱗鱗聲。馬具作咕咕聲和爆裂聲，馬蹄的沉重的得得聲打在路上作回響聲。萊恩希爾德安適暖 and 藏身於杏能懷裏，羊皮大袍緊密地包着他們兩個。冰冷的風在不毛的小山上吹嘯而過。

老道賓 (Dobbin) 安靜下來作一種緩慢安穩的步態，這樣子他們慢慢經過寬廣的澤地，到山谷裏去。那晚是無須匆忙的。很是無須的！村鄉兩倍遠離他們。夜晚黑暗而無窮，他們也可以不問。這是這麼的一個無上之樂的夜晚呀！他們現在——現在和永久——是互相佔有的了。

她在羊皮大袍下面緊緊蜷伏到他那裏，把眼睛閉上……要是這樣坐車能够延長永久就好！她諦聽蹄音，蹄音於她像是一種敏捷的舞蹈的合節拍的步音。時時有指路柱和叢林馳過，像在山中高視闊步的山鬼。這樣的一個離奇的夜晚，她從來不曾知道過。這個冬天定是永遠沒有止境的。星兒閃爍，冷風在草場上號叫，掠濯濯的小山而過。

當他們跑近轉入黑西大爾的地方的時候，黑西大爾的山谷是漆黑的，兩旁有牆般的巖石，黑沙賀爾 (Hessafall) 又在冰下作轟雷般的水聲——他勒住他的馬。定然他是趕得太快了。

年輕的黑格利喜不自勝。啊，他所有的是什麼一個文雅的女子呀！在村鄉裏沒有人有這樣的另一個的……他在雪車裏把她抱得更緊些。他的內心深處大笑了。他將做山谷裏的最剛勇的男兒。他這樣告訴她。她呢，將是一個可據以自傲的妻子。還有許多奇怪的事他們將……

「停罷，道賓，停罷！」……

他無須這樣跑的。不用匆忙。老道賓停着了。他把頭拋向一邊，又一邊，不知道在他後面的雪車裏發生着什麼離奇的事。

* * *

一個提琴的絃線刮刺作聲。老黑格利醒過來了。波爾阿斯巴爾還是站在他的前面，兩手插在褲袋裏。

「我定然打了瞌睡了，」老黑格利說。

阿斯巴爾望着他。

「我們要你來跳佐坦對舞啦！」他說，一面把他的汗衫袖掠過他的濕髮。

老黑格利口吃了。

「我恐怕我是太老了。你知道一個人變了八十歲的時候——」。

「不通的話！」波爾阿斯巴爾轉身離開火爐，對彈提琴者叫喊說，「請奏佐坦對舞曲罷！」

——現在，女子們，老黑格利來跳舞了！」

沿牆坐着的女人們當中，發出一種友誼的冷笑聲。她們都很願意跟他跳舞的啦！在山谷裏從來不曾有過比他更爲活潑的跳舞家。

「我是太老了，我告訴你，波爾！」

老黑格利溫和地抬頭望望。

「哦，你會處理得好的，老人！」波爾捉住他的肩部，要拉他起來。

「我是太老了，我說！」

他反抗了。但是波爾阿斯巴爾不肯讓步，當奏提琴者彈起耳熟的跳舞曲時，老黑格利把他的小帽拉到腦後，拿他的一塊咀嚼的烟葉，把牠塞到背心裏。他停了一會，然後輕溜着僵硬的

腿到娃爾保波倫 (Valborg Borren) 那裏。她是他妻門的外甥女。

「好，娃爾保，我們要來試試了，我想，」他說。「你是我所最慣熟的人啦。」

娃爾保一面握他的手，一面笑，謙遜地低頭望着地板，輕輕地跟他跳去。當他拉着她跳的時候，他拉着她旋舞，叫聲震牆壁，兩臂摟着她，又把她旋舞起來。他的有鞘的小刀上下擺動觸着他的褲子的臀部。

「並不壞啦，老人！」阿斯巴爾叫說。

杏能高聲吃吃地說了，「Faderulen……哦——呵」……他翻了一個筋斗，試用腳去踢橫桁。但他不十分能够做到。他再試一次，用他的鞋的鞋底去打擊……「呵呵……」他放恣地沉重地跳。地板在他下面陷落了。這個跳舞像一陣疾掃而過的暴風雨，像一條急流的狂吼，像許多赤楊樹的沙沙聲。上帝赦宥他，他在盛時的一切罪過和跳舞罷！於他看來，似乎飄動的雪在黑暗的秋夜把山上的灌木林壓倒了。

「哦呵！Dirrl-anti doodle-doo Dirrl-anti doodle-doo……」

他又成爲一個兇猛的少年，手裏拿着血刃，在巉峭的小山上奔跑了。「呵呵……！」上帝赦宥他他在盛時的一切跳舞和罪過罷！不久老黑格利便要跳了……一種憂傷襲擊着他了。

舞蹈終於第五條絃線作一種顫音的時候，老黑格利暈眩地踉蹌地跑回他的座位。波爾阿斯巴爾站在那裏拿着一瓶東西。

「現在，老人，你應該喝瓶體面的酒了！」他說。

老黑格利伸手接那有兩平脫(pint)容量的瓶。

「我再也跳不好了，我告訴你！」他喃喃說，當他把遮着他的嘴的鬚抹開的時候。

「來，現在喝罷，老人！」波爾催促說。「你還是一個活潑的少年啦！」

「哦，我是個疲敝了的少年，我想——現在。」

老黑格利喝了，在他剛強的臉上微有溫情的表現。

*

*

*

那同一晚，老黑格利驅車下山谷向黑西大爾走去。在狹巷裏，他勒住他的馬。

「停罷，道賓，停罷！」

他僵硬地爬出雪車來，站着沉思，他的雙膝在他的拉甫式外衣 (Lap coat) 下面彎下去了。是的——就在這裏。這裏，恰在牆般的巖石下面，五十多年前的那晚，他們徜徉過。現在她在皮皮下睡了許多長年了，他卻孤獨地徬徨。自萊恩希爾德逝後，他覺着生活真是沒味。但他跟她的時候，不久便要到了罷。他今晚怪感動的。

他曳步跑到馬旁，他的皮外衣的衣裾在冷風中飄揚，他撫摸着馬鬣。

就在這裏——是的。……那晚又像今晚一樣。星兒閃爍，天氣寒冷。那時的一切都和在一樣。只是萊恩希爾德消逝了他呢，卻成爲一個龍鍾老叟了。

他這樣子一手扶着馬具站了許久，黑夜卻不斷地向前衝去。馬和人都在黑暗中擴大彷彿是石彫的一般。

十七年十二月八日脫稿。

原书空白页

獵 麋 者

美 克 爾 方 富 士 著

美克爾爾方富士已以他的動物小說大得人的歡迎。他的背景是佐坦海敏 (Jotunheim-)

men) 冰河畔的哇爾德斯 (Valders) 和哈爾林大爾 (Hallingsdal) 之荒野的高原。他描寫猛

風掃蕩的高處的自然，敘述動物，和幾乎是原人般的人們。有幾本他的書，事實上只是一隻動物

的傳，像 *The Trail of the Elk* (挪威名, Troll-Eigen) 和 *The Reindeer Buck of*

Jotunfjell。方富士是個目光銳利的視察者，很知道荒野的定律是：生命之繼續只是藉別種生

命爲食料。是以他筆下是沒有癡情的，但有一種很可愛的清快和新穎。他的作風豪邁而強悍。在

The Randaal Dance 裏，方富士已對於人民生活，試作了更寬廣的描繪。

獵麋者

在冬夜有狼飢嗥的挪威荒野裏，有一個沒人居住的山谷布佐大爾(Bjodal)，大約有二十哩之長。進那裏的人很少，只時或有個單身的獵人。間隔許久的時間，悠遠的槍聲擾擾那種和平，然後就靜寂也似乎醒過來躺着諦聽了。

在布佐大爾的極北部份，站着一個草皮屋頂的小小的茅屋。夏去冬來，總沒有裏邊有人燒火的標號。然而，一個秋天的早上——九月二十八日——火煙開始從房頂的生鏽的烟囪起來了。火煙濃而且黑，像松香木在燒的時候一樣。這烟發出一種強烈的氣味，深深透入森林裏；一隻曾在豪宴中消夜的狐狸敏捷地轉身。天還沒有大光，黑暗懸在空中和樹上，但天光既開始過東方的高地漂流而來，晨霧瀰漫於澤地及湖水上。

一個男人從那茅屋的門彎身出來了，右手拿着一個咖啡鍋；他向茅屋南邊跑下去，那兒他

俯下身去從一個水湖裏裝滿了他的鍋子。

這男人的名字是彼得哇爾白脫 (Peter Varpel)。他是個身材小而堅強的人，右腿微跛，但還敏捷而活潑。他沒有戴帽，他的頭髮稀少而微作白色。在他額下是一對小而無不燭照的眼睛。因為彼得是在布佐大爾區域所可得的最好的獵麋者；不管他有些微的跛，而且度過了四十個春秋了，在一個長距離的賽跑裏也還沒有人能夠和他爭競。

當他開茅屋門再進去的時候，一隻大而灰色的獵麋犬溜出來了。牠站立於茅屋的一角，審思地向着森林張望，又搖搖身。牠是史湯姆 (Storm)，彼得的犬，他們兩個都相類似。要是他們共同驚起了一隻麋，他們便追牠，直到他們瞧見血從那獸的喉部流出來的時候方纔罷手。

然而，這個秋天，在布佐大爾的獵麋的事，卻是可憐。彼得不能了解麋究竟變了什麼了；牠們似乎離開地面而不見了，彷彿牠們是生了翼飛去了的一般。他到如今已經遍山遍谷跑了三個禮拜了，他的鞋跟滑下去了，鞋底也薄了；但他還沒有剝過一隻麋的皮。

就在這裏，昨天晚上，上面的山下，一隻麋來得很近，在他旁邊跑過，完全出乎意料地。他連鎗

都沒有從肩上取下來，牠便走了；但他已覺察了一件事，這就是那隻獸有很大而且十分異常的角。其中有一個有許許多多的分枝，另一個卻少些；那樣的麋角他從前並不曾見過。

但是他知道這個是什麼種類的獸。這是一隻會經常到這個荒涼的山谷不知若干年了的怪麋，一隻沒有獵人和獵犬會成功把牠殺死過的麋。關於這個神奇的獸，有人講過許多故事。同時這是高原的獵人們的堅強的信仰：去追那怪麋便是不祥的事。他們能夠說出一個人追牠時折斷手臂的故事來，又一個人過河追這個麋結果只是淹斃的故事來。

彼得也曾獵過這個神祕的獸，獵犬總是趕牠不上。這麋遠在獵犬前面跑，洄過了一湖又一湖，上上下下爬過了一山又一山；真地那怪麋上山像一隻狐狸般。但現在彼得決意來跟蹤昨天的獸跡了，當他還有一點食物留存的時候，或當他的犬還能夠爬的時候，他總不干休；因為打獵而沒有結果的時間愈久，打獵的心反熾熱起來，是彼得的本色。在他這個秋天的沒有結果的打獵期間，他的能力已經集中起來了。他決意要追那有離奇的角的麋——到地獄也可以，要是需要的話。他這樣發誓了，當咖啡煮好時，他便吃了早餐，把門鎖好，出發爬上有林木的斜坡，向

山腰灑灑的大山去，在山腰上時有冰河可見，在上升的太陽光中燦爛如銀。

現在是晚上了，彼得哇爾白脫已經從日出到日落，把怪廉搜獵了整天。史湯姆已經從天邊到天邊追尋那獸，牠並沒有靜靜地站過使彼得可以追上牠的那麼久的時間。現在他是坐在一個大山頂上，大汗淋漓，他身上連乾燥的一絲一縷都沒有了；遠在北邊，那兒的天在太陽落後還在發紅的，他能够聽見他的犬的最後的短促的吠聲。他舉槍，向天開了一火；半點鐘後史湯姆便來和他相會，他們便一同跑到一個荒涼的 *scotch* 那兒，爬進去。

這兒有兩張皮氈，但就在這兩張皮氈下面，彼得也還惡寒戰慄；他燒起一大堆火來，但他還是惡寒戰慄。這好像是他的身體本身已經停止發生熱力；寒冷是從裏邊來了。當着夜間，頭又痛了，他又咳嗽起來。在他左脅的部份，又作痛，不問他摩擦得怎麼的多，痛總是不退。他一吸氣時，便彷彿左肺後面有什麼東西潛伏着，不准牠吸空氣進來的一般。

這和兩年前他患肺炎，臥牀臥了一個月，初得病時恰恰一樣。那次他也曾出汗出得這麼厲

害，接着便是惡寒戰慄。自是以後，他有時會覺察到他奔跑得認真厲害以後，呼吸時左脅總有點劇痛；但他從來沒有打理過牠，牠也常常自己退去，現在牠也一定會自己退去的罷。

大約一點鐘的時候，他又要起身把火加上燃料，這是個美麗的月明之夜；草上蒙霜作白色，在下面澤地上的河流卻照耀如銀。當他站在窗口時，他能够經由小小的方玻璃，瞧見加夫陔爾德（Knufeld）矗立於腰帶般的森林之上的很大的肩部。在那兒他曾槍斃過一隻在冬窠裏的熊。

但他總得睡一點覺。到六點鐘，他又要起身到森林裏去。但當他睡了二三點鐘的時候，他總是不斷地做夢，史湯姆卻因為他的主人在睡覺中說話而頻頻抬頭。彼得夢着，他是在追趕那隻有離奇的角的麋，追得這麼上氣不接下氣，他竟以為他快要死去了。最後那麋靜靜地站着；但當他開火時，他能够瞧見彈子從槍管不慌不忙地射出。他瞧見牠在空氣中穿過，當牠落在那麋身上時，牠卻反跳而去像粒豌豆一般。

他在一場大汗中醒來，然後又開始惡寒戰慄了。

那晚他睡得並不多，但當天亮的時候，他仍然準備出發。森林裏去煮咖啡，綁行囊，雖前他脅部還是作痛，他的頭又跳得很兇的話。但當他搖搖欲墮地在草地上跑，覺着他的整個身體似乎是多麼的酸痛無力時，他疑懼起來了。

跑下到有人住的地方去要花四五個鐘頭，一個人病臥在森林裏，結果是只有死罷了。就在這裏的 saeter-hut 裏，也好不了許多，雖則至少頭上有了一個屋頂的話。也許暫時還是停留在茅屋裏，等候事情的結果好罷。他無論如何能夠等到今天晏些的時候，也許到那時他會好些罷。

然而，他並不痊愈些；他更病得厲害了。左脅的痛又擴張到右脅了，他的呼吸迫促而不足。當他覺察到這個時，他馬上成爲謹慎的林居的人了。他把茅屋附近他所能找得的柴薪收集起來，把水也帶進一點。在外面牛乳茅屋 (dairy-hut) 裏，他找得兩張破氈，也帶進來；但當這一切事情幹完了的時候，他個個毛孔都出汗了。他燒起火來，然後把自己好好包起。朝陽的光透瀘到地板上和牆上；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了，塊塊的日影也隨着遷移，爐上的火也熄了，但在火燄消滅

以後還冒了許久的煙。

彼得現在已成熱病了。他的棕褐色的臉漲紅了，他的冷靜清明的眼睛疲倦而濕潤了。他並不害怕，但他卻實在以為躺在這個離人烟若干英哩的地方是有些不舒服的。沒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只告訴過家人，他是到布佐大爾去，但這個山谷這麼長而多分歧，地點的指明總不得有一定的。沒有機緣可以找得他，就和在乾草堆裏找一枚針一樣。因此要過很久的時間，纔有人會想到找他的；當彼得到森林裏去的時候，他們原是非等到他們瞧見他在門口時，不敢盼望他回來的呀。

不，這必得承認這種情境是有些令人不快了。

時間過得驚人地快，時間一面過去，彼得的耐勞堅強的身體的火又一面增加熱度。他用他一切的意志力來和病魔奮鬥，但病魔比他的意志力還強，他的意志力遂不得不退讓了。到那天下午的末了，熱病已取得一種堅固的把握了。

在外面田場的籬笆上，一雙小鳥坐着在唱歌，夕陽的光線卻在牠柔軟的羽毛上遊戲。

由日變夜的改變，是敏捷的，含糊的，而無聲的。地板上的影子變成不清了，窗盤上的卻保存得久一點；但最後就在窗盤上的也不見了。彼得躺着的一角地方是頂黑暗的，這種黑暗愈變愈深，擴張到其他屋角去。牆上的一個錫鍋把光線保持着一會，田場裏的牛棚的新蓋的木板的頂，卻在晚光之中作白色。

整天史湯姆都不會安靜過，因為他不能明白彼得臥牀而不打算出去的緣故。再三地他跑到牀上去，用他的冷鼻去觸彼得的臉；然後彼得伸出一手，撫摸犬頭。「可憐的老傢伙呀？」他說。「可憐的老傢伙呀！」

有一會，天是全黑了的，夜晚的靜寂降於這茅屋上。裏邊的唯一的声音，便是牀上的男人的快得不自然的呼吸——一種滯重喘氣的呼吸，像作長距離跑步以後的一般。病人在牀上殊少轉身。

外面，月亮又氾濫於江上和蒙霜的草場上了。這是什麼點鐘，彼得並不知道，當史湯姆突然起身，在門縫嗅起來的時候。他把鼻子湊緊到門板和門框的狹窄的裂縫，這裏是有冷風從外面

進來的，不斷地在嗅。他然後嗥叫起來，他背上的毛又聳起來，彼得的注意也爲此惹起了。犬顯然已覺察了異常的東西了。彼得靜聽足音。哦，要是人們就好呀！從來他沒有這麼渴想見一個人的。但他聽不見足音。突然史湯姆轉身，跑到窗前，後足登起來，前爪放在窗盤上，還是在嗥叫聳毛。

然後獵人又在彼得裏頭復活過來了。他拋去蓋氈，滑下牀來，站着。他的身體似乎已失掉了保持平衡的力量，東歪西倒。他顫巍巍地跑到窗前，然後屏息；因爲那裏，林木旁邊，沒有一百碼之遙，站着一隻麋，完全靜着，脅部朝着他。牠有很大的雙角，一角有從來沒有見過的這麼多的分枝，另一角卻只有幾個。這就是他昨天所獵尋的麋——那隻怪麋。

以興奮和熱病震顫着，彼得爬着去取他牆上的鎗。鎗是裝好了的。他吩咐犬寂靜，麋還站着在那裏不動，腿長身大，眼釘着森林，似乎在深思着。天上的銀燈滿照着牠。

彼得已經忘記在他血管裏沸騰着的熱病了；有一刻，他腦裏的霧似乎飄去了，他又獲得獵人的清明的判斷和當機立斷的能力了。要是他穿窗開鎗，子彈大概很可以歪過一邊，不能命中。

他舉鎗承着肩部，把鎗口刺過窗的玻璃，一陣玻璃片落下地板時，鎗聲砰然，犬吠一聲跑到門邊了。在林邊的麋，完全轉過身來，然後搖搖欲墮地跑了幾步，停着，遲疑了一會，倒在地上了。

茅屋門開了一犬衝出去，一個男人顛顛地跟着牠。但是彼得沒有到那麋前，已不得不轉身再跑進來了。他所能幹的一切，就是爬到牀上去把自己包起。現在興奮已過，他脫力了，在午夜時，只有他的艱難的呼吸聲，擾動那個茅屋的黑暗裏的沉寂。

外面在九月的夜裏，躺着那隻有離奇的雙角的麋，牠的身體還是溫暖的。

一個新日子在布佐大爾黎明了。並沒有煙從彼得躺着在的茅屋裏出來，但不時有一犬從那半開的門，滑出滑入。躺在林邊的麋現在是明白可見了，牠的腿張開着，牠的頭直挺着。天上布滿着雲，空氣沉重而濃密。

在那西方的斜坡上，兩個獵人正在跟一隻麋的舊日的蹤跡。他們折下一個松枝來生火，坐下來取暖，正這樣坐着的時候，他們聽見山谷別一邊的一隻犬的嗥叫，反覆地嗥叫，然後停止，然

後又叫起來。

「那是什麼？」一個說。

「我不知道，」別個說。

犬繼續在嗥叫。

獵人們跑到一個小山頂上，從這裏他們能夠瞧見一間茅屋和門外草地上，一犬坐着；但他們瞧不見有人們在附近。

「我不知道那裏有什麼不對不是，」高些的說，他是一個相貌堂皇，筋強力壯的少年漢。向前跑去，他們從南方進了那 *siever-field*，但在這裏他們的犬成爲好奇地專心了。他們跟着牠去，發見了那隻死麋。這獸已在致命的地方，在肩部下面，被射擊中了。

在那刻嗥叫停了，史湯姆聳着背毛向他們跑來，但又引他們跑進去。一個男人躺在牀上，一枝鎗靠牆放着。男人繼續地說了。

「那射中他了！」他說。「恰好望着他倒地啦！」然後他喃喃地說些他們不能了解的話。男

人中的一個跑上前去，瞧見他汗水淋漓，和正在發熱。

「你病了嗎？」他問。

彼得驚奇地張開眼睛。「是的，我定然是病了，」他說。

史湯姆跳上牀上，縮下來緊偎着他的主人的頭，從那裏他向地板上的不識面的犬獐吠。兩個男人的一個已經在爐上生起火來了。一點鐘以後他正在下山谷去的路上跑，別一個卻留在那茅屋裏。整夜火燃燒着，彼得哇爾白脫比平常說話說得更多了。

*

*

*

三禮拜後，彼得在家裏自己茅屋裏，蒼白而瘦弱。十月的黃葉，都在田場上漸漸脫去了，林木卻拋掉他們的衣裳，到頭赤裸裸地站着；但是西向的以柏樹爲衣裳的斜坡，卻如常蒼翠。愈爬愈高，直到成爲不毛的山的地方。遠在這些山中，彼得能够瞧見一個小小的裂罅。這便是布佐大爾山谷了。

在他 stabur 的牆上掛着兩隻大麋角，一隻有十三叉，別隻卻八叉——這便是怪麋的雙

角了。

彼得點着煙管來，煙漂流而去，青翠濃密，在清明的空氣上。

「這一次會是個長期間的麋獵啦！」他想。「但是總是一樣好玩的事！」

十七，十二，十脫稿。

原书空白页

西 蒙 生

西 格 德 力 德 塞 脫 著

四格力德鳳德塞脫代表挪威文學的一個新理想主義，有些重回到舊標準去的新理想主義。在一個主張個人權利的時代以後，她的天才的慧眼，看出了一種關於義務比關於權利更多話說的人生學說。她曾主張家庭神聖之說，並曾堅持一種需要犧牲和摯誠的結婚的理想。她的早期作品幾乎都有個奧斯羅的背景；牠們描寫貧困的中等階級的生活，具同情的知識和驚人的藝術的完美。使她得到人們認識的書是 Jenny (1911)，在這書裏，她以勇敢的坦白論述一個年輕女子屈從她的愛情理想的問題。出事之地部份的在意大利，但女主角是屬於熟悉的奧斯羅環境的。

從她的父親，一個有名的考古學家，已故的英格哇爾德馬丁鳳德塞脫 (Ingvald Martin Undset) 那裏，四格力德鳳德塞脫遺傳上得有一種對於挪威歷史的興趣，她對於中世紀思想的情況的知識，曾被用爲她的三曲的長篇小說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基礎，該書在敘事的力量和寬廣上，是挪威文學中無可比倫的。牠道三部曲曾被譯爲 The Bridal Wreath, The Mistress of Husaby, 和 The Cross。在斑駁陸離的十三世紀背景上，表示一個女人的一生，由女兒、情婦、妻子和母親，最後直到死的寂寞。四格力德鳳德塞脫最近的作品是另一部大本的傳記小說，其時期是和 Kristin Lavransdatter 的不遠。這便是 Play Audunsson，牠色彩和動作都較少，但要是稍有不同的話便是對於靈魂有更深入的探討。在這兩本中世紀的長篇小說裏，基督教會對於個人生活總是有重要影響的。

西蒙生

西蒙生在門口停着一會，把他的舊而油膩的皮夾掏出，爲的要把手裏拿着的證明書裝進去。但在他這樣做以前，他還把那張骯髒的紙攤開，再讀一過，雖則他已經能够把牠背誦了的話。

『安頓西蒙生 (Anton Simonson) 曾做我們貨倉的夥計三年。在此期間，他已證明他自己爲一個謹愿、清醒、勤勞的工人。』

『黑舊列斯機器店 (The Hercules Machine Shops) 尼愛生 (N. Nielsen) 簽。』
這個證明書——呸！——不會於他有多大幫助。願上帝降禍於他喲！——這樣咒詛那個經理也很便宜了他。他平常招呼顧客，滿口騙人的話——像關於船期一類的話，這些話他定然不是這麼不願說的，但當他要發一個證明書給一個可憐漢，使他可以順利些得到吃飯地方的

時候——啊，那可不同了。『是的，但我不大能夠寫明你的工作是完全滿意的，』那用鼻音講話的老傢伙說過了。但『清醒』字樣，無論如何，他已強他寫上去了。那是不在初稿內的。他——西蒙生——曾堅說要他把那字放上去。『於我者來，西蒙生，』經理說過，『你幾乎天天無時沒有酒氣薰人啦。』但那層他曾對他自承過。『我時或喝喝酒，這是真的，經理先生，』他曾說，『但那個我敢說你也會幹的，要是你要在那又濕又黏的貨倉裏整天挖掘的話。但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安頓西蒙生曾在做工時候喝過酒。就稍微不能忍耐的時候也不會喝過。』好，聽了這話，那多言無實的老傢伙不得不屈從了，女書記不得不把證書寫過，加上『清醒』字樣。這樣便有了那字——就成現在的證書了！這並沒有多大價值，這是真的，更不好的便是他沒有好一點的證書來見人。

『當心啦，你這死傻瓜！』

西蒙生跳到一邊，跳向內裏有牆的地方。一輛載着鐵條的貨車，琅琅作聲，擺進門來。大馬發汽流汗，當他們用全力把重載拉過門路的出入口的石橋的時候。車夫向他叫喊，但西蒙生不能聽見他所說的是什麼，因為他的聲音是沉沒在鐵條的琅琅喇喇聲中了。

他把證書放入，把皮夾塞入胸袋裏去。他用敵意的眼睛怒視着去了的貨車。車已停在貨倉前了，恰恰對着一個很大的起重機，機有滑車和鐵鏈，從一個暗穴裏突出，穴介於有窗柱的兩窗之間，窗在煙燻的紅磚的牆裏。馬的臀部蒸着白汽，他們身旁的毛都黏成小小的濕潤的一把把。車夫並沒有用氈蓋好他們；他站着和別人說話。

西蒙生扣好他冬天的外衣，這外衣是比較地新而完好的，挺起胸部，突出肚子來。在他內裏起了一種布爾喬亞（bourgeois）的尊嚴的感情；他還認到自己比較這個兇惡的車夫為社會上較好的一員，縱然這車夫叱罵他的話。跟着這種自覺，又漠然起了別一種感情，這種感情是瞧見那兩匹做工的馬，拉着貨車，彎着他們流汗的脊部的筋肉，而動於心中的。他踏進門去。

「於我看來，你應該把你的馬用氈蓋好。讓那可憐的生物站着在寒氣中，這樣子沒有遮護，定然是沒有意識的——他們流汗既然流得這麼厲害啦。」

車夫——一個高瘦的獸——翻過臉來，厲色向他。

「是你的事幹嗎，胖東西？」

「假如我跑上辦公室，報告你怎樣對待他們的馬，你想你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輕輕舉起你的雙腿來滾罷，快些滾罷。究竟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無需你來干涉的。」車夫恐嚇地向他跑來。

西蒙生退縮了一點，但他想，那漢子在這裏不大敢動他的，他便把肚子突得更厲害些。

「好，我只要使你注意，他們從辦公室的窗口能够瞧見你——怎樣對待公司的馬罷了。」說了這話，他便轉身。他的自信的布爾喬亞的情感，幾乎馬上消失了。因為恰當他出門時候，一個男人衝下樓梯，掠他而過——臉紅，目秀，髮亮——戴着皮小帽，穿着皮外衣，搖着一枝銀頭手杖——就是他就職時候他所見過的一個男人。

外面是開始變黑了。已經快要四點鐘了。奧爾嘉(Olga)，無疑要以他這麼遲回家來吃中晚餐而責備一點了。哦好，他只要告訴她，他要在貨倉停留額外久的時間就是了。

西蒙生艱步快跑而下塔夫加頓街(Tortgaten)。他似乎是步履很輕，同時又兩腿沉重的，他的大而且圓的肚子和他的彎曲的臂膀的走路時的姿勢，彷彿是一個橡皮球向前滾着跳着。

的一般。他身材細小，短頸，臉胖而鬆軟，朦朧的眼睛深藏在眉毛下面，兩頰充血，一個微蓋的鼻子，在一副灰黃色的短髻上。

是十二月上半月的一個悲悽的禮拜六下午，空氣濃密地帶着一種寒冷灰色的霧，霧有煤氣和煤煙的氣息及臭味。在街心裏，雪車在冰硬的有轍的雪上滑過，在邊道上，往來不絕的人流，黑暗而遲慢，掃過有燈光的冰冷的店舖的窗前。刻刻，當他艱跑而前，深沉在他思想裏的時候，總有人撞着他，回頭怒目望他。

講到他心裏轉動着的思想，並不多。因為他不斷地把牠們撇到一邊。定然他到那時可以找得事做的。所以他無需讓奧爾嘉知道他到頭是被辭退了，從新年一月一日起解雇。呢，人生定然是一個奮鬥啦！

不用着忙；在新年到來以前，他還有半個多月的工夫。但如情形日見險惡的時候，他將寫信給西加爾德（Sigurd）。西加爾德能够不吃力地替他找得別種工作的。向一個兒子，像西加爾德這廢事業穩定的兒子，作那種的要求，並不算過分。這並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定然；這次將成爲

第四次了。但是這在八年中也只四次罷了。是八年前恰像如今新年快到的時候，西加爾德替他在那辦公室找得了職位——都因那嫻雅的媳婦——那悍婦——覺着他不能住在福力德利斯大德 (Frederiksted) 的她的家裏。在三個地方他都把事情弄糟，定然是不幸的事，但那並非他的不是。在那辦公室，這是女人們——一羣嫉妬的母雞——懷恨於他，彷彿儘他留心的工作的時候——留心工作他是做到了的——要看看他究竟是那一種的男人都是她們的事幹的一般。他從不會和她們當中的任一個太多交接過。在這點他是避免着的。她們不用愁——她們都是新發跡的，嚴峻的，水打的賤婦。是的，然後又有那木料倉。那裏定然他曾經是樣樣適合而有秩序的，因為他跟奧爾嘉同居也恰在那時。真的，他不會慣習過那種工作，但如果不是工頭那方面的惡意，他決不會失掉那種工作。自此以後，他跑進機器店去啊，一個已經快要六十歲了的男人，要來學曉一切神秘錯綜的東西——一切沒有學過的東西——限機器的賣出和落船和上棧等等事件，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貨倉工頭是個懶惰的光棍，他——西蒙生——却常常要擔受責備。恰從起首，他們便和他不合的——上自經理和會計長，他們永遠提醒他說他在那裏只

是暫時的，不斷地問他他發見了旁的工作沒有。下墜貨倉工頭和其他工頭和車夫——和那個女會計員，她常常是這麼苛刻，酸刺，使氣，而容易惱怒，次次他跑去預支一點薪水的時候。

一種不安和失望的灰色感情降臨於他，像一種膠黏的霧一般。他想到他抵家時與爾嘉會怎樣生氣發火，想到西加爾德和他的妻子知道他已被辭退時，他們會怎樣極端地不悅，想到他要到在某個新的地方再行從頭做起，在那裏，他昏迷，恐怖而不知所措，要衝來衝去地做新差事，這些新差事他並不了解，也許永遠不會知道的——在別個貨倉，也許別個辦公室裏，裏邊滿是生客，不認得而且含着敵意的——常常俯伏在不斷的責罵和抱怨之下，被動地等候着，半帶着再被辭退的害怕心，恰像過去他衝來衝去，貶低自己，遲鈍，年老，而懵懂，以終他所有的被雇的時期一般。——想到這些時，他聳肩害怕了。

然而，不論如何，西蒙生總有些巧於排遣不快意的思想。實際上，他是那樣子過活，那樣子低貶了自己，和到頭看到辭差和責罵和逆耳之言和不如意事為不可避免的。在海上曾經是這樣，在船塢和以沙持生 (Isachsen) 共在一起時是這樣，在家裏和他的妻子共處，終她一生的時

候，也是這樣。使氣，苛刻，嚴厲，而乖戾——她在這樣的脾氣上面，他的媳婦並不是完全不像她。好西加爾德因為渴想跟船主美爾（Myhre）的養女結婚，到頭也儘够他受用了。啊，羅拉（Laura）死後，跟着來的那若干年，他們的家庭是多麼舒適喲！兒子一入世便得到好的地方，他常常對他年老的父親表示仁愛，順地替他付供養費和一切。就在這裏起始也不是完全不幸福的，起初他再做一個孤身漢，和一個交際場中的人——他曾經驗過許多事。曾經自有其樂和許許多多好玩的事——後來他跟奧爾嘉同居，他實際上——他不能否認的——又會非常舒服——無論如何，總是舒服的時候多。奧爾嘉生了孩子的時候，是有點乖戾了，定然，但那並不是完全奧爾嘉的過失，他答應她結婚的時候，她又馬上和好了。就令如此，自然，她也時或吵鬧一下，堅說要他跟她結婚，把這事了結。並不是他沒有想這樣做的時候——要是不是因為他預見了跟西加爾德和他的妻子的令人難過的紛擾，他許久以前已經實行結了婚了。但將來定然有件容易的體面的工作會降到他的命途上來，這工作將是個鐵飯碗——又當奧爾嘉能够擴大她的裁縫鋪，她的兒子亨利（Henry）呢，却得入辦公室辦事，在那辦公室，他現在是打理着雜務——這雜務

他是勝任愉快了的；這個傢伙就會完成得很滿人意了——好，那時他們到底可以得到一個舒適的小小的地方，大家共樂了罷。他可坐在沙發上，有酒杯又有煙管，奧爾嘉呢卻可很悠然地工作，史萬希爾德（Svanhild）便坐在他的近旁，研習功課。因為奧爾嘉是個真的純正的靈魂，沒有一個人應有說史萬希爾德是個私生女的機會的——當她就學年齡到了的時候。

西蒙生現在跑到璐西羅克威恩街（Ruselökveien）了。在這狹窄的街道裏，濃霧又濃又黏，處處有黃青色的光線，從店鋪的冰凍窗子射出，所有的店鋪，凡屬於於煤氣燈或油燈的熱力會，把其冰凍的玻璃窗掃清一些空間的，都可聽見裏邊是陳列着耶誕節樹上的籃子，不問牠是雜貨店，或食物店，或煙草店。在街道對面的兩層樓的賣物陳列所，從牠的很大的陳列窗有紅光射出，溫情地緩緩地流入霧裏。那個里（the terrace）上面的煤氣燈，只是恰恰可以分判。但是那個里以外的私人住屋卻都完全看不見了，從牠們那裏一條光線也沒有穿進街道上來，雖則牠們可以模糊地覺察到像是霧裏的危牆一般——這些危牆彷彿是把街道變為低下像一條溝渠了。

西蒙生輕步地力疾而前。邊道上有許多地方，冰還沒有切去，卻是很滑。四邊都鑿聚着小孩們。街心裏，在貨車雪車之間，在那不平的，畸形的，棕色的，冰硬的雪層上，只沿着一個冰轍，他們也打算滑起雪來。

「史萬希爾德！」

西蒙生厲聲地對一個戴着一頂骯髒的白帽的小孩叫喊。她既爬上了雪堤，沿着邊道高堆的雪堤，足踏小小的滑雪鞋滑下街道裏去，她的滑雪鞋是被煙煤和骯髒的雪弄得很黑了，又幾乎沒有鞋回了的。

小孩在街心站着不動，抬頭望着西蒙生，當她跨過雪堤，跑出她那裏去的時候。她的天青色，的眼睛證明一種知罪的天良，當她用她套着紅手套的手，刷起她帽下的漂亮的頭髮，和拭她小小的鼻子的時候。

「你會受過多少次的教訓，史萬希爾德，說你不要跑到街上來嘯！你爲什麼不能做個好女子在庭子裏遊戲呢？」

史萬希爾德膽怯地抬頭警視。

「但我不很能够在庭子裏滑雪——因爲那裏並沒有小山——」

「假如一輛貨車跑過來，撞着你，或是一個醉漢上前來帶你跑去——你以爲爸爸和媽媽然後會怎麼說呢？」

史萬希爾德害羞了，不說話了。西蒙生幫助她再跑上邊道上來，他們手拉手跑去了，她的小小的像條帶子般的滑雪鞋在沒有雪的邊道上發出一種聲音。

「你以爲爸爸今晚會帶你出來逛逛嗎？要是你做個壞女子不聽教訓的話——我想他們都吃了中殮了罷？」

「哦，是喲，媽媽和亨利和我，都吃了許久了。——」

哼！西蒙生艱步進門了。一種白色的金屬字寫着：「奧爾嘉馬丁生（Martinsen）夫人，裁縫鋪。小孩和兒童的衣服。三樓的後樓。」西蒙生破庭子的對角而過，向上望望有火光的窗子，有些款式簿靠窗放着。然後他把史萬希爾德的雪鞋拈起，夾在臂下，引小孩上狹窄的後樓梯去。

在奧爾嘉的廳門外，一對少女站着，藉掛出來了的廚房的燈光，來看一本紙皮簿。西蒙生喃喃地說了一些，跑進去。

廳是黑暗的。在那較遠的一端，一條光線從起居室發出穿門而來。西蒙生跑進他自己房裏去。房裏也是黑暗——而且冷呢。她既讓火息去了。他點着燈來。

「跑進來，史萬希爾德，告訴媽媽我在此地罷。」

他開開通鄰房的門。檯上放滿着剪了和半縫了的衣裳，及做邊的碎布。檯旁坐着阿布拉漢生 (Abrahamson) 姑娘，正在縫紉。她黏了一片新聞紙於燈的一邊，所有的光線都落在她小小的黃色的處女的臉上，和纖纖的褐色的雙手上。從兩個鋼的縫紉機上有稍微的光線反射，裏邊靠牆地方卻可瞧見有奧爾嘉和史萬希爾德的白色的兩張床。

「你比平常更勤了，阿布拉漢生姑娘。」

「啊是的——不得不的，你可知道？」

「是的，這個耶誕節可不是頂滑稽的事嗎——這幾乎像是世界末日快到了的。」

史萬希爾德從起居室溜入來了。

「媽媽說告訴你，你的中殮是在暖熱的竈裏啦。」

「好，我想我將就留在這裏，自己舒服舒服罷，阿布拉漢生姑娘；我房裏是這麼的冷——而且這裏又有快意的同伴啦。」

阿布拉漢生姑娘已經靜悄悄地把櫃之一角清理了，當西蒙生拿出中殮——蔬菜湯和臘腸——的時候。

「哼並不壞。現在要是只有——」西蒙生起身敲擊和起居室相通的門。

「哦，奧爾嘉——」

「吓，晚安，西蒙生！你身子好嗎？」

他開門窺進去。

「好，可不是海藍（Hellum）姑娘嗎！你又做別一件新衣了嗎？」

奧爾嘉，口裏滿含着扣針，正忙着替海藍姑娘試身，在花柱檯鏡前把她的胸部的縐摺弄妥。

『大約這樣，我想。』

奧爾嘉從牆上的鎊燈托裏拿下燈火來，把牠擊起。

『這似乎很好了。你確信背部不會隆起嗎，馬丁遜夫人？』

那兩個女子在那邊毛絨沙發上黃昏裏坐着等候的，把她們的時式簿放下，互望而微笑。望海藍姑娘，然後又相對微笑。『天呀！』她們中的一個可以聽見地細語說。她們幾乎是一模一樣，衣服和一切，頗短的緊身衣，小小的皮的頸圍，好看的鳥羽的氈帽。西蒙生還是在門口——她們有點使他困惑了。

『好，你以為爲怎麼樣呢，西蒙生將來穿起來漂亮嗎？』

『啊，真好，那種色於你真適合啦，海藍姑娘——但是美人穿上什麼也好看，像俗語所說。』

『哦，你——』海藍姑娘叫喊了，笑了。

可愛的女子——這個海藍姑娘！奧爾嘉沿頸部落剪，海藍姑娘卻低頭，有點害怕地聳肩，當冷剪觸到她的皮膚的時候。一個可愛的飽滿的頸，四面有黃色髮垂下，手臂又柔軟而圓滿。

「又是值錢的料子，我想，西蒙生說了，當他摸摸那綢——和她的手臂的時候，奧爾嘉卻正在袖上做工夫。」

「羞嚇，西蒙生，海藍姑娘笑了。奧爾嘉怒視他。她把他推開，當她在拉袖子的時候。

「哦是的，那使我想起——奧爾嘉，亨利可以跑下去替我買一二瓶麥酒嗎？」

「亨利又要回辦公室去了，可憐的傢伙——有些計算要抄寫啦，他說。」

「可憐的傢伙——他要再回去嗎？」於我看來差不多個個禮拜六下午都這樣了。啊是的人生是個奮鬥！在我離去貨倉以前，便幾乎敲四點了。哦，要是一個人年輕美麗就好啦，海藍姑娘！

史萬希爾德窺進來了。

「進來這裏罷，史萬希爾德！你今天記得我的名字了嗎？」

「海藍姑娘，」史萬希爾德有禮地微笑。

「我想你今天也喜歡吃糖子罷，可不是？」海藍姑娘打開她的皮袋，掏出一個小小的袋子來。

「哦呵，你現在怎麼說呢，史萬希爾德？你的手呢，史萬希爾德！你能够行屈膝禮嗎？」

史萬希爾德低聲說謝，伸手給她，行屈膝禮。她便着手把已經黏在一起了的樟腦糖一塊一塊地分開來。

海藍姑娘說說笑笑，一面把外衣穿上。

「好，那麼我希望下個禮拜二，大約這個時候，可以弄好作最後的試身罷。你不會使我失望罷，馬丁遜夫人。可不是好，再會！再會！西蒙生！再會！史萬希爾德！」

西蒙生殷勤地開門，海藍姑娘搖擺着出去，去時她帽上的鳥羽都顫動了，她的香鼠的頸圍鬆緩地重於兩肩。

「噲！」沙發上的一個女子咕咕笑了。「並不壞，是不是——！」

「喂，她是個依定規的——！」

西蒙生再回去，阿布拉漢生姑娘那兒吃中殮，中殮卻已冷了。一會以後奧爾嘉帶咖啡跑進來，倒給他。

「真地，出我意料之外，安頓——你的舉動真是完全可笑喇！你能够怎麼想呢——當時旁邊又有人在聽着啦！」

「究竟那些傻氣的咕咕笑的是那個呀？」

「在那里的牧師的雇來的女子和她的朋友啦。於我看來，你不用跟那個海藍女人這樣舉動，你也弄得够多困難給我受用了。好，她們現在又有談論的資料了——彷彿她們總是還不够的一般。」

「嘿！我並不以為這是那樣的糟糕。」

門鈴響了。阿布拉漢生姑娘出去應門。

「這是拉爾生 (Larsen) 姑娘。」

奧爾嘉把她的杯子放下，拈起一件糊好了的衫，拋在她的臂上。

「一刻的和平也沒有喇！」

阿布拉漢生又俯身在縫紉了。

馬丁遜夫人和阿布拉漢生姑娘，禮拜日也整天坐着縫紉。她們做工做到天太黑的時候，纔吃中殮，中殮吃過了，奧爾嘉便點起燈來，她們又着手縫紉了。

「那個奧爾生（Olsen）姑娘的誕布，你不是在做牠嗎，阿布拉漢生姑娘，一會以前？」
阿布拉漢生把她的縫機轉動。

「我把牠放在檯上了。」

奧爾嘉在檯上找——然後在地板上找。

「史萬希爾德，你有瞧見過一塊小小的白色的花邊的小兒胸掛沒有呢？」

「沒有，媽媽，我沒有。」史萬希爾德從房角窗下回答。她也跳起來，開始在找尋了，但她首先把她的困困放在翻過來的踏腳凳裏，她用踏腳凳爲搖籃的，留心把牠蓋上。

「阿斯脫力（Astri）睡覺了。她患白喉和腥紅熱。」她抗議說，當她的母親在困困的衣服裏頭搜來搜去的時候。但奧爾嘉殘忍地把那病人從她的搖籃裏取出。困困是給一個白色的摺了

襖的小小的花邊包着，留心她用定針結着。

「真地，你瘋了嗎？孩子她定然用針穿成了小孔了！你這頑皮的女子啦！她打了史萬希爾德一個耳光。」哦，我現在要怎麼辦呢？——這個又是奧爾生姑娘的，值錢的花邊啦！」

史萬希爾德號叫了。

「但我以為這只是一塊碎布哪，媽媽！」

「我不會告訴過你，你什麼也不要動，就在地板上的東西也不許動嗎？你是個頑皮的女子！」

阿布拉漢生姑娘考察那胸掛了。

「我想我能夠做好那摺襖，然後熨平牠，再把牠摺襖，這麼一來，便把撕爛的地方藏到褶裏去——我想牠決不會露出一點——」

史萬希爾德還是繼續號哭。

「好，現在是什麼事呀，史萬希爾德——你知道爸爸正在睡睡養神，却這樣子叫喊呀？」

奧爾嘉把這場事解釋時，她是憤怒了。

「你是什麼一個頑皮的小女子喲，史萬希爾德——你竟這樣子來欺弄媽媽！羞喲——這
個並不是我的小史萬希爾德！」

「於我看來，你可帶她出去，安頓。整天躺着睡覺，於你也不是特別有益的啦。」

西蒙生帶小孩出去的時候，落地地責罵她。但是當他們到了廳裏，他替她穿上外衣時，他便
安慰她了。

「來，現在再也不要哭了！你這樣子哭，纔是羞人呢！我們將要到公園裏，滑雪去。你可知道你
哭是不好的。所以現在拭乾你的鼻子罷，爸爸帶你去滑雪——來罷，甜心——爸爸帶你去滑雪

。奧爾嘉有時對於史萬希爾德也許太嚴厲一點。自然，並不是說小孩不應譴責——當他們
做錯了事的時候。但史萬希爾德對於一切事都這麼傷心——她還是在他後面的雪車上打嚏
——可憐的小東西喲！

晚上的天，作深紫色，高起於那里的尖塔樓閣之上。天氣已清朗了。街裏只還有稀薄的一條黑霧，繞着燈光，當西蒙生拉着他的女兒的雪車，艱步而前的時候。

宏大的公園是這麼一個漂亮的地方。在大小樹木上的白色的濃霜，處處都在燈光的反照中閃耀。處處又有這麼大羣的小孩，在個個微小的傾斜地方上，他們都坐着雪車或穿着雪鞋在滑雪。大的滑雪路上只是鑿聚着他們。大而頑皮的童子——有時五六個坐着一個雪車——大叫大喊，當他們疾滑而下冰皮，搖着一枝又薄又小的柱子在他們後面，像隻老鼠的尾巴一般的時候。但是西蒙生知道再進去些有一個寂靜的小小的山岡，那兒是他和史萬希爾德從前的時候。晚上慣於滑雪的地方。真地史萬希爾德大得其樂。爸爸站在山頂，給她一推，史萬希爾德大呼說「當心！」這麼大聲，她的又薄又小的聲音幾乎破了，西蒙生也從遠處狂吼說「當心呀！」雖則除了他們以外，在整個小山上只還有兩個戴着絨的帽子穿着運動鞋的小男孩的話。西蒙生開始和他們結識。他們是阿爾夫 (Alf) 和佐漢尼士學慈 (Johannese Hauge)，他們的父親是一個事務所的經理，住在帕克威恩 (Parkveien)。西蒙生推他們三個下去，他們要看看那個人

的雪車最快，但他給史萬希爾德以最有力的一推，她便勝利了。他又跟他們奔跑下去，幫助史萬希爾德再上山來，因為如果不幫助她，她每次經過冰皮時，她的雪車都要緊緊插入雪裏去的。

但一會以後，史萬希爾德開始噉泣了。

「爸爸，我的腿這麼的冷喇！」

「好，那麼你必須快跑——我們上大路上去快跑一會罷。」

史萬希爾德邊跑邊哭——她的足趾使她這麼傷心的。

「哦呵！你必須奔跑得快得多些，史萬希爾德——讓我們看着你能够捉得爸爸不能罷！」

西蒙生用小小的步法輕跑而前，像一個在跳的橡皮球。史萬希爾德儘力追他，捉得他，到頭她又成爲暖和高興快樂了。

但在那個時候，他們不見了他們的雪車的踪跡了。西蒙生到山上和山下和灌木叢中間找牠——總是找不着。阿爾夫和佐漢尼士，不久以前，曾見牠停在路上一枝大樹旁邊，但是他們只知道這個。而且——哦是的——有的大的頑皮童子曾在此地走過——這層西蒙生也記得的。

大概雪車總是他們拿去了罷。

史萬希爾德心碎了，哭泣了——真地聽見她都令人傷心。西蒙生想及奧爾嘉了。呢，她再也不會變爲可愛些了，像她現在這樣容易發火。那些童子是什麼光棍喲！一個可憐的小女子的雪車啦！想想兒童也會這麼卑鄙喲！

「不要哭，史萬希爾德甜心——我們會再找得你的雪車來的。」

西蒙生跑了一個小山又一個小山，逢人便問有見一輛小小的塗藍的雪車沒有。史萬希爾德跟他艱步而前，哭泣着，阿爾夫和佐漢尼士尾跟着他們，兩個都緊緊握着他們的雪車的繩索，他們一面突着眼睛敘述他們所聽見過的關於太而頑皮的童子的故事，像四出偷人的雪車，撞倒小孩，拋冰塊於滑雪路上一類的事。

雪車的踪跡，一點也找不着，但在太路上，他們碰見一個穿着漂亮的惱怒的婦人，她原來是阿爾夫和佐漢尼士的保姆，她責罵他們不在許久以前回家，並對他們說到家以後，爸爸和媽媽都要罵他們的。她一點也不知道，這小女子是叫做史萬希爾德，她又失掉了雪車——她只兩

手分別牢牢握着一個男孩，邊罵邊跑去。當時西蒙生又幾乎被一個尾柱刺中眼睛，和被一個尖利的滑木刺中脛骨。

「好，史萬希爾德，他們顯然已把你的雪車拿去了——我想我們再也不能瞧見牠了。」西蒙生沮喪歎氣說。「但是現在不要這樣哭了，小小的甜心呀。爸爸將買一個新雪車給你過耶誕節。來罷，讓我們跑下卡爾佐漢（Carl Johan）街去，看看店舖的窗子——牠們今晚都這般美麗的——也許我們可以瞧見一個精美的新雪車給你罷——」他欣然了。

史萬希爾德和她的爸爸，跑下去看店舖。當他們跑到一個窗子——在這窗前，河流般的人們已經停着，做成一個墨暗的不動的磨形的大人堆——的時候，西蒙生把她用兩臂擎起，奮鬪擠進去，到頭他們恰恰到了光明地燃着燈的窗子前，他們繼續站在那兒，直到一件件的貨物都談論過，猜過價錢的時候。有的地方有耶誕節的樹，光怪陸離地陳列着，又點着電燈泡。史萬希爾德在耶誕節晚也將有一條耶誕節樹。在一個窗子裏有一個女團員們的正式的耶誕節會，她們都穿得漂亮——史萬希爾德長成時，也會那樣的。又一間鋪，賣箱篋皮袋的鋪，卻有一隻很小的

鱷魚在一隻很小的水盆裏裝着。那兒他們要站許久來討論牠究竟是不是生的。最後，牠把一眼微微動了一下——想想，牠還是生的。喲！這個小小的鱷魚，長大起來，會成爲這麼的大，只一咬也就把一個整個史萬希爾德吞下去了。

「但現在牠一點也不能咬，是嗎？」

「不，現在牠不能傷害你。」

上到近愛克托夫脫 (Eketorvet) 街地方，在電影戲的廣告當中的一個窗子裏，有一個電影機。史萬希爾德，曾和爸爸去看過電影的——已經三次了——她得記起他們所看過的一切——被強盜用一輛摩托車擄去的那兩個小女，和其他的一切。忘記他們所失掉的雪車了，忘記坐着縮着嘴脣在縫紉以至疲困易怒的媽媽了。現在一切都忘記了——除掉史萬希爾德是爸爸的小女，耶誕節距今晚只還七天以外。

然後他們經過一間賣遊戲用品的店鋪，有許多雪車，大的小的，陳列窗內，其中最大的一個——那火般紅色，繪上有玫瑰花，和有銅鍍的鐵柱的一個——史萬希爾德會由她的爸爸買給

她，作為耶誕節的禮物。

後此，他們要吃一些東西來禦禦寒。西蒙生知道一間舒適的小小的不賣酒的咖啡店，因為現在是禮拜日，酒店不開門。咖啡店裏沒有傍的人們，櫃檯後的女招待，對於西蒙生的挑逗的談話，也不是不動情，當時他有了他的咖啡和夾肉麵包，更萬希爾德卻有一塊餅干，不又嚼一嚼爸爸的咖啡。

「你不要告訴媽媽啦。」西蒙生瞧見警誡她是合式的，一面說，一面以一目示意。但更萬希爾德很知道的，她決不會告訴媽媽，不論什麼時候她和爸爸晚上散步，偶然去了什麼地方，她吃了一根糖，由此——媽媽以為——小女子便要牙痛了，爸爸喝了一些東西，由此——媽媽以為——他便肚子不好了。但媽媽常常這般的忙，因為忙，她便性氣不好。爸爸在貨倉時，也是忙的，亨利在事務所時也是一樣。一個人長成時，使得異常勤奮地作工，史萬希爾德都已知道了。

跟着禮拜日來的，是禮拜一和五個其他的灰色的除禮拜日外的日子。史萬希爾德坐在縫

級室地板上，自己在玩，因為爸爸現在晚上回家這麼的遲，他竟不能帶她出去散步了。爸爸現在也生氣不好了，史萬希爾德注意到了——也許是因為他在事務所裏有這麼多事幹要做，或許因為媽媽有這麼多事要做，不是晚上晏了的時候，她難得有時候預備中殮或把晚殮給他，亨利呢，也容易生氣了，因為女顧客在他平常睡覺的房間裏試身，直到夜深，使他不能夠依他的定時睡覺，但史萬希爾德却以她將得新雪車以過耶誕節的想頭自慰。

十五日那天，安頓西蒙生寫信給他的兒子了。他已倦於東奔西走去找工作了——工作無論如何他是找不着的。寫了信以後，他又欣然希望着將來了。他再有時候來帶史萬希爾德作晚上的散步，幫她在公園滑雪了，他們又講及她將要得到的新雪車了。

十八日，恰當他在釘上一個機器匣的時候，貨倉工頭跑過來告訴他，有人打電話給他。這是西加爾德，他在城裏，請他到奧加斯丁咖啡店（Café Augustin），跟他喝咖啡——他不能請中殮後的兩點鐘的假——使他們得把事情商量一下嗎？

「摩沙（Mossa）身子好嗎——小孩也好嗎？」

小孩沒有事，謝謝。摩沙却已跟他來了——要買辦些耶誕節的東西。

「當我想起來的時候，兒子，現在就要請一點鐘的假也幾乎是絕望的，像我們恰在耶誕節前這般的忙。」西蒙生解釋說。

西加爾德自願親見經理替他請假

「好，那樣便妥當了——你真仁慈得很！替我致意摩沙罷。」

這恰是她的本色啦！自然她不會請他來跟他們共吃中殮的——哦不但是——嚶呀呀——在他轉向那種衝突以前，他要喝些麥酒或比麥酒更強的酒啦！

*

*

*

「你以為那是必需的嗎？」摩沙卡爾林夫人（Mrs. Mossa Carling）問她的丈夫，他正在開一瓶五味酒。

「於我看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有一杯五味酒給父親。」

「好，對的——你要怎樣便怎樣罷，親愛的！」卡爾林夫人儘力把她的複式的下頰伸出，她

並不漂亮。她的眼皮，愈向顴骨的地方愈厚些，結果她的小小的灰色的眼睛似乎向鼻梁爬進去的一般；她的臉豐滿而色鮮，但她的嘴却又窄又小，唇又薄，最後她的胸部却不隆起而較尋常爲小，下部却圓滿而寬廣。

她坐在毛絨沙發的中央，正在電燈架下面，這架的三個燈膽把這旅館房間照得通亮——兩張鐵床，兩張桃花心木洗臉檯，兩張小小的殮檯，和有鏡的衣櫥，兩張安樂椅擺在較大的殮檯前，檯上一個絲繩的藤狀物中央小手巾上放着一個槐木盤。

門外有種遲疑的扣門聲，西蒙生戒慎地進來了。他跟他們兩個握手。

「好下午，西加爾德——我很喜歡再見你，兒子——好下午，好下午摩沙——再見你我也很好過的——恰像往常一樣的年輕漂亮啦——」

摩沙按鈴叫咖啡，西加爾德斟酒時，她却倒咖啡。

西蒙生跟西加爾德談話時，不斷地望望他的媳婦，她默默地坐着，嘴緊張着，悠閒地帶着許多飾辭，他們的談話移到主要事件上來了。

「我們吸煙，你也不介意罷，可不是，摩沙？父親——吸煙罷？」

「而今談到你的信所寫及的事了。我今天上事務所，和你的經理談過一回話。他似乎和我同意。城市於你是不十分合適的地方。這裏的工作，於你這樣年紀的人總太吃力——他似乎也這樣想。就因這層，我也不能再替你找旁的工作了——。」

西蒙生什麼也不說。但摩沙接下去了。

「西加爾德自己居於一個附屬的地位，你要記住——至少有些是附屬性質。董事會看見西加爾德永遠要求公司的聯號把事給他的父親做，大概不免不喜歡罷。他已經這樣幹了三次了——你又把一切事都弄糟。我也可以馬上告訴你：在你替你得到這最後的位置，這個位置你剛剛被辭退了的，依我所知——以後，西加爾德曾有過很嚴重的困難——。」

「真地我曾有過，你可信我。依我說，你在此地是不十分適合的。你也太老了，時時試做新的事體也不合式。所以只有一條路我可以幫助你的。我能够替你在奧意馬克 (Oimark) 的曼斯大德 (Menstad) 種植場得到一個位置——很好的容易的工作。定然，玉錢並不多——起始只

有六十個 Kroner (譯註: Kroner 挪威銀幣名, 一個等於一百個 ore 或二角六分八。)要是
我沒有記錯的話,但,依我說,我能替替你得到那個地方。」

西蒙生什麼話也不說。

「好——那就是我能够幫助你的唯一的法子了。」西加爾德卡爾林重說了。

「好——你的意思怎樣——要我替你弄給你嗎,父親?」稍爲一停以後他問說。

父親吐了幾口痰,然後說話。

「好,事情是這樣的,西加爾德——我不知道你會聽見過沒有——但事實上我是跟——
那個女人,這六年來我跟她共住的女人訂了婚。所以我想要把這事跟奧爾嘉先商量一下——
看她以爲怎樣。奧爾嘉——就是她的名字,」他解釋說,「奧爾嘉馬丁遜夫人,她是個寡婦。」

接着是個不舒服的很長的靜默。西蒙生在玩弄息臂椅上的垂纓了。」

「她是一個純正的,完全的,善良的,女人,就方面來說,奧爾嘉是——她在這裏城內又有
闊大的興隆的縫紉店。所以她願不願搬到那偏僻的鄉下去,是一個問題。她的兒子在城裏的一

個事務所也有工作。」

「這是不是那個女人——」西加爾德很審思熱慮地說，「你被說爲——據我所聽得的來說——會跟她生過一個小孩的——？」

「我們有一個小女子，是的——叫做史萬希爾德，來年四月她使滿五歲了。」

「這樣」是摩沙在說話了。「這樣你跟和她共住的女人有了一個女兒——她就方方面面來說原是這般的一個善良，正當的女人啦！」

「好，奧爾嘉是這樣的女人，規矩而正當——又且勤奮而刻苦；而且慈心。」

「真奇怪，父親，」摩沙夫人說話時，發出很甜美的聲音，「你以前還沒有和這個頂呱呱的馬丁遜夫人結婚。依我看來，你在許久以前都有很大的理由這樣做的。」

「我來告訴你罷，親愛的摩沙，」西蒙生喜形於色，以他在創造的說話而自傲，「我不願看見我的妻子做工奮鬥得這麼厲害，所以我便等候着，希望找得好些的事幹。但跟奧爾嘉結婚我是答應過了的，這種答應，終我的名還是安頓西蒙生的時候，我決不反悔的。」

「啊」摩沙愈說愈甜美了，「但一個月六十個 Kroner 並不够結婚——和養一妻一女多大的縫紉的工錢，自然奧爾嘉也不能够在奧意馬克得到。

「頂壞的自然是父親，你有了這個小孩，但我想馬丁遜夫人我們總可使她了解這種境况——我們也許可以跟她作某種的諒解罷。」

「有一件事你要記住的，西加爾德——其間有你的小妹妹，史萬希爾德，我不願以她是個私生女而使她受苦。依我看來，西加爾德，你因為干涉這件事而正負着一個嚴重的責任。」

摩沙幾乎在他沒有說完以前便插嘴了，而今她的聲音再也沒有絲毫甜美的暗示了。

「當你說及責任時，父親——替「你的」私生的小孩負責任時——你真地使我覺得很滑稽了。西加爾德願替你找一個位置——這是第四次了——在奧意馬克。在這城裏他是不能夠找得什麼的了。吓，要是你以為因為你的私事你不能離開城市的話你是完全有自由權留着的。要是你能够在這裏找得一個位置，並藉此可以結婚——吓，那是你的事幹，不是我們的。但是西加爾德顯然不能用什麼旁的方法幫助你了。定然他第一必須顧及他自己的妻子和兒女

呀。」

摩沙夫人已經穿上了綢裙，和披上了她的新的皮外衣了，當她第二天早上跨上露西羅克威恩街的后房的馬丁遜夫人的鋪子的樓梯的時候，她用一個堅決的手指把蒙生的骯髒的名片下面的電鈴扭一按。

讓她進去的女人矮胖而陰沉，她的眼睛漂亮而作藍色，臉却退色而很久沒有曬過太陽的。

「你就是馬丁遜夫人嗎？我是卡爾林夫人。我想要和你說話。」

奧爾嘉遲疑地把通到最近的房間的門開開一點。

「你進來這裏好不好，這裏沒有爐火，我很抱歉。但是我們是正在旁的房間工作着啦。」

摩沙夫人揚長而入，坐在房裏的僅有的一張安樂椅上。這個房間的設備是和通常出租的房間的一樣，在白色粧檯檯布上放着，不背天良地排好的照片，前西蒙生夫人的，西加爾德和她自己的——他們的訂婚照片——和兩張孫子們合照的。

「現在，我親愛的馬丁遜夫人」——奧爾嘉停在粧檯前望着她——「有一二件事我很願意跟你商量的。你請坐下來罷？」

「謝謝——但我很忙碌。太太究竟有什麼事呢？」

「好，我不要你很久的時間的。西蒙生——我的丈夫的父親——顯然是據我們昨天從他那裏所得的說來，對你負有某種義務。現在我不知道他把關於他的地位的話完全告訴你了沒有？」

「你意思是說奧意馬克的地位嗎——真的，他告訴過了。」

「這樣好，你明白，自然，這是個十分小的地方。要是他就這個地方，他暫時不會在能夠履行對你的義務的地位啦。」

「謝謝你！」奧爾嘉敏捷地適當地說。「但是太太是無需以這些事件自擾的。我們剛纔商量過——西蒙生和我——決定過馬上結婚啦。」

「好，那層，馬丁遜夫人，我必須叫你注意一件事：西蒙生不能夠希望從我的丈夫那兒得到

任何的接濟——絕對不能。他自己有個大家庭。四個人依靠每月六十個 Krone 爲活啦。除那小女子——這個說是家翁所生的——以外，你又有別個孩子嗎？」

「我的兒子將留在這裏——我有一個姊妹在脫浪德詹斯威恩 (Trondhjemsvæien) 街，他可跟她共住的。我們的計畫却彷彿是以福力德利斯大德爲我們的家的所在地。西蒙生每禮拜六下來——我却在那城內開一間縫紉鋪。」

「我明白好，那也不似乎是辦不到的事。但是還是這層要記得，你可明白——在福力德利斯大德已經有了過多的女裁縫了。這究竟值得不值得，馬丁遜「姑娘」把這裏的生意收拾到那裏另創一間新的，是件可疑的事。」

奧爾嘉驚起來了。

「馬丁遜「夫人」，請你原諒。因爲那個，我明白，是你所自己稱呼的。我的丈夫和我，定然會考察過一點。我們要知道他跟她同居了的究竟是什麼人，這定然不會使你駭怪罷。」

奧爾嘉輕視地吸氣作鼻音。

「好，那於我是一樣無異的，西蒙生夫人——卡爾林夫人，我的意思是說——原諒我罷。但是事實是：我要跟他結婚的男人捨棄我跑到美國去，讓我儘我力之所能來自給和養活我的小孩，西蒙生並不以此而嫌棄我。西蒙生又答應了我——他曾三番五次對我說，「不要愁，我決不會對你食言的，奧爾嘉！」然後我便看不出爲什麼這事於你不是一樣無異的了，卡爾林夫人。我們將決不打擾你，或向你借債——瞧見你的丈夫無心保存他父親的名字——」

「我的親愛的馬丁遜夫人，」摩沙揮她的手，伸出她的下頰來。「不要這麼氣惱罷——請了！我定然夢也不會做過要干涉你的事體。反過來說，我來這裏是帶着最善的意思的。我只要來開導你——要是你會想像過西蒙生會做個力能贍養妻子的人的話，我必得承認：我決不以爲你跟他結婚，你會得到什麼，除掉贍養他像贍養那小孩一般的特權以外。要是你回想一下，我的親愛的家翁確實不會做過一種你可叫做爲有本事的一個男人。我們不能擔保：他將來不會碌碌無能，和過去的他一樣。那麼你可明白了！你以爲像他這樣年紀的一個男人——有一個家庭——常常要找新的位置是件容易的事嗎？」

「我來這裏，純出友誼，替我的丈夫給你一個貢獻。吓，我的親愛的婦人，向來你沒有結婚都能够有辦法活下去。現在，我的丈夫將貢獻你一些東西——我們曾經想過五百個 kroner——以補償因為你的同居者這麼突然地離開你你會受到的損失。這是沒有任何條件的，你可以了解。要是家翁後來得到了一個使他能够結婚的位置，我們決不願干涉，也沒有機會干涉。像你說得十分對的一樣，那並不是我們的事。至關於你的小女子，我的丈夫和我曾經商量過，願她來和我們共住。」

「決不——終我還生的時候！」奧爾嘉勃然發怒了。「跟史萬希爾德分離嗎！那層你可確信我決不決不同意的。」

「好的——你要怎樣便怎樣罷，自然。你和家翁自然會弄到妥當的，要是你們要藉一個月六十個 kroner 來結婚的話——把這裏的生活放棄，打算在福力德利斯大德重新做起，這個我可告訴你是決然很難的。你究竟所要於西蒙生的是什麼，我是這麼完全不解的。天呀，還結婚——你已自稱爲「夫人」了。你這類的人們，關於某種小事件，你可以跟你的住客的一個發生

的小事件上，都是這麼特別的。說是你曾跟西蒙生同居過——真地你必須原諒我這麼說——依我看來，這於你是不大好聽的。露骨的說，他真地什麼也不是，只是一隻豬呀！

奧爾嘉打斷她的話。

「你可就住口罷，卡爾林夫人。但我將告訴你，用露骨的話，我所要於安頓西蒙生的是什麼。也許他有不少可以給人反對的地方。但是我很快便注意到一件，不論旁人說什麼話：他有個慈悲心腸。遇遭是不太多慈悲的人們的，我來告訴你罷！他一覺到我不辭勞苦要使他舒服的時候，他便開始覺着適意了，改正過來，習慣也有規律了，依我看來，也許他早已這樣做了，要是他從前曾有人使他舒服的話，你不能否認——安頓是慈心而知感恩的。他又這麼喜歡史萬希爾德——真地他是太愛了那個小孩——他簡直在弄壞她。我是喜歡西蒙生，我來告訴你，卡爾林夫人。」

摩沙起身，把她穿着手套的指尖刺入她的手籠的花邊綉襖裏去。

「自然——要是你跟西蒙生「戀愛」着——那當別論。」

她揚長出去了。

說西加爾德卡爾林先生很看重他的妻子的聰明，是够真實的。他曾這麼常聽旁人說——

到頭他自己也相信了——當他還只是個夥計的時候：把生命放入西加爾德卡爾西蒙生裏頭，使他成爲現在的他的，都是摩沙美爾姑娘的力量。但他還是懷疑，她是不是可和馬丁遜夫人得到一種諒解的人。因爲她看事物的態度十分嚴正，這是不能否認的，而這個奧爾嘉，卻似乎，兩個小孩都有些不循正軌地生出來的。摩沙有時能够很嚴厲而不和悅的。所以他是後悔了——他竟這麼傻氣讓她去了。因爲某種諒解是需要得到的。假如父親跑下去福力德利斯大德居住，帶着他所不能贍養的一個妻子和小孩，——結果會怎樣是明白可見的。他決不會覺着安心，要是將來要應付預料不到預見不到的要求幫助——和接着來的常常尾追着他的父親的一切旁的更難的事。和對於摩沙的永遠的困難。

事情要弄妥當來——而且馬上，在那老頭子有時候把一件再溜到他們上面來以前。他曾

跑到黑舊列斯機器店，定購了兩架臥輪水車，同時說了幾句關及他父親的話。西蒙生——現在是這樣安排了——耶誕節晚便可離開，使他可以跟他們回家，跟他的家人過耶誕節。

後來他親身去見馬丁遜夫人。

奧爾嘉的眼睛以多哭而變紅了，當西蒙生回家來吃中殮的時候。卡爾林曾經到了那兒。他的到來，是很好意的，她說。他會要求見見史萬希爾德，他曾放她於他膝上，又答應送東西給她過耶誕節。後來他曾和奧爾嘉談話，是因為她這個傷心的債務——她欠了租錢，這裏和那裏的各種店鋪都有欠單——她已領受了那樁錢。他又答應了她，一個月支十五個 kroner 給史萬希爾德——這無論如何是可拿得定的——她又得替亨利設想——他總還有些時候不能完全自立的。一個月十五個 kroner，他曾說過，暫時支付——「直到我的父親成爲能够自贍和跟你結婚的時候。」奧爾嘉坐在西蒙生的膝上，在他的寒冷的房裏，西蒙生卻坐在放有家族照片的梳妝檯前的安樂椅子裏，她哭了，他撫摩而安慰她。

「真地，安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我能够幹的呢？要是他不幫助你——吓，便沒有

旁的出路了。我從他所說的情形了解了——他不肯用旁的方法幫助了。要是他們這樣子來對付我們，我想我們是決不能去福力德和斯大德的了，你可明白——」

她去鼻涕，拭乾眼淚，然後又哭起來。

「一個人必得既來則安——貧窮時必得忍耐點。」

但是說服西蒙生下去跟他們過耶誕節——這卻是西加爾德和摩沙所做不到的事。他們描出整個耶誕節都有一枝耶誕節樹，和孫子，和鵝，和麥酒，和平常的酒，和豬頭餅的景況來。但是老人總是堅定的——他要跟奧爾嘉和小孩們過耶誕節。他們所能得到他的應承的一切，便是耶誕節過後的那天他會跑下去。因為西加爾德曾給他二十五個 Kroner，作為一個耶誕節的禮物。所以至好是設法使他離開城市，恐怕他在節日袋裏有錢，無事可做，要遊遊蕩蕩。老頭子跟他們共喝耶誕節的酒——在他們監視之下，這究竟是好些啦。

耶誕節晚的前一天，西蒙生回家時，他一臂夾着雪車。他一面用深沉的聲音啾啾地唱，一面把他房裏的燈點着，和他的包裹解開。

關於節日的酒有——aquavit 和五味酒和給奧爾嘉的健胃酒。現在有一點麥酒，他便一切都停當了。一枝給亨利的煙管。這煙管並不貴——這最多是對那童子表示他並沒有忘記他罷——講起來這也是有丈夫氣的堪得的東西。如果不然，他便近乎吝嗇了。奧爾嘉的短衣的衣料，只花了一個 Kroner，四十五個 Ore，但他又買了一枝值錢三個 Kroner，又七十五個 Ore 的胸針給她——真地這胸針看來像是值得十個 Kroner 以上的價錢的東西。西蒙生把針從匣裏取出——啊，她還要不喜歡嗎！對於阿布拉漢生姑娘，他也要買些東西送她——以為紀念。不大值錢的東西——他容易備辦的。

然後那雪車！西蒙生把檯上的檯布移開以後，便把雪車解開，陳列在檯上。

「哦，親愛的奧爾嘉，你能抽出一秒鐘來此地嗎？」他大聲對縫紉室叫。

「好，什麼事呢？我忙得——」

西蒙生把燈移到檯上去。

「你想史萬希爾德對於這個要怎麼說呀，奧爾嘉？」

「但是那光澤的檯面哪，安頓！奧爾嘉把新聞紙來墊着雪車和燈子。」是的——一輛美麗的——可愛的——雪車——」

「看看這裏罷，」西蒙生邊說邊把墊褥解開，把玫瑰花給她瞧。「墊褥是另計的，自然，你可了解。」

「哼！這很貴罷，我想？」

「五個 kroner 和二十五個 öre——連墊褥，」西蒙生驕傲地宣布說。

「這樣把這麼多的錢買這樣的一件東西，似乎是太花費了，安頓。她還是這麼年紀小——縱然這沒有完全這麼華美，她也會滿意啦。」奧爾嘉嘆氣了。

「哦，好，既然我們有點錢用，我們是一樣可以買的。於我看來，揮霍一點，只是好玩罷了。而今你可拆清債務了——我也並沒有忘記我的甜心，你將看見。」他帶着玩弄的神情以肘輕輕觸她。「你可拿兩個酒杯給我嗎，奧爾嘉？我已買了一點健胃酒——我們來看看你喜歡不喜歡罷——這大半是爲你買的，你可明白。」

奧爾嘉向粧檯上的一列酒瓶，瞥了一眼。她又嘆氣了。然後她把酒杯帶入來。

在馬丁遜夫人把她的工夫做完以前，已是很晏的耶誕節晚了。但最後一切都弄妥了。亨利當着最後的衣服一做好，便把牠們交去了。奧爾嘉和阿布拉漢生姑娘，又已把一切清理，把縫紉房的檯上椅上的一切東西都包成來。阿布拉漢生姑娘，喝了咖啡，吃了餅乾，並受了一瓶西蒙生所贈的花露水，然後回去。

後此，奧爾嘉跑進起居室去。她清理放款式簿的檯，和放衣料及裏料的椅子，並把花柱檯上的扣子和釘子收拾到玻璃盤裏。然後她點着耶誕節樹，這樹是她昨晚所修飾了的。

史萬希爾德和亨利和西蒙生進來了。年紀較長的都在毛絨椅子上坐下。但史萬希爾德卻跳來跳去，而幸福的，大大地被一切的光開了心。——瞧見了那雪車——而歡呼——跑回樹前，以歡樂而幾乎不知道怎麼措其手足了。西蒙生欣然了，奧爾嘉微笑了，雖則她的眼睛是氣惱地紅的話。西蒙生在下午已經注意到她的眼睛好幾次了。呢，今晚他這麼要他們歡喜的時候，她倒哭起來，這恰將是他的運氣呢。

他帶進他的禮物來，他懸作劇地微笑；無疑她以為胸衣衣料是貧乏的禮物。然後他帶出一瓶花露水，——當他在專賣五十個⁵⁰的貨品的商店替阿布拉漢生買些東西時，他是順從了他的好奢華的願望呢。又還有一個縫紉籃給奧爾嘉，和一個小小的火柴盒，看來像銀的一般的給亨利。那童子自然地謝他，放煙管和盒子於窗盤上，就在那兒一張椅子裏懶洋洋地躺着。

然後最後到了那胸針了！

「這些旁的東西，你可明白，都有幾分實用的，——我要你也有些不同的東西啦，奧爾嘉」

奧爾嘉把盒子打開，眼淚便跑到她眼裏了。

「但是這麼多東西喲，安頓！」

西蒙生把手大大地搖舞一下。

「我希望你佩帶牠時，你會記住我，奧爾嘉，親愛的。」

「我定然會的，安頓！」

「試問——今晚送來給史萬希爾德的盒子裝的什麼呢？」

奧爾嘉把牠帶進來了。

封面上寫着「馬丁遜夫人縫衣店轉交小姑娘史萬希爾德。」奧爾嘉把牠開開。裏邊一張卡片寫着「一個快樂的耶誕節。」這是西加爾德寄來的，是一個囡囡——但是哦，什麼一個囡囡！

牠有黃色的鬚髮，和開開闔闔的眼睛，穿了一件白色外衣，戴着白色皮帽，帶着白皮手籠，一隻臂膀上掛着一對小小的滑冰鞋——這是一切中的頂堂皇的。史萬希爾德啞口無言了——但西蒙生卻喋喋不休。他和史萬希爾德都同樣地喜歡那囡囡。

「好，我想媽媽還是替你把牠珍藏起來的好——你可明白，因為除了節日是好玩牠的——」

「究竟，西加爾德是仁慈的，」他對奧爾嘉說，她帶玻璃杯和一瓶熱水進來了。「這是我所常常說過的話——西加爾德真地心裏是仁慈的——這是他的極惡的妻子隨意支配他的，因

爲他真地是仁慈的——」

西蒙生自己弄了些酒精熱水砂糖相和的熱料來喝，奧爾嘉卻喝了些健胃酒。史萬希爾德坐在爸爸膝上，也用一杯裝了些健胃酒給她喝。

「你請也跑過來這裏，亨利，自己弄些熱酒來喝——你現在是幾乎成人了，你可知道。」

亨利有些遲疑地起身。他總是不看西蒙生。他有一副蒼白的有雀斑的臉，一對無情的淺色的眼。他穿着大人的衣裳，看來又瘦又小。

「好，乾杯罷，三人一齊——這就是我所叫做有一個舒適的時候啦！我們現在不是有一個舒適的時候嗎，奧爾嘉？」

「是的，真地！」她坐着咬緊嘴唇，因爲眼淚跑進她的眼裏了。「要是有人能夠知道明年耶誕節我們將在什麼地方就好呀——」

西蒙生點着他的煙管。他似乎有些生氣了。

「你不要試試你的煙管嗎，亨利？在我粧檯上有煙草——要是你自己適值沒有的話。」

「不，謝謝！」便是亨利的唯一的回答。

「啊是的——明年耶誕節——」奧爾嘉嘆氣，努力制止着哭泣。

「想知道一個人所不知道的事是不容易的。」西蒙生說了，背靠回沙發上。「這個定然是好煙啦！好，乾杯，奧爾嘉！有誰知道——也許我們大家來年耶誕節將跟鄉間的農民一起慶祝！他們在奧意馬克上面慶祝耶誕節是很忠誠的，我聽人說過。我真地以為你會喜歡鄉居的，奧爾嘉——我真地以為。鄉間並不壞——你所要幹的一切只是跑出兩步，把自己的耶誕樹砍下來。你喜歡嗎，史萬希爾德——跟爸爸到樹林裏去取一條耶誕樹，把牠放在你的雪車上拉回來？」

史萬希爾德大喜欲狂了。

「亨利卻將要向事務所請假幾天，下來跟我們慶祝耶誕節。」

亨利微笑了——微帶輕視地。

「那不是好玩的嗎，史萬希爾德——跑下車站去接亨利的車？你喜歡嗎，跟爸爸和媽媽在鄉間的一個大田莊 (gaard) 共住——有牛和馬和豬和雞和一切東西？好心的西加爾德呢，他

送團圓給你的——他也有了一個和你上下年紀的女子，和一個大些的童子，和一個很小的嬰孩，——你可跑下城裏去和他們遊戲。」

「我呢，卻將跑下去跟你的那個大刺刺的媳婦喝茶——要是那是你的意思的話，安頓！」

「我看不出「那層」爲什麼要跟着來。」

「你怎能够坐着說這些不通的話呢！」奧爾嘉笑了，然後又開始哭了。

「但是，奧爾嘉，你現在哭什麼呢，我的女子？你爲什麼必須常常那樣想呢——？」

「好，你要我怎樣想呢？我還要感激罷，我想——你的這個大刺刺的媳婦當面來譏笑我：亨利的父親曾拋棄了我，現在你又要離開我了。我們將被遺棄於這裏，蒙着我們的羞辱——我的子女和我——我的沒有父親的子女！你像他們一樣以爲，我想，我只是適於永遠做奴隸，替這些奢華的女性——你對她們舉動這麼粗魯令人見怪的——做衣裳罷。但是我想，自然，你們都以爲你們可以隨意來款待我好，這就是我所得到，——我早應該知道你們男人是什麼樣人的，——當你們從一個可憐的婦人那兒得到了你們所要的東西的時候，——吓，你們便掉頭去了，

讓她處於困難中也不管了。」

「但是奧爾嘉呀！」

「啊，這於你是夠容易辦到的。我應該這麼說你所要幹的只是搬到鄉間去——然後又亂喝狂嫖，無所不爲，轉徙泥塗之中，像我起始抓住你的時候一樣——哦上帝，我是多麼的頭腦簡單而傻氣，我竟相信了你，任你隨意所欲來處置我啲！」

「但是奧爾嘉，請你千萬想及這些孩兒們罷！」

「哦，不要愁——這種話，他們在天井裏，樓梯上，你可確信——都聽見的。他們也一樣可以從我這裏聽見。」

「但——今晚是耶誕節晚，——定然你應該記得啦。」西蒙生像嚴父般抗議說。
奧爾嘉靜靜地在哭泣，頭伏在桌上。西蒙生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肩上。

「但是，奧爾嘉，——定然你知道——你很清楚我是喜歡你的。史萬希爾德呢？你以爲也許我會忘記我的小小的天真瀟灑的孩子嗎？那層你可確信不會的，奧爾嘉。我將決不辜負你，或捨

棄你——我所答應了的，我將謹守着啦！」

「可憐的東西！」奧爾嘉坐起來去鼻涕了。「那樣說的，恐怕不是你的本色罷，安頓。」

「有一件，奧爾嘉，你必須記得的。」他一臂挽着她的頸部，又一臂拉着史萬希爾德，他坐直來，突出他的肚子，「世界上有一個比西加爾德和摩沙都偉大的，監臨爾那層——監臨着我們大家。」

「但現在是不是唱耶誕節歌的時候了？」一會以後他問說。他啜了一口酒，吐了一口痰，「「哦，耶誕節晚常有福」——我們唱那條歌子好罷？那是史萬希爾德所知道的，我確信。好呀，史萬希爾德，甜心。」

史萬希爾德盡情地唱，西蒙生蹣跚而前，在高音的路旁便傾跌下去，但常常在每個詩的起首重新出發。一會以後，奧爾嘉也用她的哭壞了的嗓音來和他們。只是亨利不唱。

到後來奧爾嘉跑出去打理乳酪糕和排骨了，西蒙生和史萬希爾德還是繼續地在唱。

然後到頭最後的朝晨來了。奧爾嘉房裏的關窗響了，但西蒙生只是轉轉身，在暗裏半睡着，——天氣這麼的冷，起身殊不容易呀。一切東西都是灰色的，陰鬱的。尤其是要起身跑出冷空氣裏去——脫離卻一切——的景況呀。

這麼的一張床——上下有鬆軟的被褥——他從來不會在從前他所住過的許多地方的任一塊經驗過呀。

奧爾嘉開開房門，依藉從她自己的寢室射來的燈光，把她所拿着的食盤放下，點着燈，把食盤移到床上去。盤裏有咖啡和餅乾。

「你要快些喲，我想安頓。」

「我想是這樣。」

西蒙生嘆口氣。他把她拉前來，撫拍她，在蘸他的餅乾和喝他的咖啡的有間隙的當兒。

「啊，你今天弄的咖啡是多麼精美呀，奧爾嘉親愛的，——你不能坐下來跟我喝一些嗎？」

「我恐怕我必須趕快着手弄早禱喲——」

西蒙生爬出床來，穿好衣服。他把最後的幾個錢塞入手皮夾裏，把兩個行李鎖好。然後他跑進奧爾嘉的房裏去。

他跑到史萬希爾德輪着在睡覺的床前。他在那兒站了一會，兩手插在袋裏，望着她。親愛的，小小的史萬希爾德呀！

他又窺進起居室去。這是漆黑而冰冷。亨利已於耶誕節日清早跟他的朋友們到諾德麥爾根 (Nordmarken) 去了。他在那兒胡亂攪了一會，——在暗裏向史萬希爾德的耶誕樹跑上前去，把金屬的裝飾品玲瓏起來。啊——他嘆口氣，——不知何時——要是還有——他纔能再見這個地方了喲！

他跑回奧爾嘉房裏。這是溫暖而舒服。檯的較低的一端已經清理了，那兒是奧爾嘉和阿布拉漢生姑娘整天坐着縫衣的地方；一張白色檯布已經鋪上了，早殮也準備好了，——豬頭餅和麥酒和普通的酒和一切東西，——燈兒點着時，牠平和地發光，軟和地作鶯鶯聲。一點光線落在史萬希爾德上面，她在她的小小的床裏熟睡着，她的漂亮的頭髮覆披前額。他的可憐的小小的

女子啲！

房裏是有種溫暖和舒適。啊，他在這兒——跟她——奧爾嘉——和史萬希爾德，會是多麼的舒服啲。他的眼睛充滿了眼淚。——他讓眼淚直流——並不把牠們拭去——爲的使奧爾嘉可以瞧見他的鬆軟的紅色的兩頰都十分濕了，當奧爾嘉帶咖啡進來的時候。

「喂，我們還是吃早殮好罷，」她說。

「是的，我們一樣可以的。史萬希爾德呢？——你不以爲她也許喜歡跟我們到車站去——坐一回雪車麼？」

「我會想及過，安頓，但外面是這般黑暗而寒冷。——也許究竟我還是叫醒她的好。——她可跟我們喝一點咖啡。」

她跑到床前，——柔和地搖小孩了。

「史萬希爾德，你想起身來和爸爸及媽媽喝咖啡嗎？」

史萬希爾德穿着睡衣坐在西蒙生的膝上時，還是半開着眼。咖啡使她醒了一點，但她是十

分安靜而沒有精神，——既然大九都這麼寂靜——。」

「你去那裏呢，爸爸？」

「去福方德利斯大德，自然。」

「但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哦，我想最先是要你下來我那兒啦。」

「鄉下——你所講過的嗎？」

「吓，是的——。」

「那兒你能够再和我去滑雪罷，爸爸——可不是？」

「那兒我們能够去滑雪，——我應該這麼說！」

門鈴響了。奧爾嘉向外望。雪車已經到了。搬運者的童子上來，把西蒙生的行囊取下去。

西蒙生吻吻史萬希爾德，起身，抱着她站了一刻。

「而今，史萬希爾德，你必須做個很好的小女子了，——爸爸去了。」

「我會做好的，」史萬希爾德答。

奧爾嘉跑到廚房裏，把煤氣熄了——因為要留史萬希爾德一個人在家——再跑進來，站着準備，她的手指抹着燈心。

「好，安頓——」

他給史萬希爾德一個有聲響的親吻，把她放在她的床裏，蓋好她。

「好，珍重，史萬希爾德親愛的！」

奧爾嘉把燈熄了，他們便出去了。在廳裏他用兩臂包圍她，緊緊抱着她，他們便互相親吻起來。

他們在雪車裏默默地坐着，當他們在這黑暗的早晨懶慢地走下街道的時候。就當他們在寒冷的不舒適的車站的客廳散步時，他們彼此也沒有說什麼話。但她却時時都跟着他——當他買車票時，當他查對行李時——恰恰在他後面站着，身材細小，穿着黑色衣服，看來給外衣包着又矮又胖。

他們不慌不忙地跑進候車室，坐着望望車站的時鐘。

「我們到來這裏定然够早了。」奧爾嘉說。

「是的，我們來得早——一個人旅行時這是最好的事。現在是節日，奧爾嘉，却要你這麼早起身，這纔使我覺着不好意思呢。」

「哦——」奧爾嘉回答說。「但也許我們還是出去在車上弄定一個位置好罷。」

西蒙生自己和他的行李給一個多煙的火車前房拉了去，他站在窗口，奧爾嘉却在下面車站露臺上。

「好，你自己珍攝罷，奧爾嘉——常常來信——把你的景況告訴我——」

「你也一樣做罷，安頓。」

他們開始在關下鐵路的門了。奧爾嘉踏上火車的升降板上，他們再互相親吻了。

「好，奧爾嘉，你對我很好。」

「你也對我很好啦，安頓。祝你一路平安！」

火車頭氣笛響了——火車的全長震了一下——車便移動起來了。奧爾嘉和西蒙生都拿出他們的手巾來，彼此向着揮舞，儘他們能夠看見一點的時候。

火車在晨光初露的時候雷鳴而去——經貝克拉格脫 (Bækkelaget)——諾斯脫蘭德 (Norstrand)——泉恩 (Ljan) 諸地的人屋前。有的窗子是已經亮了的。峽灣的冰冷的灰色，恰可瞧見，在軌道的較低下的一旁，其中有島嶼散布着。

呢，不舒服喇！西蒙生獨自在前房裏吸煙，向窗外望。田莊和森林掃蕩而過——游泳而過——灰棕色的田野，有雪帶在犁溝裏——黑色的林木——。

好——奧爾嘉現在也許到家了，他不知道她在幹什麼事。也許替史萬希爾德穿衣服罷。她想今天便做衣裳——她曾說過。那麼史萬希爾德便要坐在窗前地板上，跟她的用破布做成的田園玩了。現在是沒有爸爸帶她出去公園滑雪了。

啊，那個舒適的房間裏，裏邊有兩張溫暖的床——那盞燈，和狼藉的衣料，和地板上的碎布，一個人在房裏跑。永遠可以被牠絆着足的碎布——和史萬希爾德在那窗下——啊，他的有福的

小小的孩子喲！

他能够瞧見她獨自地靜悄悄地坐着。時或有個海藍姑娘或別個姑娘跑過來送些糖子給她。史萬希爾德定然會很望念她的爸爸喲！

事情並不應該如此——並不應該如此喲！

有一會他幾乎內裏要爆裂了。——因為事情並不應該如此。他的心——生活所遺留給他的僅有的東西——完全在他內裏燃燒了。

「史萬尼爾拉 (Svanilla) ——史萬尼爾拉親愛的，」他喃喃地對自己說。但是他把那種思想撇在一邊。

那小小的天真爛漫的小孩，——這麼善良——這麼善良，——她難道將來境遇會不好嗎！他拭去眼淚。世界上，究竟有個比他們更有能力的統治着這樣的事件。是的，——一個人應該認到世上究竟有一個更高的命運統治着一切事件而自慰。

後記

差不多花了兩個月的工夫，終竟把本書弄成功了。本書是依紐約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出版的 *Norway's Best Short Stories* 譯來的，但牠的內容並不像原本一樣的多，因為內中有五篇，或有類童話，或從長篇摘下來的，不是短篇小說，或不大合我的脾胃，不爲我所善歡，都被我略去了的緣故。

我譯本書，總在上午精神充足的時候多。有懷疑的處所或難句難字，大概在下午或晚間跑到東方圖書館去參考，務期得到一個解決。間有沒有辦法查考的字——許是挪文罷，只得照英譯本原文寫出，像 *a landemaal*, *the riksmaal*, *rustetwiltz*, *stabor* 一類的字。這些字，從上下文看來，自然可以猜得出一些意義，但我們總不能把猜出的作爲其真義而譯出來。幸而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暫此留待高明的賜教。

本書譯者對於本書盡了他的現在的能力，但是將來如他自己發見，或讀者發見而不吝賜教其中的錯誤時，譯者很願有把本書修正的機會。

本書的註，或是譯註，附於每篇之末，註是英譯者插入的，譯註却是譯者贅述的，合并申明。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譯者於上海